

《庄子·内篇·逍遥游第一》

夫小大虽殊，而放于自得之场，则物任其性，事称其能，各当其分，逍遥一也，岂容胜负于其间哉！

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。鲲之大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化而为鸟，其名为鹏。

鹏鲲之实，吾所未详也。夫庄子之大意，在乎逍遥游放，无为而自得，故极小大之致，以明性分之适。达观之士，宜要其会归而遗其所寄，不足事事曲与生说。自不害其弘旨，皆可略知耳。

鹏之背，不知其几千里也；怒而飞，其翼若垂天之云。是鸟也，海运则将徙于南冥。南冥者，天池也。

非冥海不足以运其身，非九万里不足以负其翼。此岂好奇哉？直以大物必自生于大处，大处亦必自生此大物，理固自然，不患其失，又何处心于其间哉。

齐谐者，志怪者也。谐之言曰：「鹏之徙于南冥也，水击三千里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，

夫翼大则难举，故搏扶摇而后能上，九万里乃足自胜耳。既有斯翼，岂得决然而起，数仞而下哉！此皆不得不然，非乐然也。

去以六月息者也。」

夫大鸟一去半岁，至天池而息；小鸟一飞半朝，抢榆枋而止。此比所能则有闲矣，其于适性一也。

野马也，尘埃也，生物之以息相吹也。

此皆鹏之所凭以飞者耳。野马者，游气也。

天之苍苍，其正色邪？其远而无所至极邪？其视下也，亦若是则已矣。

今观天之苍苍，竟未知便是天之正色邪，天知为远而无限邪。鹏之自上以视地，亦若人之自是天。则止而图南矣，言鹏不知道里之远近，趣足以自胜而逝。

且夫水之积也不厚，则负大舟也无力。覆杯水于坳堂之上，则芥为之舟；置杯焉则胶，水浅而舟大也。

此皆明鹏之所以高飞者，翼大故耳。夫质小者所资不待大，则质大者所用不得小矣。故理有至分，物有定极，各足称事，其济一也。若乃失乎忘生之（主）【生】而营生于至当之外，事不任力，动不称情，则虽垂天之翼不能无穷，决起之飞不能无困矣。

风之积也不厚，则其负大翼也无力。故九万里，则风斯在下矣，而后乃今抟风；背负责天而草之夭阏者，而后乃今将图南。

夫所以乃今将图南者，非其好高而慕远也，风不积则夭阏不通故耳。此大鹏之逍遥也。

蜩与学鸠笑之曰：『我决起而飞，枪榆枋而止，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，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？』

苟足于其性，则虽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，小鸟无羨于天池，而荣愿有余矣。故小大虽殊，逍遥一也。

适莽苍者，三飡而反，腹犹果然；适百里者，宿舂粮；适千里者，三月聚粮。

所适弥远，则聚粮弥多，故其翼弥大，则积气弥厚也。

之二虫又何知！

二虫，谓鹏虾也。对大于小，所以均异趣也。夫趣之所以异，岂知异而异哉？皆不知所以然而自然耳。自然耳，不为也。此逍遥之大意。

小知不及大知，小年不及大年。

物各有性，性各有极，皆如年知，岂跂尚之所及哉！自此已下至于列子，历举年知之大小，各信其方，未有足以相倾者也。然后统以无待之人，遗彼忘我，冥此群异，异方同得而我无功名，是故统小大者，无小无大者也；苟有乎大小，则虽有大鹏之与斥鴳，宰官之与御风，同为累物耳。其死生者，无死无生者也；苟有乎死生，则虽大椿之与蟪蛄，彭祖之与朝菌，均于短折耳。故游于无小无大者，无穷者也；冥乎不死不生者，无极者也。若夫逍遥而系于有方，则虽放之使游而有所穷矣，未能无待也。

奚以知其然也？朝菌不知晦朔，蛇蚺不知春秋，此小年也。楚之南有冥灵者，以五百岁为春，五百岁为秋；上古有大椿者，以八千岁为春，八千岁为秋。此大年也。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，众人匹之，不亦悲乎！

夫年知不相及若此之悬也，比于众人之所悲，亦可悲矣。而众人未尝悲此者，以其性各有极也。苟知其极，则毫分不可相跂，天下又何所悲乎哉！夫物未尝以大欲小，而必以小羨大，故举小大之殊各有定分，非羨欲所及，则羨欲之累可以绝矣。夫悲生于累，累绝于悲去，悲去而性命不安者，未之有也。

汤之问棘也是已。

汤之问棘，亦云物各有极，任之则条畅，故庄子以所问为是也。

穷发之北有冥海者，天池也。有鱼焉，其广数千里，未有知其修者，其名为鲲。有鸟焉，其名为鹏，背若泰山，翼若垂天之云，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，绝云气，负青天，然后图南，且适南冥也。斥鴳笑之曰：『彼且奚适也』

？我腾跃而上，不过数仞而下，翱翔蓬蒿之间，此亦飞之至也。而彼且奚适也？』此小大之辩也。

各以得性为至，自尽为极也。向言二虫殊异，故所至不同，或翱翔天池，或毕至榆枋，则各称体而足，不知所以然也。今言小大之辩，各有自然之素，记非跂慕之所及，亦各安其天性，不悲所以异，故再出之。

故夫知效一官，行比一乡，德合一君，而征一国者，其自视也亦若此矣。亦犹鸟之自得于一方也。

而宋荣子犹然笑之。

未能齐，故有笑。

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，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，
审自得也。

定乎内外之分，

内我而外物。

辩乎荣辱之竞，

荣己而辱人。

斯已矣。

亦不能复过此。

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。

足于身。故闲于世也。

虽然，犹有未树也。

为能自是耳，未能无所不可也。

夫列子御风而行，泠然善也。

泠然，轻妙之貌。

旬有五日而后反。

苟有待焉，则虽御风而行耳，不能以一时而周也。

彼于致福者，未数数然也。

自然御风行耳，非数数然求知也。

此虽免乎行，犹有所待者也。

非风则不得行，斯必有待也。唯无所不成者无待耳。

若夫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气之辩，以游无穷者，彼且恶乎待哉！

天地者，万物之总名也。天地以万物为体，而万物必以自然为正。自然者，不为而自然者也。故大鹏之能高，斥鴳之能下，桩木之能长，朝菌之能短，凡此皆自然之所能，非为之所能也。不为而自能，所以为正也。故乘天地之正者，即是顺万物之性也；御六气之辩者，即是游变化之途也；如斯以往，则

何往之有穷哉！所御斯乘，又将恶乎待哉！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逍遥也。苟有待焉，则虽列子之轻妙，犹不能以无风而行，故必得其所待，然后逍遥耳，而况大鹏乎！夫唯与物冥而循大变者，为能无待而常通，岂【独】自通而已哉！又顺有待者，使不失其所待，所待不失，则同于大通矣。故有待无待，无所不能齐也；至于各安其性，天机自张，受而不知，则无所不能殊也。夫无待犹不足以殊有待，况有待者之巨细乎！

故曰，至人无己，

无己，故顺物，顺物而至矣。

神人无功，

夫物未尝有谢生于自然者，而必欣赖于针石，故理至则迹灭矣。今顺而不助，与至理为一，故无功

圣人无名。

圣人者，物得性之名耳，为足以名其所以得也。

尧让天下于许由曰：「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，其于光也，不亦难乎！时雨降矣而犹浸灌，其于泽也，不亦劳乎！夫子立而天下治，而我犹尸之，吾自视缺然，请致天下。」许由曰：「子治天下，天下既已治也。

夫能令天下治，不治天下者也。故尧以不治治之，非治之而治者也。今许由方明既治则无所待之，而治实由尧，故有「子治」之言，宜忘言以寻其所况。而或者遂云治之而治者尧也，不治而尧得以治者许由也，斯失之远矣。夫治之由乎不治，为之出乎无为也，取于尧而足，岂借之许由哉！若谓拱默乎山林之中，而后得称无为者，此庄老之谈所以见弃于当涂，【当涂】者自必于有为之域而不反者，斯之由也。

而我犹代子，吾将为名乎？名者实之宾也。吾将为宾乎？

夫自任者对物，而顺物者与物无对，故尧无对于天下，而许由与稷契为匹矣。何以言其然邪？夫与物冥者，故群物之所不能离也。是以无心玄应唯感之从，泛乎若不系之舟，东西之非己也，故无行而不与百姓共者，亦无往不为天下之君矣。以此为君，若天下自高，实君之德也。若独亢然立乎高山之顶，非夫人之有情于自守，守一加之偏尚，何得专此！此故俗中之一物，而为尧之外臣耳。若以外臣代乎内主，斯有为君之名而无任君之实也。

鷦鷯巢于深林，不过一枝；偃鼠饮河，不过满腹。

性各有极，苟足其极，则余天下之财也。

归休乎君，予无所用天下为！

君之无用，而尧独有之。明夫怀豁者无方，故天下乐推而不厌。

庖人虽不治庖，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。」

庖人尸祝，各安其所司；鸟兽万物，各足于所受；帝尧许由，各静其所遇；此乃天下之至实也。各得其实，又何所为乎哉？自得而已矣。故尧许之行虽异，其于逍遥一也。

肩吾问于连叔曰：『吾闻言于接舆，大而无当，往而不反。吾惊怖其言，犹河汉而无极也；大有径庭，不近人情焉。』连叔曰：『其言谓何哉？』曰：『藐姑射之山，有神人居焉，兀肤若冰雪，淖约若处子。

此皆寄言耳。夫神人即今所谓圣人也。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，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，世岂识之哉！徒见其戴黄屋，佩玉玺，便谓足以纓紱其心矣；见其历山川，同民事，便谓足以憔悴其神矣。岂知至至者之不亏哉！今言王德之人，而寄之此山，将明世所无由识，故乃托之于绝垠之外，而推之于视听之表耳。处子者，不以外伤内。

不食五谷，吸风饮露。

俱食五谷而独为神人，明神人者非五谷所为，而特禀自然之妙气。

乘云气，御飞龙，而游乎四海之外。其神凝，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。吾以是狂而不信也。』

夫体神居灵而穷理极妙者，虽静默闲堂之里，而玄同四海之表，故乘两仪而御六弃，同人群而驱万物。苟无物而不顺，则浮云斯乘矣；无形而不载，则飞龙斯御矣。遗身而自得，虽淡然而不待，坐忘行忘，忘而为之，故行若曳枯木，止若聚死灰，事以云其神凝也。其神凝，则不凝者自得矣。世皆齐其所见而断之，岂尝信此哉！

连叔曰：『然。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，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。岂唯形骸有聋盲哉？夫知亦有之。

不之至言之极妙，而以为狂而不信，此知之聋盲也。

是其言也，犹时女也。

谓此接舆之所言者，自然为物所求，办知之聋盲者为无此理。

之人也，之德也，将旁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，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！

夫圣人之心，极两仪之至会，穷万物之妙数。故能体化合变。无往不可，磅礴万物，无物不然。世以乱故求我，我无心也。我苟无心，亦何为不应世哉！然体玄而极妙者，其所以会通万物之性，而陶铸天下之化，以成尧舜之名者，常以不为为之耳。孰弊弊焉劳神苦思，以事为事，然后能乎！

之人也，物莫之伤，

夫安于所伤，则伤不能伤；伤不能伤，而物亦不伤之也。

大浸稽天而不溺，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。

无往而不安，则所在皆适，死生无变于己，况溺热之间哉！故至人之不婴

乎祸难，非避之也，推理直前而自然与吉会。

是其尘垢秕糠，将犹陶铸尧舜者也，孰肯以物为事！

尧舜者，世事之名耳；为名者，非名也。故夫尧舜者，岂直尧舜而已哉？必有神人之实焉。今所称尧舜者，徒名其尘垢秕糠耳。

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，越人断发文身，无所用之。尧治天下之民，平海内之政，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，汾水之阳，窅然丧其天下焉。』

夫尧之无用天下为，亦犹越人之无所用章甫耳。然遗天下者，固天下之所宗。天下虽宗尧，而尧未尝有天下也，故窅然丧之，而尝游心于绝冥之境，虽寄坐万物之上，而未始不逍遥也。四子者，盖寄言以明尧之不一于尧耳。夫尧实冥矣，其迹则尧也。自迹观冥，内外异域，未足怪也。世徒见尧之为尧，岂识其冥哉！

惠子谓庄子曰：『魏王贻我大瓠之种，我树之成而实五石，以盛水浆，其坚不能自举也。剖之以为瓢，则瓠落无所容。非不鸣然大也，吾为其无用而掊之。』庄子曰：『夫子固拙于用大矣。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，世世以洴澼絖为事。

其药能令手不拘坼，故常漂絮于水中也。

客闻之，请买其方百金。聚族而谋曰：『我世世为洴澼絖，不过数金；今一朝而鬻技百金，请与之。』客得之以说吴王。越有难，吴王使之将，冬与越人水战，大败越人，裂地而封之。能不龟手，一也；或以封，或不免于洴澼絖，则所用之异也。今子有五石之瓠，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，而忧其瓠落无所容？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！』

蓬，非直达者也。此章言物各有宜，苟得其宜，安往而不逍遥也。

惠子谓庄子曰：『吾有大树，人谓之樗。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，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，立之涂，匠者不顾。今子之言，大而无用，众所同去也。』庄子曰：『子独不见狸狌乎？卑身而伏，以候敖者；东西跳梁，不辟高下；中于机辟死于罔罟。今夫斄牛，其大若垂天之云。此能为大矣，而不能执鼠。今子有大树，患其无用，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，广莫之野，彷徨乎无为其侧，逍遥乎寝卧其下。不夭斤斧，物无害者，无所可用，安所困若哉！』

夫大小之物，苟失其极，则利害之理均；用得其所，则物皆逍遥也。

《庄子·内篇·齐物论第二》

南郭子綦隐机而坐，仰天而嘘，荅焉似丧其耦。颜成子游立侍乎前，曰：「何居乎？形固可使如槁木，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？今之隐机者，非昔之隐机者也？」

夫自是而非彼，美己而恶人，物莫不皆然。然，故是非虽异而彼我均也。

同天人，均彼我，故外无与为欢，而荅焉解（一）体，若失其配匹。

死灰槁木，取其寂莫（三）无情耳。夫任自然而忘是非者，其体中独任天真而已，又何所有哉！故止若立枯木，动若运槁枝，坐若死灰，行若游尘。动止之容，吾所不能一也；其于无心而自得（四），吾所不能二也（五）。

子游尝见隐机者，而未有（六）若子綦也。

吾丧我，我自忘矣；我自忘矣，天下有何物足识哉！故都忘外内，然后超然俱得。

子綦曰：「偃，不亦善乎而问之也！今者吾丧我，汝知之乎？汝闻人籁而未闻地籁，汝闻地籁而不闻天籁夫！」

籁，箫也。夫箫管参差，宫商异律，故有短长高下万殊之声。声虽万殊，而所禀之度一也，然则优劣无所错其闲矣。况之风物，异音同是，而咸自取焉，则天地之籁见矣。

子游曰：「敢问其方。」子綦曰：「夫大块噫气，其名为风。是唯无作，作则万窍怒呬。而独不闻之寥寥乎？」

大块者，无物也。夫噫气者，岂有物哉？气块然而自噫耳。物之生也，莫不块然而自生，则块然之体大矣，故遂以大块为名。

山林之畏佳，大木而围之窍穴，似鼻，似口，似耳，似笄，似圈，似臼，似洼者，似污者。激者、謠者、叱者、吸者、叫者、譟者、突者，咬者，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，泠风则小和，飘风则大和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。而独不见之调调，之刁刁乎？」

言风唯无作，作则万窍皆怒动而为声也。

长风之声。

大风之所扇动也。

此略举众窍之所似。

此略举（异）〔众〕（八）窍之声殊。

夫声之宫商虽千变万化，唱和大小，莫不称其所受而各当其分。

济，止也。烈风作则众窍实，及其止则众窍虚。虚实虽异，其于各得则同。

。

调调（刁刁）〔刀刀〕，动摇貌也。言物声既异，而形之动摇亦又不同也。动虽不同，其得齐一耳，岂调调独是而（刁刁）〔刀刀〕独非乎！

子游曰：「地籁则众窍是已，人籁遇比竹是已，敢问天籁。」子綦曰：「夫天籁者，吹万不同，而使其自己也。咸其自取，怒者其谁邪？」

此天籁也。夫天籁者，岂复别有一物哉？即众窍比竹之属，接乎有生之类，会而共成一天耳。无既无矣，则不能生有；有之未生，又不能为生。然则生生者谁哉？块然而自生耳。自生耳，非我生也。我既不能生物，物亦不能生我，则我自然矣。自己而然，则谓之天然。天然耳，非为也，故以天言之。（以天言之）（一）所以明其自然也，岂苍苍之谓哉！而或者谓天籁役物使从己也。夫天且不能自有，况能有物哉！故天者，万物之总名也，莫适为天，谁主役物乎？故物各自生而无所出焉，此天道也。

物皆自得之耳，谁主怒之使然哉！此重明天籁也。

大知闲闲，小知闲闲。大言炎炎，小言詹詹。其寐也魂交，其觉也形开。与接为构，日以心斗。缦者、窖者、密者。小恐惴惴，大恐缦缦。其发若机括，其司是非之谓也；其留如诅盟，其守胜之谓也；其杀若秋冬，以言其日消也；其溺之所为之，不可使复之也；其厌也如缄，以言其老洩也；近死之心，莫使复阳也。喜怒哀乐，虑叹变慙，姚佚启态，乐出虚，蒸成菌。日夜相代乎前，而莫知其所萌。已乎，已乎！旦暮得此，其所由以生乎！

此盖知之不同。

此盖言语之异。

此盖寤寐之异。

此盖交接之异。

此盖恐悸之异。

此盖动止之异。

其衰杀日消有如此者。

其溺而遂往有如此者。

其厌没于欲，老而愈洩，有如此者。

其利患轻祸，阴结遂志，有如此者。

此盖性情之异者。

此盖事变之异也。自此以上，略举天籁之无方；自此以下，明无方之自然也。物各自然，不知所以然而然，则形虽弥异，其（五）然弥同也。

日夜相代，代故以新也。夫天地万物，变化日新，与时俱往，何物萌之哉？自然而然耳。

言其自生。

非彼无我，非我无所取。是亦近矣，而不知所为使。若有真宰，而特不得其朕。可行己信，而不见其形，有情而无形。

彼，自然也。自然生我，我自然生。故自然者，即我之自然，岂远之哉！

凡物云云，皆自尔耳，非相为使也，故任之而理自至矣。

万物万情，趣舍不同，若有（一）真宰使之然也。起索真宰之朕迹，而亦终不得，则明物皆自然，无使物然也。

今夫行者，信己可得行也。

不见所以得行之形。

情当其物，故形不别见也。

面骸、九窍、六藏、赅而存焉，吾谁与为亲？汝皆说之乎？其有私焉？如是皆有为臣妾乎？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？其递相为君臣乎，其有真君存焉！如求得其情与不得，无益损乎其真。

付之自然，而莫不皆存也。

直自（二）存耳。

皆说之，则是有所私也。有私则不能赅而存矣，故不说而自存，不为而自生也。

若皆私之，则志过其分，上下相冒，而莫为臣妾矣。臣妾之才，而不安臣妾之任，则失矣。故知君臣上下，手足外内，乃天理自然，岂真人之所为哉！

夫臣妾但各当其分耳，未为不足以相治也。相治者，若手足耳目，四肢百体，各有所司而更相御用也。

夫时之所贤者为君，才不应世者为臣。若天之自高，地之自卑，首自在上，足自居下，岂有递哉！虽无错于当而必自当也。

任之而自尔，则非伪也。

凡得真性，用其自为者，虽复皁隶，犹不顾毁誉而自安其业。故知与不知，皆自若也。若乃开希幸之路，以下冒上，物丧其真，人忘其本，则毁誉之间，俯仰失措也。

一受其成形，不亡以待尽。与物相刃相靡，其行进如驰，而莫之能止，不亦悲乎！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，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，可不哀邪！人谓之不死，奚益！其形化，其心与之然，可不谓大哀乎？人之生也，固若是芒乎？其我独芒，而人亦有不芒者乎？

言性各有分，故知者守知以待终，而愚者抱愚以至死，岂有能中易其性者

也！

群品云云，逆顺相交，各信其偏见而恣其所行，莫能自反。此（皆）（比）（三）众人之所悲者，亦可悲矣。而众人未尝以此为悲者，性然故也。物各性然，又何物足悲哉！

夫物情无极，知足者鲜。故得（止）（此）（四）不止，复逐于彼。皆疲役终身，未厌其志，死而后已。故其成功者无时可见也。

凡物各以所好役其形骸，至于疲困荼然。不知所以好此之归趣云何也！言其实与死同。

言其心形并驰，困而不反，比于凡人所哀，则此真哀之大也。然凡人未尝以此为哀，则凡所哀者，不足哀也。

凡此上事，皆不知其所以然而然，故曰芒也。今未知者皆不知所以知而自知矣，生者（皆）（六）不知所以生而自生矣。万物虽异，至于生不由知，则未有不同者也，故天下莫不芒也。

夫随其成心而师之，谁独且无师乎？奚必知代而自取者有之？愚者与有焉！未成乎心而有是非，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。是以无有为有。无有为有，虽有神禹且不能知，吾独且奈何哉！

夫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，谓之成心。人自师其成心，则人各自有师矣。人各自有师，故付之而自当。

夫以成代不成，非知也，心自得耳。故愚者亦师其成心，未肯用其所谓短而舍其所谓长者也。

今日适越，昨日何由至哉？未成乎心，是非何由生哉？明夫是非者，群品之所不能无，故至人两顺之。

理无是非，而惑者以为有，此以无有为有也。惑心已成，虽圣人不能解，故付之自若而不强知也。

夫言非吹也，言者有言。其所言者特未定也。果有言邪？其未尝有言邪？其以为异于𦣻音，亦有辩乎？其无辩乎？

各有所说，故异于吹。

我以为是而彼以为非，彼之所是，我又非之，故未定也。未定也者，由彼我之情偏。

以为有言邪？然未足以有所定。

以为无言邪？则据己已有言。

夫言与𦣻音，其致一也，有辩无辩，诚未可定也。天下之情不必同而所言

不能异，故是非纷纭，莫知所定。

道恶乎隐而有真伪？言恶乎隐而有是非？道恶乎往而不存？言恶乎存而不可？道隐于小成，言隐于荣华。故有儒墨之是非，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。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，则莫若以明。

道焉不在！言何隐蔽而有真伪，是非之名纷然而起？

皆存。

皆可。

夫小成荣华，自隐于道，而道不可隐。则真伪是非者，行于荣华而止于实当，见于小成而灭于大全也。

儒墨更相是非，而天下皆儒墨也。故百家并起，各私所见，而未始出其方也。

夫有是有非者，儒墨之所是也；无是无非者，儒墨之所非也。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非儒墨之所是者，乃欲明无是无非也。欲明无是无非，则莫若还以儒墨反复相明。反复相明，则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矣。非非则无非，非是则无是。

物无非彼，物无非是。自彼则不见，自知则知之。故曰：彼出于是，是亦因彼。彼是方生之说也。虽然，方生方死，方死方生；方可方不可，方不可方可；因是因非，因非因是。是以圣人不由，而照之于天，亦因是也。

物皆自是，故无非是；物皆相彼，故无非彼。无非彼，则天下无是矣；无非是，则天下无彼矣。无彼无是，所以玄同也。

夫物之偏也，皆不见彼之所见，而独自知其所知。自知其所知，则自以为是。自以为是，则以彼为非矣。故曰彼出于是，是亦因彼，彼是相因而生者也。

夫死生之变，犹春夏秋冬四时行耳。故死生之状虽异，其于各安所遇，一也。今生者方自谓生为生，而死者方自谓生为死，则无生矣。生者方自谓死为死，而死者方自谓死为生，则无死矣。无生无死，无可无不可，故儒墨之辨，吾所不能同也；至于各冥其分，吾所不能异也。

夫怀豁者，因天下之是非而自无是非也。故不由是非之涂而是非无患不当者，直明其天然而无所夺故也。

是亦彼也，彼亦是也。彼亦一是非，此亦一是非，果且有彼是乎哉？果且无彼是乎哉？彼是莫得其偶，谓之道枢。枢始得其环中，以应无穷。是亦一无

穷，非亦一无穷也。故曰莫若以明。

我亦为彼所彼。

彼亦自以为是。

此亦自是而非彼，彼亦自是而非此，此与彼各有一是一非于体中也。

今欲谓彼为彼，而彼复自是；欲谓是为是，而是复为彼所彼；故彼是有无，未果定也。

偶，对也。彼是相对，而圣人两顺之。故无心者与物冥，而未尝有对于天下也。〔枢，要也〕（一）。此居其枢要而会其玄极，以应夫无方也。

夫是非反复，相寻无穷，故谓之环。环中，空矣；今以是非为环而得其中者，无是无非也。无是无非，故能应夫是非。是非无穷，故应亦无穷。

天下莫不自是而莫不相非，故一是一非，两行无穷。唯涉空得中者，旷然无怀，乘之以游也。

以指喻指之非指，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；以马喻马之非马，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。天地一指也，万物一马也。

夫自是而非彼，彼我之常情也。故以我指喻彼指，则彼指于我指独为非指矣。此以指喻指之非指也。若复以彼指还喻我指，则我指于彼指复为非指矣。

此（亦）〔以〕（二）非指喻指之非指也。将明无是无非，莫若反复相喻。反复相喻，则彼之与我，既同于自是，又均于相非。均于相非，则天下无是；同于自是，则天下无非。何以明其然邪？是若果是，则天下不得（彼）〔复〕

（三）有非之者也。非若果非，〔则天下〕（四）亦不得复有是之者也。今是非无主，纷然淆乱，明此区区者各信其偏见而同于一致耳。仰观俯察，莫不皆然。是以至人知天地一指也，万物一马也，故浩然大宁，而天地万物各当其分，同于自得，而无是无非也。

可可乎，不可乎不可。

可于己者，即谓之可。

不可于己者，即谓之不可。

道行之而成，物谓之而然。有自也而可，有自也而不可，有自也而然，有自也而不然。恶乎然？然于然。恶乎不然？不然于不然。恶乎可，可于可，恶乎不可，不可乎不可。物固有所然，物固有所可。无物不然，无物不可。故为是举莛与楹，厉与西施，恢诡譎怪，复通为一。其分也，成也；其成也，毁也。凡物无成与毁，复通为一。

无不成也。

无不然也。

各然其所然，各可其所可。

夫莛横而楹纵，厉丑而西施好。所谓齐者，岂必齐形状，同规矩哉！故舉縱橫好醜，恢憊怪，各然其所然，各（一）可其所可，則理雖萬殊而性同得，故曰道通為一也。

夫物或此以为散而彼以为成。

我之所谓成而彼或谓之毁。

夫成毁者，生于自见而不见彼也。故无成与毁，犹无是与非也。

唯达者知通为一，为是不用而寓诸庸。因是已，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。

夫达者无滞于一方，故忽然自忘，而寄当于自用。自用者，莫不条畅而自得也。

几，尽也。至理尽于自得也。

达者因而不作。

夫达者之因是，岂知因为善而因之哉？不知所以因而自因耳，故谓之道也。

。

劳神明为一，而不知其同也，谓之「朝三」。何谓「朝三」？狙公赋芋，曰：「朝三而暮四。」众狙皆怒。曰：「然则朝四而暮三。」众狙皆悦。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，亦因是也。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，是之谓两行。

。

夫达者之于一，岂劳神哉？若劳神明于为一，不足赖也，与彼不一者无以异矣。亦同众狙之惑，因所好而自是也。

莫之偏任，故付之自均而止也。

任天下之是非。

古之人，其知有所至矣。恶乎至？有以为未始有物者，至矣，尽矣，不可以加矣！其次，以为有物矣，而未始有封也。其次，以为有封焉，而未始有是非也。是非之彰也，道之所以亏也，道之所以亏，爱之所以成。果且有成与亏乎哉？果且无成与亏乎哉？有成与亏，故昭氏之鼓琴也；无成与亏，故昭氏之不鼓琴也。昭文之鼓琴也，师旷之枝策也，惠子之据梧也，三子之知，几乎皆其盛者也，故载之末年。唯其好之也，以异于彼，其好之也，欲以明之。彼非所明而明之，故以坚白之昧终。而其子又以文之纶终，终身无成。若是而可谓成乎，虽我无成，亦可谓成矣。若是而不可谓成乎，物与我无成也。是故滑疑

之耀，圣人之所以图也。为是不用而寓诸庸，此之谓「以明」。

此忘天地，遗万物，外不察乎宇宙，内不觉其一身，故能旷然无累，与物俱往，而无所不应也。

虽未都忘，犹能忘其彼此。

虽未能忘彼此，犹能忘彼此之是非也。

无是道亏则情有所偏而爱有所成，未能忘爱释私，玄同彼我（二）也。

非乃全也。

有之与无，斯不能知，乃至。

夫声不可胜举也。故吹管操弦，虽有繁手，遗声多矣。而执钥鸣弦者，欲以彰声也，彰声而声遗，不彰声而声全。故欲成而亏之者，昭文之鼓琴也；不成而无亏者，昭文之不鼓琴也。

几，尽也。夫三子者，皆欲辩非己所明以明之，故知尽虑穷，形劳神倦，或枝策假寐，或据梧而瞑。

赖其盛，故能久，不尔早困也。

言此三子，唯独好其所明，自以殊于众人。

明示众人，欲使同乎我之所好。

是犹对牛鼓簧耳。彼竟不明，故己之道术终于昧然也。

昭文之子又乃终文之绪，亦卒不成。

此三子虽求明于彼，彼竟不明，所以终身无成。若三子而可谓成，则虽我之不成亦可谓成也。

物皆自明而不明彼，若彼不明，即谓不成，则万物皆相与无成矣。故圣人不显此以耀彼，不舍己而逐物，从而任之，各（宜）〔冥〕（四）其所能，故曲成而不遗也。今三子欲以己之所好明示于彼，不亦妄乎！

夫圣人无我者也。故滑疑之耀，则图而域之；恢懦怪，则通而一之；使群异各安其所安，众人不失其所是，则己不用于物，而万物之用用矣。物皆自用，则孰是孰非哉！故虽放荡之变，屈奇之异，曲而从之，寄之自用，则用虽万殊，历然自明。

今且有言于此，不知其与是类乎？其与是不类乎？类与不类，相与为类，则与彼无以异矣。虽然，请尝言之：有始也者，有未始有始也者，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；有有也者，有无也者，有未始有无也者，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。俄而有无矣，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。今我则已有谓矣，而未知吾所谓之其果有谓乎？其果无谓乎？

今以言无是非，则不知其与言有者类乎不类乎？欲谓之类，则我以无为是

，而彼以无为非，斯不类矣。然此虽是非不同，亦固未免于有是非也，则与彼类矣。故曰类与不类又相与为类，则与彼无以异也。然则将大不类，莫若无心，既遣（一）是非，又遣其遣。遣之又遣之以至于无遣，然后无遣无不遣而是非自去矣。

至理无言，言则与类，故试寄（二）言之。

有始则有终。

谓无终始而一死生。

夫一之者，未若不一而自齐，斯又忘其一也。

有有则美恶是非具也。

有无而未知无无也，则是非好恶犹未离怀。

知无无矣，而犹未能无知。

此都忘其知也，尔乃俄然始了无耳。了无，则天地万物，彼我是非，豁然确斯也。

谓无是非，即复有谓。

又不知谓之有无，尔乃荡然无纤芥于胸中也。

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，而大山为小；莫寿于殇子，而彭祖为夭。天地与我并生，而万物与我为一。既已为一矣，且得有言乎？既已谓之一矣，且得无言乎？一与言为二，二与一为三。自此以往，巧历不能得，而况其凡乎！故自无适有，以至于三，而况自有适有乎！无适焉，因是已！

夫以形相对，则大山大于秋豪也。若各据其性分，物冥其极，则形大未为有余，形小不为不足。（苟各足）（三）于其性，则秋豪不独小其小而大山不独大其大矣。若以性足为大，则天下之足未有过于秋豪也；（其）（若）性足者（为）（非）（四）大，则虽大山亦可称小矣。故曰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而大山为小。大山为小，则天下无大矣；秋豪为大，则天下无小也。无小无大，无寿无夭，是以螻蛄不羨大椿而欣然自得，斥鴳不贵天池而荣愿以足。苟足于天然而安其性命（五），故虽天地未足为寿而与我并生，万物未足为异而与我同得。则天地之生又何不并，万物之得又何不一哉！

万物万形，同于自得，其得一也。已自一矣，理无所言。

夫名谓生于不明者也。物或不能自明其一而以此逐彼，故谓一以正之。既谓之一，即是有言矣。

夫以言言一，而一非言也，则一（与）（六）言为二矣。一既一矣，言又二之；有一有二，得不谓之三乎！夫以一言言一，犹乃成三，况寻其支流，凡物殊称，虽有善数，莫之能纪也。故一之者与彼未殊，而忘（七）一者无言而

自一。

各止于其所能，乃最是也。

夫道未始有封，言未始有常，为是而有畛也。请言其畛：有左，有右，有伦，有义，有分，有辩，有竞，有争，此之谓八德。六合之外，圣人存而不论；六合之内，圣人论而不议；春秋经世先王之志，圣人议而不辩。故分也者，有不分也；辩也者，有不辩也。曰：「何也？」「圣人怀之，众人辩之以相示也。故曰：辩也者，有不见也。」

冥然无不在也。

彼此言之，故是非无定。

道无封，故万物得恣其分域。

各异便也。

物物有理，事事有宜。

群分而类别也。

并逐曰竞，对辩曰争。

略而判之，有此八德。

夫六合之外，谓万物性分之表耳。夫物之性表，虽有理存焉，而非性分之内，则未尝以感圣人也，故圣人未尝论之。（若论之）（二），则是引万物使学其所不能也。故不论其外，而八畛同于自得也。

陈其性而安之。

顺其成迹而凝乎至当之极，不执其所是以非众人也。

夫物物自分，事事自别。而欲由己以分别之者，不见彼之自别也。

以不辩为怀耳，圣人无怀。

不见彼之自辩，故辩己所知以示之。

夫大道不称，大辩不言，大仁不仁，大廉不嗛，大勇不忮。道昭而不道，言辩而不及，仁常而不周，廉清而不信，勇忮而不成。五者无成而几向方矣！

付之自称，无所称谓。

己自别也。

无爱而自存也。

夫至足者，物之去来非我也，故无所容其嗛盈。

无往而不顺，故能无险而不往。

以此明彼，彼此俱失矣。

不能及其自分。

物无常爱，而常爱必不周。

皦然廉清，贪名者耳，非真廉也。

忤逆之勇，天下共疾之，无敢举足之地也。

此五者，皆以有为伤当者也，不能止乎本性，而求外无已。夫外不可求而求之，譬犹以圆学方，以鱼慕鸟耳。虽希翼鸾凤，拟规日月，此愈近彼，愈远实，学弥得而性弥失。故齐物而偏尚之累去矣。

故知止其所不知，至矣。孰知不言之辩，不道之道？若有能知，此之谓天府。注焉而不满，酌焉而不竭，而不知其所由来，此之谓葆光。

所不知者，皆性分之外也。故止于所知之内而至也。

浩然都任之也。

至人之心若镜，应而不藏，故旷然无盈虚之变也。

至理之来，自然无迹。

任其自明，故其光不弊也。

故昔者尧问于舜曰：「我欲伐宗、脍、胥敖，南面而不释然。其故何也？」舜曰：「夫三子者，犹存乎蓬艾之间。若不释然，何哉！昔者十日并出，万物皆照，而况德之进乎日者乎！」

于安任之道未弘，故听朝而不怡也。将寄明齐一之理于大圣，故发自怪之问以起对也。

夫物之所安无陋也，则蓬艾乃三子之妙处也。

夫重明登天，六合俱照，无有蓬艾而不光被也。

夫日月虽无私于照，犹有所不及，德则无不得也。而今欲夺蓬艾之愿而伐使从己，于至道岂弘哉！故不释然神解耳。若乃物畅其性，各安其所安，无远迹幽深，付之自若，皆得其极，则彼无不当而我无不怡也。

啮缺问乎王倪曰：「子知物之所同是乎？」曰：「吾恶乎知之！」

所同未必是，所异不独非，故彼我莫能相正，故无所用其知。

「子知子之所不知邪？」曰：「吾恶乎知之！」

若自知其所不知，即为有知。有知则不能任群才之自当。

「然则物无知邪？」曰：「吾恶乎知之！虽然尝试言之：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？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？且吾尝试问乎汝：民湿寝则腰疾偏死，皦然乎哉？木处则惴栗恟惧，猿猴然乎哉？三者孰知正处？民食刍豢，麋

鹿食蓐，螂蛆甘带，鸱鸦嗜鼠，四者孰知正味？猿獼狙以为雌，麋与鹿交，鳅与鱼游。毛嫱，西施，人之所美也；鱼见之深入，鸟见之高飞，麋鹿见之决骤，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？自我观之，仁义之端，是非之涂，樊然殽乱，吾恶能知其辩！」

都不知，乃旷然无不任矣。

以其不知，故未敢正言，试言之耳。

鱼游于水，水物所同，咸谓之知。然自鸟观之，则向所谓知者，复为不知矣。夫蛞蝓之知在于转丸，而笑蛞蝓者乃以苏合为贵。故所同之知，未可正据。

所谓不知者，直是不同耳，亦自一家之知。

己不知其正，故（一）试问女。

此略举三者，以明万物之异便。

此略举四者，以明美恶之无主。（二）

此略举四者，以明天下所好之不同也。不同者而非之，则无以知所同之必是。

夫利于彼者或害于此，而天下之彼我无穷，则是非之竟无常。故唯莫之辩而任其自是，然后荡然俱得。

啮缺曰：「子不知利害，则至人固不知利害乎？」

未能妙其不知，故犹嫌至人当知之。斯悬之未解也。

王倪曰：「至人神矣！大泽焚而不能热，河汉沍而不能寒，疾雷破山而不能伤、飘风振海而不能惊。若然者，乘云气，骑日月，而游乎四海之外，死生无变于己，而况利害之端乎！」

无心而无不顺。

夫神全角具而体与物冥者，虽涉至变而未始非我，故荡然无（疐）〔蚤〕（二）介于胸中也。

寄物而行，非我动也。

有与变为体，故死生若一。

昼夜而无死生也。

况利害于死生，愈不足以介意。

瞿鹊子问乎长梧子曰：「吾闻诸夫子：圣人不从事于务，不就利，不违害，不喜求，不缘道，无谓有谓，有谓无谓，而游乎尘垢之外。夫子以为孟浪之言，而我以为妙道之行也。吾几以为奚若？」长梧子曰：「是黄帝之所听荧也，而丘也何足以知之！且女亦大早计，见卵而求时夜，见弹而求鸮炙。予尝为

女妄言之，女以妄听之奚。旁日月，挟宇宙，为其吻合，置其滑湣，以隶相尊？众人役役，圣人愚芑，参万岁而一成纯。万物尽然，而以是相蕴。

务自来而理自应耳，非从而事之也。

任而直前，无所避就。

求之不喜，直取不怒。

独至者也。

凡有称谓者，皆非吾所谓也，彼各自谓耳，故无彼有谓而有此无谓也。

凡非真性，皆尘垢也。

夫物有自然，理有至极。循而直往，则冥然自合，非所言也。故言之者孟浪，而闻之者听荧。虽复黄帝，犹不能使万物无怀，而听荧至竟。故圣人付当于尘垢之外，而玄合乎视听之表，照之以天而不逆计，放之自尔而不推明也。今瞿鹊子方闻孟浪之言而便以为妙道之行，斯亦无异见卵而责司晨之功，见弹而求鸇炙之实也。夫（二）不能安时处顺而探变求化，当生而虑死，执是以辩非，皆逆计之徒也。

言之则孟浪也，故试妄言之。

若正听妄言，复为太早计也。故亦妄听之，何？

以死生为昼夜，旁日月之喻也；以万物为一体，挟宇宙之譬也。

以有所贱，故尊卑生焉，而滑湣纷乱，莫之能正，各自是于一方矣。故为昭然自合之道，莫若置之勿言，委之自尔也。湣然，无波际之谓也。

驰骛于是非之境也。

纯者，不杂者也。夫举万岁而参其变，而众人谓之杂矣，故役役然劳形怵心而去彼就此。唯大圣无执，故芑然直往而与变化为一，一变化而常游于独者也。故虽参糅亿载，千殊万异，道行之而成，则古今一成也；物谓之而然，则万物一然也。无物不然，无时不成；斯可谓纯也。

无物不然。

蕴，积也。积是于万岁，则万岁一是也；积然于万物，则万物尽然也。故不知死生先后之所在，彼我胜负之所如也。

予恶乎知说生之非惑邪！

死生一也，而独说生，欲与变化相背，故未知其非惑也。

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！

少而失其故居，名为弱丧。夫弱丧者，遂安于所在而不知（一）归于故乡也。焉知生之非夫弱丧，焉知死之非夫还归而恶之（二）哉！

丽之姬，艾封人之子也。晋国之始得之也，涕泣沾襟。及其至于王所，与王同筐床，食刍豢，而后悔其泣也。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？

一生之内，情变若此。当此之日，则不知彼，况夫死生之变，恶能相知哉！

蘄，求也。

梦饮酒者，旦而哭泣；梦哭泣者，旦而田猎。方其梦也，不知其梦也。梦之中又占其梦焉，觉而后知其梦也。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，而愚者自以为觉，窃窃然知之。「君乎！牧乎！」固哉！丘也与女，皆梦也，予谓女梦，亦梦也。是其言也，其名为吊诡。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，知其解者，是旦暮遇之也。

此寤寐之事变也。事苟变，情亦异，则死生之愿不得同矣。故生时乐生，则死时乐死矣，死生虽异，其于各得所愿一也，则何系哉！

由此观之，当死之时，亦不知其死而自适其志也。

夫梦者乃复梦中占其梦，则无以异于寤者也。

当所遇，无不足也，何为方生而忧死哉！

夫大觉者，圣人也。大觉者乃知夫患虑在怀者皆未寤也。

夫愚者大梦而自以为寤，故窃窃然以所好为君上而所恶为牧圉，欣然信一家之偏见，可谓固陋矣。

未能忘言而神解，故非大觉也。

夫非常之谈，故非常人之所知，故谓之吊当卓诡，而不识其悬解。

言能蛻然无系而玄同死生者至希也。

既使我与若辩矣，若胜我，我不若胜，若果是也？我果非也邪？我胜若，若不吾胜，我果是也？而果非也邪？其或是也？其或非也邪？其俱是也？其俱非也邪？我与若不能相知也。则人固受其黜闇，吾谁使正之？使同乎若者正之，既与若同矣，恶能正之？使同乎我者正之，既同乎我矣，恶能正之？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，既异乎我与若矣，恶能正之？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，既同乎我与若矣，恶能正之？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，而待彼也邪？」

若，而，皆汝也。

不知而后推，不见而后辩，辩之而不足以自信，以其与物对也。辩对终日黜闇，至竟莫能正之，故当付之自正耳。

同故是之，未足信也。

异故相非耳，亦不足据。

是若果是，则天下不得复有非之者也；非若信非，则亦无缘复有是之者也；今是其所同而非其所异，异同既具而是非无主。故夫是非者，生于好辩而休乎天均，付之两行而息乎自正也。

各自正耳。待彼不足以正此，则天下莫能相正也，故付之自正而至矣。

天倪者，自然之分也。

是非然否，彼我更对，故无辩。无辩，故和之以天倪，安其自然之分而已，不待彼以正之。

化声之相待，若其不相待。和之以天倪，因之以曼衍，所以穷年也。「何谓和之以天倪？」曰：「是不是，然不然。是若果是也，则是之异乎不是也亦无辩；然若果然也，则然之异乎不然也亦无辩。忘年忘义，振于无竟，故寓诸无竟。

是非之辩为化声。夫化声之相待，俱不足以相正，故若不相待也。

和之以自然之分，任其无极之化，寻斯以往，则是非之境自泯，而性命之致自穷也。

夫忘年故玄同死生，忘义故弥贯是非。是非死生荡而为一，斯至理也。至理畅于无极，故寄之者不得有穷也。

罔两问景曰：「曩子行，今子止；曩子坐，今子起。何其无特操与？」景曰：「吾有待而然者邪？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？吾待蛇蚺蜺翼邪？恶识所以然？恶识所以不然？」

罔两，景外之微阴也。

言天机自尔，坐起无待。无待而独得者，孰知其故，而责其所以哉？

若责其所待而寻其所由，则寻责无极，（而）〔卒〕（一）至于无待，而独化之理明矣。

若待蛇蚺蜺翼，则无特操之所由，未为难识也。今所以不识，正由不待斯类而独化故耳。

世或谓罔两待景，景待形，形待造物者。请问：夫造物者，有耶无耶？无也？则胡能造物哉？有也？则不足以物众形。故明众形之自物而后始可与言造物耳。是以涉有物之域，虽复罔两，未有不独化于玄冥者也。故造物（二）者无主，而物各自造，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，此天地之正也。故彼我相因，形景俱生，虽复玄合，而非待也。明斯理也，将使万物各反所宗于体中而不待乎外，外无所谢而内无所矜，是以诱然皆生而不知所以生，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。今罔两之因景，犹云俱生而非待也，则万物虽聚而共成乎天，而皆历然莫不独见矣。故罔两非景之所制，而景非形之所使，形非无之所化也，则化与不化，然与不然，从人之与由己，莫不自尔，吾安识其所以哉！故任而不助，则本末内外，畅然俱得，泯然无迹。若乃责此近因而忘其自尔，宗物于外，丧主于内，而爱尚生矣。虽欲推而齐之，然其所尚已存乎胸中，何夷之得有哉！

昔者庄周梦为胡蝶，栩栩然胡蝶也。自喻适志与！不知周也。俄然觉，则蘧蘧然周也。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？胡蝶之梦为周与？周与胡蝶，则必有分矣。此之谓物化。

自快得意，悦豫而行。

方其梦为胡蝶而不知周，则与殊死无异也。然所在无不适志，则当生而系生者，必当死而恋死矣。由此观之，知夫在生而哀死者误也。

自周而言，故称觉耳，未必非梦也。

今之不知胡蝶，无异于梦之不知周也；而各适一时之志，则无以明胡蝶之不梦为周矣。世有假寐而梦经百年者，则无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梦者也。

夫时不暂停，而今不遂存，故昨日之梦，于今化矣。死生之变，岂异于此，而劳心于其间哉！方为此则不知彼，梦为胡蝶是也。取之于人，则一生之中，今不知后，丽姬是也。而愚者窃窃然自以为知生之可乐，死之可苦，未闻物化之谓也。

《庄子·内篇·养生主第三》

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无涯。以有涯随无涯，殆已！已而为知者，殆而已矣！为善无近名，为恶无近刑，缘督以为经，可以保身，可以全生，可以养亲，可以尽年。

夫生以养存，则养生者理之极也。若乃养过其极，以养伤生，非养生之主也。

所禀之分各有极也。

夫举重携轻而（一）神气自若，此力之所限也。而尚名好胜者，虽复绝膂，犹未足以慊其愿，此知之无涯也。故知之为名，生于失当而灭于冥极。冥极者，任其至分而无毫铢之加。是故虽负万钧，苟当其所能，则忽然不知重之在身；虽应万机，泯然不觉事之在己。此养生之主也。

以有限之性寻无极之知，安得而不困哉！

已困于知而不知止，又为知以救之，斯养而伤之者，真大殆也。

忘善恶而居中，任万物之自为，闷然与至当为一，故刑名远已而全理在身也。

顺中以为常也。

养亲以适。

苟得中而冥度，则事事无不可也。夫养生非求过分，盖全理尽年而已矣。

庖丁为文惠君解牛，手之所触，肩之所倚，足之所履，膝之所踣，砉然响然，奏刀騞然，莫不中音，合于桑林之舞，乃中经首之会。文惠君曰：「嘻，善哉！技盖至此乎？」

言其因便施巧，无不闲解，尽理之甚，既适牛理，又合音节。

庖丁释刀对曰：「臣之所好者道也，进乎技矣。始臣之解牛之时，所见无非全牛者；三年之后，未尝见全牛也；方今之时，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，官知止而神欲行。依乎天理，批大却，导大窾，因其固然。技经肯綮之未尝微碍，而况大軱乎！良庖岁更刀，割也；族庖月更刀，折也；今臣之刀十九年矣，所解数千牛矣，而刀刃若新发于硎。彼节者有闲，而刀刃者无厚，以无厚入有闲，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。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。虽然，每至于族，吾见其难为，怵然为戒，视为止，行为迟，动刀甚微，謦然已解，牛不知其死也，如土委地。提刀而立，为之而四顾，为之踌躇满志，善刀而藏之。」

直寄道理于技耳，所好者非技也。

未能见其理闲（三）。

但见其理闲也。

司察之官废，纵心而（顺）理〔顺〕（四）。

不横截也。

有际之处，因而批之令离。

节解窾空，就导令殊。

刀不妄加。

技之妙也，常游刃于空，未尝经概于微碍也。

軱，戾大骨，衄刀刃也。

不中其理闲也。

中骨而折刀也。

硎，砥石也。

交错聚结为族。

不复属目于他物也。

徐其手也。

得其宜则用力少。

理解而无刀迹，若聚土也。

逸足容豫自得之谓。

拭刀而弢之也。

文惠君曰：「善哉！吾闻庖丁之言，得养生焉。」

以刀可养，故知生亦可养。

公文轩见右师而惊曰：「是何人也？恶乎介也？天与？其人与？」曰：「天也，非人也。天之生是使独也，人之貌有与也。以是知其天也，非人也。」

介，偏刖之名。

知之所无柰何，天也。犯其所知，人也。

偏刖曰独。夫师一家之知而不能两存其足，则是知之（无）所〔无〕（一）柰何。若以右师之知而必求两全，则心神内困而形骸外弊矣，岂直偏刖而已哉！

两足共行曰有与。有与之貌，未有疑其非命也。

以有与者命也，故知独者亦非我也。是以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，达命之情者不务命之所无柰何也，全其自然而已。

泽雉十步一啄，百步一饮，不蕲畜乎樊中。神虽王，不善也。

蕲，求也。樊，所以笼雉也。夫俯仰乎天地之间，逍遥乎自得之场，固养生之妙处也。又何求于入笼而服养哉！

夫始乎适而未尝不适者，忘适也。雉心神长王，志气盈豫，而自放于清旷之地，忽然不觉善（为）之〔为〕（一）善也。

老聃死，秦失吊之，三号而出。弟子曰：「非夫子之友邪？」曰：「然。」「然则吊焉若此，可乎？」

人吊亦吊，人号亦号。

怪其不倚户观化，乃至三号也。

曰：「然。始也吾以为其人也，而今非也。向吾入而吊焉，有老者哭之，如哭其子；少者哭之，如哭其母。彼其所以会之，必有不蕲言而言，不蕲哭而哭者。是遁天倍情，忘其所受，古者谓之遁天之刑。适来，夫子时也；适去，夫子顺也。安时而处顺，哀乐不能入也，古者谓是帝之县解。」

至人无情，与众号耳，故若斯可也。

天性所受，各有本分，不可逃，亦不可加。

夫逃遁天理，倍加俗情，哀乐经怀，心灵困苦，有同捶楚，宁非刑戮！古之达人，有如此议。

时自生也。

理当死也。

夫哀乐生于失得者也。今玄通合变之士，无时而不安，无顺而不处，冥然

与造化为一，则无往而非我矣，将何得何失，孰死孰生哉！故任其所受，而哀乐无所错其闲矣。

以有系者为县，则无系者县解也，县解而性命之情得矣。此养生之要也。

指穷于为薪，火传也，不知其尽也。

穷，尽也；为薪，犹前薪也。前薪以指，指尽前薪之理，故火传而不灭；心得纳养之中，故命续而不绝；明夫养生乃生之所以生也。

夫时不再来，今不一停，故人之生也，一息一得耳。向息非今息，故纳养而命续；前火非后火，故为薪而火传，火传（一）而命续，由夫养得其极也，世岂知其尽而更生哉！

《庄子·内篇·人间世第四》

颜回见仲尼，请行。曰：「奚之？」曰：「将之卫。」曰：「奚为焉？」曰：「回闻卫君，其年壮，其行独。轻用其国，而不见其过。轻用民死，死者以国量乎泽，若蕉，民其无如矣！回尝闻之夫子曰：『治国去之，乱国就之。医门多疾。』愿以所闻，思其所行，庶几其国有瘳乎！」

与人群者，不得离人。然人间之变故，世世异宜，唯无心而不自用者，为能随变所适而不苟其累也。

不与民同欲也。

夫君人者，动必乘人，一怒则伏尸流血，一喜则轩冕塞路。故君人者之用国，不可轻之也。

莫敢谏也。

轻用之于死地。

举国而输之死地，不可称数，视之若草芥也。

无所依归。

仲尼曰：「嘻，若殆往而刑耳！夫道不欲杂，杂则多，多则扰，扰则忧，忧而不救。古之至人，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。所存于己者未定，何暇至于暴人之所行！」

其道不足以救彼患。

宜正得其人。

若夫不得其人。则虽百医守病，适足致疑而不能一愈也。

不虚心以应物，而役思以犯难，故知其所存于己者未定也。夫唯外其知以养真，寄妙当于群才，功名归物而患虑远身，然后可以至于暴人之所行也。

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荡而知之所为出乎哉？德荡乎名，知出乎争。名也者，相轧也；知也者，争之器也。二者凶器，非所以尽行也。

德之所以流荡者，矜名故也；知之所以横出者，争善故也。虽复桀跖，其所矜惜，无非名善也。

夫名智者，世之所用也。而名起则相（札）〔轧〕，智用则争兴，故遗名知而后行可尽也。

且德厚信砮，未达人气；名闻不争，未达人心。而强以仁义绳墨之言衒暴人之前者，是以人恶有其美也，命之曰菑人。菑人者，人必反菑之。若殆为人菑夫。且苟为人悦贤而恶不肖，恶用而求有以异？若唯无诏，王公必将乘人而斗其捷。而目将荧之，而色将平之，口将营之，容将形之，心且成之。是以火救火，以水救水，名之曰益多。顺始无穷，若殆以不信厚言，必死于暴人之前矣！

夫投人夜光，鲜不按剑者，未达故也。今回之德信与其不争之名，彼所未达也，而强以仁义准绳于彼，彼将谓回欲毁人以自成也。是故至人不役志以经世，而虚心以应物，诚信着于天地，不争畅于万物，然后万物归怀，天地不逆，故德音发而天下响会，景行彰而六合俱应，而后始可以经寒暑，涉治乱，而不与逆鳞连也。

适不信受，则谓与己争名而反害之。

苟能悦贤恶愚，闻义而服，便为明君也。苟为明君，则不（若）〔苦〕

（二）无贤臣，汝往亦不足复奇；如其不尔，往必受害。故以有心而往，无往而可；无心而应，其应自来，则无往而不可也。

汝唯有寂然不言耳，言则王公必乘人以君人之势而角其捷辩，以距谏饰非也。

其言辩捷，使人眼眩也。

不能复自异于彼也。

自救解不暇。

乃且释己以从彼也。

适不能救，乃更足以成彼之威。

寻常守故，未肯变也。

未信而谏，虽厚言为害。

且昔者桀杀关龙逢，纣杀王子比干，是皆修其身以下伛拊人之民，以下拂其上者也，故其君因其修以挤之。是好名者也。昔者尧攻丛、枝、胥、敖，禹

攻有扈。国为虚厉，身为刑戮。其用兵不止，其求实无已，是皆求名实者也，而独不闻之乎？名实者，圣人之所不能胜也，而况若乎！虽然，若必有以也，尝以语我来。」

龙逢比干，居下而任上之忧，非其事者也。

不欲令臣有胜君之名也。

夫暴君非徒求恣其欲，复乃求名，但所求者非其道耳。

惜名贪欲之君，虽复尧禹，不能胜化也，故与众攻之，而汝乃欲空手而往，化之以道哉？

颜回曰「端而虚，勉而一，则可乎？」

正其形而虚其心也。

言逊而不二也。

言未可也。

曰：「恶！恶可！夫以阳为充孔扬，采色不定，常人之所不违，因案人之所感，以求容与其心。名之曰日渐之德不成，而况大德乎！将执而不化，外合而内不訾，其庸讎可乎！」

言卫君亢阳之性充张于内而甚扬于外，强御之至也。

喜怒无常。

莫之敢逆。

夫顽强之甚，人以快（一）事感己，己陵藉而乃抑挫之，以求从容自放而遂其侈心也。

言乃少多，无回降之胜也。

故守其本意也。

外合而内不訾，即向之端虚而勉一耳，言此未足以化之。

「然则我内直而外曲，成而上比。内直者，与天为徒。与天为徒者，知天子之与己，皆天之所子，而独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，蘄乎而人不善之邪？若然者，人谓之童子，是之谓与天为徒。外曲者，与人之为徒也。擎跽曲拳，人臣之礼也。人皆为之，吾敢不为邪？为人之所为者，人亦无疵焉，是之谓与人为徒。成而上比者，与古为徒。其言虽教，适之实也，古之有也，非吾有也。若然者，虽直而不病，是之谓与古为徒。若是则可乎？」

颜回更说此三条也。

物无贵贱，得生一也。故善与不善，付之公当耳，一无所求于人也。

依乎天理，推己（性）〔信〕（二）命，若婴儿之直往也。

外形委曲，随人事之所当为者也。

成于今而比于古也。

虽是常教，实有讽责之旨。

寄直于古，故无以病我也。

仲尼曰：「恶！恶可！大多政法而不谏。虽固亦无罪。虽然，止是耳矣，夫胡可以及化！犹师心者也。」

当理无二，而张三条以政之，与事不冥也。

虽未弘大，亦且不见咎责。

罪则无矣，化则未也。

挟三术以适彼，非无心而付之天下也。

颜回曰：「吾无以进矣，敢问其方。」仲尼曰：「斋，吾将语若。有心而为之，其易邪？易之者，皞天不宜。」颜回曰：「回之家贫，唯不饮酒不茹荤者数月矣。如此则可以为斋乎？」曰：「是祭祀之斋，非心斋也。」回曰：「敢问心斋。」仲尼曰：「若一志，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；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。耳止于听，心止于符。气也者，虚而待物者也。唯道集虚。虚者，心斋也」

夫有其心而为之（二）者，诚未易也。

以有为为易，未见其宜也。

去异端而任独（者）也（乎）（一）。

（遣）〔遗〕（二）耳目，去心意，而符气性之自得，此虚以待物者也。

虚其心则至道集于怀也。

颜回曰：「回之未始得使，实有回也；得使之也，未始有回也，可谓虚乎？」

未始使心斋，故有其身。

夫子曰：「尽矣！吾语若：若能入游其樊而无感其名，入则鸣，不入则止。无门无毒，一宅而寓于不得已，则几矣。」

既得心斋之使，则无其身。

放心自得之场，当于实而止。

譬之宫商，应而无心，故曰鸣也。夫无心而应者，任彼耳，不强应也。

使物自若，无门者也；付天下之自安，无毒者也。毒，治也。
不得已者，理之必然者也，体至一之宅而会乎必然之符者也。
理尽于斯。

「绝迹易，无行地难。为人使易以伪，为天使难以伪。闻以有翼飞者矣，未闻以无翼飞者也；闻以有知知者矣，未闻以无知知者也。瞻彼阒者，虚室生白，吉祥止止。夫且不止，是之谓坐驰。夫徇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，鬼神将来舍，而况人乎！是万物之化也，禹舜之纽也，伏戏、几蘧之所行终，而况散焉者乎！」

不行则易，欲行而不践地，不可能也；无为则易，欲为而不伤性，不可得也。

视听之所得者粗，故易欺也；至于自然之报细，故难伪也。则失真少者，不全亦少；失真多者，不全亦多；失得之报，未有不当其分者也。而欲违天为伪，不亦难乎！

言必有其具，乃能其事，今无至虚之宅，无由有化物之实也。

夫视有若无，虚室者也。虚室（一）而纯白独生矣。

夫吉祥之所集者，至虚至静也。

若夫不止于当，不会于极，此为以应坐之日而驰骛不息也。故外敌未至而内已困矣，岂能化物哉！

夫使耳目闭而自然得者，心知之用外矣。故将任性直通，无往不冥，尚无幽昧之责，而况人间之累乎！

言物无贵贱，未有不由心知耳目以自通者也。故世之所谓知者，岂欲知而知哉？所谓见者，岂为（二）见而见哉？若夫知见可以欲（而）为（而）（三）得者，则欲贤可以得贤，为圣可以得圣乎？固不可矣。而世不知知之自知，因欲为知以知之；不见见之自见，因欲为见以见之；不知生之自生，又将为生以生之。故见目而求离朱之明，见耳而责师旷之聪，故心神奔驰于内，耳目竭丧于外，处身不适而与物不冥矣。不冥矣，而能合乎人间之变，应乎世世之节者，未之有也。

叶公子高将使于齐，问于仲尼曰：「王使诸梁也甚重。齐之待使者，盖将甚敬而不急。匹夫犹未可动，而况诸侯乎！吾甚栗之。子常语诸梁也曰：『凡事若小若大，寡不道以欢成。事若不成，则必有人道之患；事若成，则必有阴阳之患。若成若不成而后无患者，唯有德者能之。』吾食也执粗而不臧，爨无欲清之人。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，我其内热与！吾未至乎事之情，而既有阴阳

之患矣！事若不成，必有人道之患，是两也。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，子其有以语我来！」

重其使，欲有所求也。

恐直空报其敬，而不肯急应其求也。

夫事无大小，少有不宣以成为欢者耳。此仲尼之所曾告诸梁者也。

夫以成为欢者，不成则怒矣。此楚王之所不能免也。

人患虽去，然喜懼戰於胸中，固已結冰於五藏矣。

成败若任之于彼而莫足以患心者，唯有德者乎！

对火而不思凉，明其所饌俭薄也。

所饌俭薄而内热饮冰者，诚忧事之难，非美食之为也。

事未成则唯恐不成耳。若果不成，则恐惧结于内而刑网罗于外也。

仲尼曰：「天下有大戒二：其一，命也，其一，义也。子之爱亲，命也，不可解于心；臣之事君，义也，无适而非君也，无所逃于天地之间。是之谓大戒。是以夫事其亲者，不择地而安之，孝之至也；夫事其君者，不择事而安之，忠之盛也；自事其心者，哀乐不易施乎前，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，德之至也。为人臣几者，固有所不得已。行事之情而忘其身，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死！夫子其行可矣！」

自然结固，不可解也。

千人聚，不以一人为主，不乱则散。故多贤不可以多君，无贤不可以无君，此天人之道，必至之宜。

若君可逃而亲可解，则不足戒也。

知不可奈何者命也而安之，则无哀无乐，何易施之有哉！故冥然以所遇为命而不施心于其间，泯然与至当为一而无休戚于其中，虽事凡人，犹无往而不适，而况于君亲哉！

事有必至，理固常通，故任之则事济，事济而身不存者，未之有也，又何用心于其身哉！

理无不通，故当任所遇而直前耳。若乃信道不笃而悦恶存怀，不能与至当俱往而谋生虑死，吾未见能成其事者也。

丘请复以所闻：凡交近则必相靡以信，交远则必忠之以言。言必或传之。夫传两喜两怒之言，天下之难者也。夫两喜必多溢美之言，两怒必多溢恶之言。凡溢之类妄，妄则其信之也莫，莫则传言者殃。故法言曰：『传其常情，无传其溢言，则几乎全。』

近者得接，故以其信验亲相靡服也。

遥以言传意也。

夫喜怒之言，若过其实，传之者宜使两不失中，故未易也。

溢，过也。喜怒之言常过其当也。

嫌非彼言，似传者妄作。

莫然疑之也。

就传过言，似于诞妄（一）。受者有疑，则传言者横以轻重为罪也。

虽闻临时之过言而勿传也，必称其常情而要其诚致，则近于全也。

「且以巧斗力者，始乎阳，常卒乎阴，泰至则多奇巧；以礼饮酒者，始乎治，常卒乎乱，泰至则多奇乐。凡事亦然，始乎谅，常卒乎鄙；其作始也简，其将毕也必巨。言者，风波也；行者，实丧也。夫风波易以动，实丧易以危。故忿设无由，巧言偏辞。兽死不择音，气息茆然，于是并生厉心。克核太至，则必有不肖之心应之，而不知其然也。苟为不知其然也，孰知其所终！故法言曰：『无迁令，无劝成。过度益也。』迁令劝成殆事。美成在久，恶成不及改，可不慎与！」

本共好戏。

欲胜情至，潜兴害彼者也（二）。

不复循理。

尊卑有别，旅酬有次。

湛湏淫液也。

淫荒（四）纵横，无所不至。

夫烦生于简，事起于微，此必至之势也。

夫言者，风波也，故行之则实丧矣。

故遗风波而弗行，则实不丧矣。夫事得其实，则危可安而荡可定（也）（三）。

夫忿怒之作，无他由也，常由巧言过实，偏辞失当耳。

譬之野兽，蹴之穷地，音急情尽，则和声不至而气息不理，茆然暴怒，俱生疵疵以相对之。

夫宽以容物，物必归焉。克核太精，则鄙吝心生而不自觉也。故大人荡然放物于自得之场，不苦人之能，不竭人之欢，故四海之交可全矣。

苟不自觉，安能知祸福之所齐诣也！

传彼实也。

任其自成。

益则非任实者。

此事之危殆者。

美成者任其时化，譬之种植，不可一朝成。

彼之所恶而劝强成之，则悔败寻至。

「且夫乘物以游心，托不得已以养中，至矣。何作为报也！莫若为致命，此其难者」

寄物以为意也。

任理之必然者，中庸之符全矣，斯接物之至者也。

当任齐所报之实，何为为齐作意于其闲哉！

直为致命最易，而以喜怒施心，故难也。

颜阖将傅卫灵公太子，而问于蘧伯玉曰：「有人于此，其德天杀。与之为无方，则危吾国，与之为有方，则危吾身。其知适足以知人之过，而不知其所以过。若然者，吾奈之何？」

夫小人之性，引之轨制则憎己，纵其无度则乱邦。

不知民过之由己，故罪责于民而不自改。

蘧伯玉曰：「善哉问乎！戒之，慎之，正汝身也哉！形莫若就，心莫若和。虽然，之二者有患。就不欲入，和不欲出。形就而入，且为颠为灭，为崩为蹶；心和而出，且为声为名，为妖为孽。彼且为婴儿，亦与之为婴儿；彼且为无町畦，亦与之为无町畦；彼且为无崖，亦与之为无崖；达之入于无疵。

反复与会，俱所以为正身。

形不乖迕，和而不同。

就者形顺，入者遂与同。

和者（以）义济，出者自显伐（也）（二）。

若遂与同，则是颠危而不扶持，与彼俱亡矣。故当（摸）〔模〕（三）格天地，但不立小异耳。

自显和之，且有含垢之声；济彼之名，彼将恶其胜己，妄生妖孽。故当闷然若晦，玄同光尘，然后不可得而亲，不可得而疏，不可得而利，不可得而害。

不小立圭角以逆其鳞也。

「汝不知夫螳螂乎？怒其臂以当车辙，不知其不胜任也，是其才之美者也

。戒之，慎之，积伐而美者以犯之，几矣！

夫螳螂之怒臂，非不美也；以当车辙，顾非敌耳。今知之所无柰何而欲强当其任，即螳螂之怒臂也。

积汝之才，伐汝之美，以犯此人，危殆之道。

「汝不知夫养虎者乎？不敢以生物与之，为其杀之之怒也；不敢以全物与之，为其决之之怒也。时其饥饱，达其怒心。虎之与人异类，而媚养己者，顺也；故其杀者，逆也。

恐其因有杀心而遂怒也。

方使虎自啖分之，则因用力而怒矣。

知其所以怒而顺之。

顺理则异类生爱，逆节则至亲交兵。

「夫爱马者，以筐盛矢，以蜃盛溺。适有蚊虻仆缘，而拊之不时，则缺衔首碎胸。意有所至而爱有所亡。可不慎邪！

矢溺至贱，而以宝器盛之，爱马之至者也。

仆仆然群着马。

虽救其患，而掩马之不意。

掩其不备，故惊而至此。

意至除患，率然拊之，以至毁碎，失其所以爱矣。故当世接物，逆顺之际，不可不慎也。

匠石之齐，至于曲辕，见栢社树。其大蔽数千牛，絜之百围，其高临山，十仞而后有枝，其可以为舟者旁十数。观者如市，匠伯不顾，遂行不辍。弟子厌观之，走及匠石，曰：『自吾执斧斤以随夫子，夫尝见材如此其美也。先生不肯视，行不辍，何邪？』曰：「已矣，勿言之矣！散木也。以为舟则沉，以为棺槨则速腐，以为器则速毁，以为门户则液樗，以为柱则蠹，是不材之木也。无所用，故能若是之寿。」

不在可用之数，故曰散木。

匠石归，栢社见梦曰：「女将恶乎比予哉？若将比予于文木邪？夫柎梨橘柚，果蓏之属，实熟则剥，剥则辱。大枝折，小枝泄。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。故不终其天年而中道夭，自掊击于世俗者也。物莫不若是。且予求无所可用久矣！几死，乃今得之，为予大用。使予也而有用，且得有此大也邪？且也若与

予也皆物也，奈何哉其相物也？而几死之散人，又恶知散木！」

凡可用之木为文木。

物皆以自用伤。

数有睨己者，唯今匠石明之耳。

积无用乃为济生之大用。

若有用，（必）〔久〕（一）见伐。

以戏匠石。

匠石觉而诊其梦。弟子曰：「趣取无用，则为社何邪？」曰：「密！若无言！彼亦直寄焉！以为不知己者诟厉也。不为社者，且几有翦乎！且也彼其所保与众异，而以义喻之，不亦远乎！」

犹嫌其以为社自荣，不趣取于无用而已。

社自来寄耳，非此木求之为社也。

言此木乃以社为不知己而见辱病者也，岂荣之哉！

（木）〔本〕（二）自以无用为用，则虽不为社，亦终不近于翦伐之害。

彼以无保为保，而众以有保为保。

利人长物，禁民为非，社之义也。夫无用者，泊然不为而群才自用，（自）用者各得其叙而不与焉，此（以）（三）无用之所以全生也。汝以社誉之，无缘近也乎！

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，见大木焉，有异：结驷千乘，将隐芘其所赖。子綦曰：「此何木也哉！此必有异材夫！」仰而视其细枝，则拳曲而不可以为栋梁；俯而视其大根，则轴解而不可以为棺槨；啮其叶，则口烂而为伤；嗅之，则使人狂醒，三日而不已。

其枝所阴，可以隐芘千乘（者也）（三）。

子綦曰「此果不材之木也，以至于此其大也。嗟乎神人，以此不材。」

夫王不材于百官，故百官御其事，而明者为之视，聪者为之听，知者为之谋，勇者为之扞。夫何为哉？玄默而已。而群材不失其当，则不材乃材之所至赖也。故天下乐推而不厌，乘（一）万物而无害也。

「宋有荆氏者，宜楸柏桑。其拱把而上者，求狙猴之杙者斩之；三围四围，求高名之丽者斩之；七围八围，贵人富商之家求榱桷者斩之。故未终其天年，而中道之夭于斧斤，此材之患也。故解之以牛之白颡者，与豚之亢鼻者，与

人有痔病者，不可以适河。此皆巫祝以知之矣，所以为不祥也。此乃神人之所以为大祥也。

有材者未能无惜也。

巫祝解除，弃此三者，必妙选骅骝，然后敢用。

巫祝于此亦知不材者全也。

夫全生者，天下之所谓祥也，巫祝以不材为不祥而弗用也，彼乃以不祥全生，乃大祥也。神人者，无心而顺物者也。故天下所谓大祥，神人不逆。

支离疏者，颐隐于脐，肩高于顶，会撮指天，五管在上，两髀为胁。挫针治繅，足以餬口；鼓荚播精，足以食十人。上征武士，则支离攘臂而游于其间；上有大役，则支离以有常疾不受功；上与病者粟，则受之三钟与十束薪。夫支离者其形者，犹足以养其身，终其天年，又况支离其德者乎！

（持）〔恃〕（四）其无用，故不自窜匿。

不任徭役故也。

役则不与，赐则受之。

神人无用于物，而物各得自用，归功名于群才，与物冥而无迹，故免人闲之害，处常美之实，此支离其德者也。

孔子适楚，楚狂接舆游其门曰：

凤兮凤兮 何如德之衰也

当顺时直前，尽乎会通之宜耳。世之盛衰，蔑然不足觉，故曰何如。

来世不可待 往世不可追也

趣当尽临时之宜耳。

天下有道 圣人成焉天下无道 圣人生焉

付之自尔，而理自生成。生成非我也，岂为治乱易节哉！治者自求成，故遗成而不败；乱者（二）自求生，故忘生而不死。

方今之时 仅免刑焉

不瞻前顾后，而尽当今之会，冥然与时世为一，而后妙当可全，刑名可免

。

福轻乎羽 莫之知载

足能行而放之，手能执而任之，听耳之所闻，视目之所见，知止其所不知，能止其所不能，用其自用，为其自为，恣其性内而无纤芥于分外，此无为之至易也。无为而性命不全者，未之有也；性命全而非福者，理未闻也。故夫福者，即向之所谓全耳，非假物也，岂有寄鸿毛之重哉！率性而动，动不过分，天下之至易者也；举其自举，载其自载，天下之至轻者也。然知以无涯伤性，心以欲恶荡真，故乃释此无为之至易而行彼有为之至难，弃夫自举之至轻而取夫载彼之至重，此世之常患也。

祸重乎地 莫之知避

举其性内，则虽负万钧而不觉其重也；外物寄之，虽重不盈锱铢，有不胜任者矣。为内，福也，故福至轻；为外，祸也，故祸至重。祸至重而莫之知避，此世之大迷也。

己乎己乎 临人以德殆乎殆乎 画地而趋

夫画地而使人循之，其迹不可掩矣；有其己而临物，与物不冥矣。故大人不明我以耀彼而任彼之自明，不德我以临人而付人之自（得）〔德〕（三），故能弥贯万物而玄同彼我，泯然与天下为一而内外同福也。

迷阳迷阳 无伤吾行

迷阳，犹亡阳也。亡阳任独，不荡于外，则吾行全矣。天下皆全其吾，则凡称吾者莫不皆全也。

郢曲郢曲 无伤吾足

曲成其行，自足矣。

山木，自寇也；膏火，自煎也。桂可食，故伐之；漆可用，故割之。人皆知有用之用，而莫知无用之用也。

有用则与彼为功，无用则自全其生。夫割肌肤以为天下者，天下之所知也。使百姓不失其自全而彼我俱适者，恹然不觉妙之在身也。

《庄子·内篇·德充符第五》

鲁有兀者王骀，从之游者，与仲尼相若。

德充于内，（应）物〔应〕（一）于外，外内玄合，信若符命而遗其形骸

也。

弟子多少敌：孔子。

常季问于仲尼曰：「王骀，兀者也，从之游者，与夫子中分鲁。立不教，坐不议。虚而往，实而归。固有不言之教，无形而心成者邪？是何人也？」各自得而足也。

怪其残形而心乃充足也。夫心之全也，遗身形，忘五藏，忽然独往，而天下莫能离。

仲尼曰：「夫子，圣人也，丘也直后而未往耳！丘将以为师，而况不若丘者乎！奚假鲁国，丘将引天下而与从之。」

夫神全心具，则体与物冥。与物冥者，天下之所不能远，奚但一国而已哉！

常季曰：「彼兀者也，而王先生，其与庸亦远矣。若然者，其用心也独若之何？」仲尼曰：「死生亦大矣，而不得与之变；虽天地覆坠，亦将不与之遗；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，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。」

人虽日变，然死生之变，变之大者也。

彼与变俱，故死生不变于彼。

斯顺之也。

明性命之固当。

以化为命，而无乖迕。

不离至当之极。

常季曰：「何谓也？」仲尼曰：「自其异者视之，肝胆楚越也；自其同者视之，万物皆一也。夫若然者，且不知耳目之所宜，而游心乎德之和。物视其所一而未见其所丧，视丧其足犹遗土也。」

恬苦之性殊，则美恶之情背。

虽所美不同，而同有所美。各美其所美，则万物一美也；各是其所是，则天下一是也。夫因其所异而异之，则天下莫不异。而浩然大观者，官天地，府万物，知异之不足异，故因其所同而同之，则天下莫不皆同；又知同之不足有，故因其所无而无之，则是非美恶，莫不皆无矣。夫是我而非彼，美己而恶人，自中知以下，至于昆虫，莫不皆然。然此明乎我而不明乎彼者尔。若夫玄通混合之士，因天下以明天下。天下无曰我非也，即明天下之无非；无曰彼是也

，即明天下之无是。无是无非，混而为一，故能乘变任化，连物而不悞。

都忘宜，故无不任也。都任之而不得者，未之有也；无不得而不和者，亦未闻也。故放心于道德之闲，荡然无不当，而旷（三）然无不适也。

体夫极数之妙心，故能无物而不同，无物而不同，则死生变化，无往而非我矣。故生为我时，死为我顺；时为我聚，顺为我散。聚散虽异，而我皆我之，则生故我耳，未始有得；死亦我也，未始有丧。夫死生之变，犹以为一，既睹其一，则蜕（四）然无系，玄同彼我，以死生为寤寐，以形骸为逆旅，去生如脱屣，断足如遗土，吾未见足以纓菴其心也。

常季曰：「彼为己，以其知得其心，以其心得其常心。物何为最之哉？」
嫌王骀未能忘知而自存。

嫌未能遗心而自得。

夫得其常心，平往者也。嫌其不得平往而与物遇，故常使物就之。

仲尼曰：「人莫鉴于流水，而鉴于止水。唯止能止众止。受命于地，唯松柏独也正，在冬夏青青；受命于天，唯尧舜独也正，在万物之首。幸能正生，以正众生。夫保始之征，不惧之实，勇士一人，雄入于九军。将求名而能自要者，而犹若是，而况官天地、府万物、直寓六骸、象耳目、一知之所知，而心未尝死者乎！彼且择日而登假，人则从是也。彼且何肯以物为事乎！」

夫止水之致鉴者，非为止以求鉴也。故王骀之聚众，众自归之，岂引物使从己耶（四）！

动而为之，则不能居众物之止。

夫松柏特禀自然之锺（五）气，故能为众木之杰耳，非能为而得之也。

言特受自然之正气者至希也，下首则唯有松柏，上首则唯有圣人，故凡不正者皆来求正耳。若物皆有青全，则无贵于松柏；人各自正，则无羨于大圣而趣之。

幸自能正耳，非为正以正之。

非能遗名而无不任。

冥然无不体也。

所谓逆旅。

人用耳目，亦用耳目，非须耳目。

知与变化俱，则无往而不冥，此知之一者也。心与死生顺，则无时而非生，此心之未尝死也。

以不失会为择耳，斯人无择也，任其天行而时动者也。故假借之人，由此

而最之耳。

其恬漠故全也。

申徒嘉，兀者也，而与郑子产同师于伯昏无人。子产谓申徒嘉曰：「我先出则子止，子先出则我止。」其明日，又与合堂同席而坐。子产谓申徒嘉曰：「我先出则子止，子先出则我止。今我将出，子可以止乎？其未邪？且子见执政而不违，子齐执政乎？」

羞与刖者并行。

质而问之，欲使必不并己。

常以执政自多，故直云子齐执政，便谓足以明其不逊（一）。

申徒嘉曰：「先生之门固有执政焉如此哉？子而悦子之执政而后人者也。闻之：『鉴明则尘垢不止，止则不明也。久与贤人处则无过。』今子之所取大者，先生也，而犹出言若是，不亦过乎！」

此论德之处，非计位也。

笑其矜说在位，欲处物先。

事明师而鄙吝之心犹未去，乃真过也。

子产曰：「子既若是矣，犹与尧争善。计子之德，不足以自反邪？」

若是形残。

言不自顾省，而欲轻蔑在位，与有德者并。计子之德，故不足以补形残之过。

申徒嘉曰：「自状其过，以不当亡者众；不状其过，以不当存者寡。知无可奈何，而安之若命，唯有德者能之。游于羿之彀中。中央者，中地也；然而不中者，命也。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多矣，我怫然而怒，而适先生之所，则废然而反。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？吾之自寐邪？吾与夫子游十九年矣，而未尝知吾兀者也。今子与我游于形骸之内，而子索我于形骸之外，不亦过乎！」

多自陈其过状，以己为不当亡者众也。

羿，古之善射者。弓矢所及为彀中。夫利害相攻，则天下皆羿也。自不遗身忘知与物同波者，皆游于羿之彀中耳。虽张毅之出，单豹之处，犹未免于中地，则中与不中，唯在命耳。而区区者各有所遇，而不知（四）命之自尔。故免乎弓矢之害者，自以为巧，欣然多己，及至不免，则自恨其谬而志伤神辱

，斯未能达命之情者也。夫我之生也，非我之所生也，则一生之内，百年之中，其坐起行止，动静趣舍，情性知能，凡所有者，凡所无者，凡所为者，凡所遇者，皆非我也，理自尔耳。而横生休戚乎其中，斯又逆自然而失者也（五）。

皆不知命而有斯笑矣（六）。

见至人之知命遗形，故废向者之怒而复常。

不知先生洗我以善道故耶？我为能自反耶？斯自忘形而遗累矣（七）。

忘形故也。

形骸外矣，其德内也。今子与我德游耳，非与我形交也，而索我外好，岂不过哉！

子产蹴然改容更貌曰：「子无乃称！」

已悟则厌其多言也。

踵，频也。

鲁有兀者叔山无趾，踵见仲尼。仲尼曰：「子不谨，前既犯患若是矣。虽今来，何及矣！」

人之生也，理自生矣，直莫之为而任其自生，斯重其身而知务者也。若乃忘其自生，谨而矜之，斯轻用其身而不知务也，故五藏相攻于内而手足残伤于外也。

无趾曰：「吾唯不知务而轻用吾身，吾是以亡足。今吾来也，犹有尊足者存，吾是以务全之也。夫天无不覆，地无不载，吾以夫子为天地，安知夫子之犹若是也！」

去其矜谨，任其自生，斯务全也。

责其不谨，不及天地也。

孔子曰：「丘则陋矣！夫子胡不入乎？请讲以所闻。」

闻所闻而出，全其无为也。

无趾出。孔子曰：「弟子勉之！夫无趾，兀者也，犹务学以复补前行之恶，而况全德之人乎！」

全德者生便忘生。

无趾语老聃曰：「孔丘之于至人，其未邪？彼何苒苒以学子为？彼且以蕲以諛诡幻怪之名闻，不知至人之以是为己桎梏邪？」

怪其方复学于老聃。

夫无心者，人学亦学。然古之学者为己，今之学者为人，其弊也遂至乎为人之所为矣。夫师人以自得者，率其常然者也；舍己效人而逐物于外者，求乎非常之名者也。夫非常之名，乃常之所生（二）。故学者非为幻怪也，幻怪之生必由于学；礼者非为华藻也，而华藻之兴必由于礼。斯必然之理，至人之所无柰何，故以为己之桎梏也（三）。

老聃曰：「胡不直使彼以死生为一条，以可不可为一贯者，解其桎梏，其可乎？」

欲以直理冥之，冀其无迹。

无趾曰：「天刑之，安可解！」

今仲尼非不冥也。顾自然之理，行则影从，言则向随。夫顺物则名迹斯立，而顺物者非为名也。非为名则至矣，而终不免乎名，则孰能解之哉！故名者影向也，影向者形声之桎梏也。明斯理也，则名迹可遗；名迹可遗，则尚彼可绝；尚彼可绝，则性命可全矣。

鲁哀公问于仲尼曰：「卫有恶人焉，曰哀骀它。丈夫与之处者，思而不能去也；妇人见之，请于父母曰：『与为人妻，宁为夫子妾』者，十数而未止也。未尝有闻其唱者也，常和人而已矣。无君人之位以济乎人之死，无聚禄以望人之腹，又以恶骇天下，和而不唱，知不出乎四域，且而雌雄合乎前，是必有异乎人者也。寡人召而观之，果以恶骇天下。与寡人处，不至以月数，而寡人有意乎其为人也；不至乎期年，而寡人信之。国无宰，寡人传国焉。闷然而后应，泛然而若辞。寡人丑乎，卒授之国。无几何也，去寡人而行。寡人恤焉若有亡也，若无与乐是国也。是何人者也！」

恶，丑也。

明物不由权势而往。

明非求食而往。

明不以形美故往。

非招而致之。

不役思于分外。

夫才全者与物无害，故入兽不乱群，入鸟不乱行，而为万物之林藪。

未经月已觉其有远处。

委之以国政。

宠辱不足以惊其神。

人辞亦辞。

仲尼曰：「丘也尝使于楚矣，适见纯子食于其死母者。少焉眴若，皆弃之而走。不见己焉尔，不得类焉尔。所爱其母者，非爱其形也，爱使其形者也。战而死者，其人之葬也不以鬻资；刖者之屦，无为爱之。皆无其本矣。为天子之诸御：不翦爪，不穿耳；取妻者止于外，不得复使。形全犹足以为尔，而况全德之人乎！今哀骀它未言而信，无功而亲，使人授己国，唯恐其不受也，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。」

食乳也。

夫生者以才德为类，死而才德去矣，故生者以失类而走也。故含德之厚，（者）（二）比于赤子，无往而不为之赤子也，则天下莫之害，斯得类而明己故也。情苟类焉，则虽形不与同而物无害心；情类苟亡，（虽）则（虽）（三）形同母子而不足以固其志矣。

使形者，才德也。

鬻者，武所资也。战而死者无武也，鬻将安施！

所爱屦者，为足故耳。

鬻屦者以足武为本。

全其形也。

恐伤其形。

采择嫔御及燕尔新昏，本以形好为意者也。故形之全也，犹（六）以降至尊之情，回贞女之操也。

德全而物爱之，宜矣。

哀公曰：「何谓才全？」仲尼曰：「死生存亡、穷达贫富、贤与不肖、毁誉、饥渴寒暑，是事之变、命之行也。日夜相代乎前，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。故不足以滑和，不可入于灵府。使之和豫通，而不失于兑。使日夜无郅，而与物为春，是接而生时于心者也。是之谓才全。」

其理固当，不可逃也。故人之生也，非误生也；生之所有，非妄有也。天地虽大，万物虽多，然吾之所遇适在于是，则虽天地神明，国家圣贤，绝力至知而弗能违也。故凡所不遇，弗能遇也，其所遇，弗能不遇也；（凡）（二）所不为，弗能为也，其所为，弗能不为也；故付之而自当矣。

夫命行事变，不舍昼夜，推之不去，留之不停。故才全者，随所遇而任之。

夫始非知之所规，而故非情之所留。是以知命之必行，事之必变者，岂于终规始，在新恋故哉？虽有至知而弗能规也。逝者之往，吾柰之何哉！

苟知性命之固当，则虽死生穷达，千变万化，淡然自若而和理在身矣。

灵府者，精神之宅也。夫至足者，不以忧患经神，若皮外而过去。

苟使和性不滑，灵府闲豫，则虽涉乎至变，不失其兑然也。

泯然常任之。

群生之所赖也。

顺四时而俱化。

「何谓德不形？」曰：「平者，水停之盛也。其可以为法也，内保之而外不荡也。德者，成和之修也。德不形者，物不能离也。」

天下之平，莫盛于停水也。

无情至平，故天下取正焉。

事得以成，物得以和，谓之德也。

无事不成，无物不和，此德之不形也。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。

哀公异日以告闵子曰：「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，执民之纪而忧其死，吾自以为至通矣。今吾闻至人之言，恐吾无其实，轻用吾身而亡其国。吾与孔丘非君臣也，德友而已矣！」

闻德充之风者，虽复哀公，犹欲遗形骸，忘贵贱也。

闾跂支离无脤说卫灵公，灵公说之，而视全人：其脰肩肩。瓮瓮大癭说齐桓公，桓公说之，而视全人：其脰肩肩。故德有所长，而形有所忘。人不忘其所忘，而忘其所不忘，此所谓诚忘。

偏情一往（一），则丑者更好而好者更丑也。

其德长于顺物，则物忘其丑；长于逆物，则物忘其好。

生则爱之，死则弃之。故德者，世之所不忘也；形者，理之所不存也。故夫忘形者，非忘也；不忘形而忘德者，乃诚忘也。

故圣人有所游，而知为孽，约为胶，德为接，工为商。圣人不谋，恶用知？不斫，恶用胶？无丧，恶用德？不货，恶用商？四者，天鬻也。天鬻者，天食也。既受食于天，又恶用人！有人之形，无人之情。有人之形，故群于人

；无人之情，故是非不得于身。眇乎小哉，所以属于人也；瞽乎大哉，独成其天。

游于自得之场，放之而无不至者，才德全也。

此四者自然相生，其理已具。

自然已具，故圣人无所用其己也。

言自然而稟之。

既稟之自然，其理已足。则虽沈思以免难，或明戒以避祸，物无妄然，皆天地之会，至理所趣。必自思之，非我思也；必自不思，非我不思也。或思而免之，或思而不免，或不思而免之，或不思而不免。凡此皆非我也，又奚为哉？任之而自至也。

视其形貌若人。

类聚群分，自然之道。

无情，故付之于物也。

形貌若人。

无情，故浩然无不任。无不任者，有情之所未能也，故无情而独（三）成天也。

故德有所长，而形有所忘。人不忘其所忘，而忘其所不忘，此所谓诚忘。惠子谓庄子曰：「人故无情乎？」庄子曰：「然。」惠子曰：「人而无情，何以谓之人？」庄子曰：「道与之貌，天与之形，恶得不谓之人？」

人之生也，非情之所生也；生之所知，岂情之所知哉？故有情于为离旷而弗能也，然离旷以无情而聪明矣；有情于为贤圣而弗能也，然贤圣以无情而贤圣矣。岂直贤圣绝远而离旷难慕哉？虽下愚聋瞽及鸡鸣狗吠，岂有情于为之，亦终不能也。不问远之与近，虽去己一分，颜孔之际，终莫之得也。是以关之万物，反取诸身，耳目不能以易任成功，手足不能以代司致业。故婴儿之始生也，不以目求乳，不以耳向明，不以足操物，不以手求行。岂百骸无定司，形貌无素主，而专由情以制之哉！

惠子曰：「既谓之人，恶得无情？」

未解形貌之非情也。

庄子曰：「是非吾所谓情也。吾所谓无情者，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，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。」

以是非为情，则无是无非无好无恶者，虽有形貌，直是人耳，情将安寄！

任当而直前者，非情也。

止于当也。

惠子曰：「不益生，何以有其身？」

未明生之自生，理之自足。

庄子曰：「道与之貌，天与之形，无以好恶内伤其身。今子外乎子之神，劳乎子之精，倚树而吟，据槁梧而瞑。天选之形，子以坚白鸣。」

生理已自足于形貌之中，但任之则身存。

夫好恶之情，非所以益生，祇足以伤身，以其生之有分也

夫神不休于性分之内，则外矣；精不止于自生之极，则劳矣。故行则倚树而吟，坐则据梧而睡，言有情者之自困也。

言凡子所为，外神劳精，倚树据梧，且吟且睡，此世之所谓情也。而云天选，明夫情（一）者非情之所生，而况他哉！故虽万物万形，云为趣舍，皆在无情中来，又何用情于其闲哉！

《庄子·内篇·大宗师第六》

知天之所为，知人之所为者，至矣！知天之所为者，天而生也；知人之所为者，以其知之所知，以养其知之所不知，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，是知之盛也。

虽天地之大，万物之富，其所宗而师者无心也。

知天人之所为者，皆自然也；则内放其身而外冥于物，与众玄同，任之而无不至者也。

天者，自然之谓也。夫为为者不能为，而为自为耳；为知者不能知，而知自知耳。自知耳，不知也，不知也则知出于不知矣；自为耳，不为也，不为也则为出于不为矣。为出于不为，故以不为为主；知出于不知，故以不知为宗。是故真人遗知而知，不为而为，自然而生，坐忘而得，故知称绝而为名去也。

人之生也，形虽七尺而五常必具，故虽区区之身，乃举天地以奉之。故天地万物，凡所有者，不可一日而相无也。一物不具，则生者无由得生；一理不至，则天年无缘得终。然身之所有者，知或不知也；理之所存者，为或不为也。故知之所知者寡而身之所有者众，为之所为者少而理之所存者博，在上者莫能器之而求其备焉。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为不敢异，异则伪成矣，伪成而真不丧者，未之有也。或好知而不倦以困其百体，所好不过一枝而举根俱弊，斯以

其所知而害所不知也。若夫知之盛也，知人之所为者有分，故任而不（强）〔强〕也，知人之所知者有极，故用而不荡也。故所知不以无涯自困，则一体之中，知与不知，闇相与会而俱全矣，斯以其所知养所不知者也。

虽然，有患：夫知有所待而后当，其所待者特未定也。庸詎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？所谓人之非天乎？

虽知盛，未若遗知任天之无患也。

夫知者未能无可无不可，故必有待也。若乃任天而生者，则遇物而当也。有待则无定也。

我生有涯，天也；心欲益之，人也。然此人之所谓耳，物无非〔天也〕（一）。天也者，自然者也；人皆自然，则治乱成败，遇与不遇，非人为也，皆自然耳。

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。何谓真人？古之真人，不逆寡，不雄成，不谟士。若然者，过而弗悔，当而不自得也。若然者，登高不栗，入水不濡，入火不热，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。

有真人，而后天下之知皆得其真而不可乱也。

凡寡皆不逆，则所愿者众矣。

不恃其成而处物先。

纵心直前而群士自合，非谋谟以致之者也。

直自全当而无过耳，非以得失经心者也。

言夫知之登至于道者，若此之远也。理固自全，非畏死也。故真人陆行而非避濡也，远火而非逃热也，无过而非措当也。故虽不以热为热而未尝赴火，不以濡为濡而未尝蹈水，不以死为死而未尝丧生。故夫生者，岂生之而生哉，成者，岂成之而成哉！故任之而无不至者，真人也，岂有概意于所遇哉！

古之真人，其寝不梦，其觉无忧，其食不甘，其息深深。真人之息以踵，众人之息以喉。屈服者，其嗑言若哇。其奢欲深者，其天机浅。

无意想也。

当所遇而安也。

理当食耳。

乃在根本中来者也。

气不平畅。

深根宁极，然后反一无欲也。

古之真人，不知说生，不知恶死。其出不欣，其入不距。翛然而往，翛然而来而矣。不忘其所始，不求其所终。受而喜之，忘而复之。是之谓不以心损道，不以人助天，是之谓真人。

与化为体者也。

泰然而任之也。

寄之至理，故往来而不难也。

终始变化，皆忘之矣，岂直逆忘其生，而犹复探求死意也！

不问所受者何物，遇之而无不适也。

复之不由于识，乃至也。

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；感物而动，性之欲也。物之感人无穷，人之逐欲无节，则天理灭矣。真人知用心则背道，助天则伤生，故不为也。

若然者，其心忘，其容寂，其颀颀。凄然似秋，暖然似春，喜怒通四时，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。

所居而安为志。

虽行而无伤于静。

颀，大朴之貌。

杀物非为威也。

夫体道合变者，与寒暑同其温严，而未尝有心也。然有温严之貌，生杀之节，故寄名于喜怒也。

无心于物，故不夺物宜；无物不宜，故莫知其极。

故圣人之用兵也，亡国而不失人心。利泽施乎万世，不为爱人。故乐通物，非圣人也；有亲，非仁也；天时，非贤也；利害不通，非君子也；行名失己，非士也；亡身不真，非役人也。若狐不偕、务光、伯夷、叔齐、箕子、胥余、纪他、申徒狄，是役人之役，适人之适，而不自适其适者也。

因人心之所欲亡而亡之，故不失人心也。夫白日登天，六合俱照，非爱人而照之也。故圣人之在天下，暖焉若春阳之自和，故蒙（一）泽者不谢；凄乎若秋霜之自降，故凋落者不怨也。

夫圣人无乐也，直莫之塞而物自通。

至仁无亲，任理而自存。

时天者，未若忘时而自合之贤也。

不能一是非之涂而就利违害，则伤德而累当矣。

善为士者，遗名而自得，故名当其实而福应其身。

自失其性而矫以从物，受役多矣，安能役人乎！

斯皆舍己效（二）人，徇彼伤我者也。

古之真人，其状义而不朋，若不足而不承；与乎其觚而不坚也，张乎其虚而不华也；邴乎其似喜也，崔乎其不得已也，濔乎其进我色也，与乎止我德也，广乎其似世也，警乎其未可制也，连乎其似好闭也，悒乎忘其言也。以刑为体，以礼为翼，以知为时，以德为循。以刑为体者，绰乎其杀也；以礼为翼者，所以行于世也；以知为时者，不得已于事也；以德为循者，言其与有足者至于丘也，而人真以为勤行者也。故其好之也一，其弗好之也一。其一也一，其不一也一。其一与天为徒，其不一与人为徒，天与人不相胜也，是之谓真人。

与物同宜而非朋党。

冲虚无余，如不足也；下之而无不上，若不足而不承也。

常游于独而非固守。

旷然无怀，乃至于是实。

至人无喜，畅然和适，故似喜也。

动静行止，常居必然之极。

不以物伤己也。

无所趋也。

至人无厉，与世同行，故若厉也。

高放而自得。

绵邈深远，莫见其门。

不识不知而天机自发，故恍然也。

礼者，世之所以自行耳，非我制。

知者，时之动，非我唱。

德者，自彼所循，非我作。

任治之自杀，故虽杀而宽。

顺世之所行，故无不行。

夫高下相受，不可逆之流也；小大相群（四）。不得已之势也；旷然无情，群知之府也。承百流之会，居师人之极者，奚为哉？任时世之知，委必然之事，付之天下而已。

丘者，所以本也；以性言之，则性之本也。夫物各有足，足于本也。付群德之自循，斯与有足者至于本也，本至而理尽矣。

凡此皆自彼而成，成之不在己，则虽处万机之极，而常闲暇自适，忽然不觉事之经身，恍然不识言之在口。而人之大迷，真谓至人之为勤行者也。

常无心而顺彼，故好与不好，所善所恶，与彼无二也。

其一也，天徒也；其不一也，人徒也。夫真人同天人，均彼我，不以其一异乎不一。

无有而不一者，天也。

夫真人同天人，齐万致。万致不相非，天人不相胜，故旷然无不一，冥然无不在（五），而玄同彼我也。

死生，命也；其有夜旦之常，天也。人之有所不得与，皆物之情也。彼特以天为父，而身犹爱之，而况其卓乎！人特以有君为愈乎己，而身犹死之，而况其真乎！

其有昼夜之常，天之道也。故知死生者命之极，非妄然也，若夜旦耳，奚所系哉！

夫真人在昼得昼，在夜得夜。以死生为昼夜，岂有所不得！人之有所不得而忧娱在怀，皆物情耳，非理也。

卓者，独化之谓也。夫相因之功，莫若独化之至也。故人之所因者，天也；天之所生者，独化也。人皆以天为父，故昼夜之变，寒暑之节，犹不敢恶，随天安之。况乎卓尔独化，至于玄冥之境，又安得而不任之哉！既任之，则死生变化，惟命之从也。

夫真者，不假于物而自然也。夫自然之不可避，岂直君命而已哉！

泉涸，鱼相与处于陆，相响以湿，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于江湖。与其誉尧而非桀也，不如两忘而化其道。

与其不足而相爱，岂若有余而相忘！

夫非誉皆生于不足。故至足者，忘善恶，遗死生，与变化为一，旷然

夫藏舟于壑，藏山于泽，谓之固矣！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，昧者不知也。藏小大有宜，犹有所遁。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遁，是恒物之大情也。特犯人之形而犹喜之。若人之形者，万化而未始有极也，其为乐可胜计邪？故圣人将游于物之所不得遁而皆存。善夭善老，善始善终，人犹效之，而况万物之所系，而一化之所待乎！

夫形生老死，皆我也。故形为我载，生为我劳，老为我佚，死为我息，四者虽变，未始非我，我奚惜哉！

死与生，皆命也。无善则死，有善则生，不独善也。故若以吾生为善乎？则吾死亦善也。

方言死生变化之不可逃，故先举无逃之极，然后明之以必变之符，将任化而无系也。

夫无力之力，莫大于变化者也；故乃揭天地以趋新，负山岳以舍故。故不暂停，忽已涉新，则天地万物无时而不移也。世皆新矣，而自以为故；舟日易矣，而视之若旧；山日更矣，而视之若前。今交一臂而失之，皆在冥中去矣。故向者之我，非复今我也。我与今俱往，岂常守故哉（二）！而世莫之觉，横谓今之所遇可系而在，岂不昧哉！

无所藏而都任之，则与物无不冥，与化无不一。故无外无内，无死无生，体天地而合变化，索所遇而不得矣。此乃常存之大情，非一曲之小意。

人形乃（三）是万化之一遇耳，未足独喜也。无极之中，所遇者皆若人耳，岂特人形可喜而余物无乐耶！◎庆藩案文选贾长沙（鹏）〔鹏〕（四）鸟赋注引司马云：当复化而为无。释文阙。

本非人而化为人，化为人，失于故矣。失故而喜，喜所遇也。变化无穷，何所不遇！所遇而乐，乐岂有极乎！

夫圣人游于变化之涂，放于日新之流，万物万化，亦与之万化，化者无极，亦与之无极，谁得遇之哉！夫于生为亡而于死为存，则何时而非存哉！

此自均于百年之内，不善少而否老，未能体变化，齐死生也。然其平粹，犹足以师人也。

此玄同万物而与化为体，故其为天下之所宗也，不亦宜乎！

夫道，有情有信，无为无形；可传而不可受，可得而不可见；自本自根，未有天地，自古以固存；神鬼神帝，生天生地；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，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，先天地生而不为久，长于上古而不为老。𩇑韦氏得之，以挈天地；伏戏氏得之，以袭气母；维斗得之，终古不忒；日月得之，终古不息；堪坏得之，以袭昆仑；冯夷得之，以游大川；肩吾得之，以处大山；黄帝得之，以登云天；颛顼得之，以处玄宫；禺强得之，立乎北极；西王母得之，坐乎少广，莫知其始，莫知其终；彭祖得之，上及有虞，下及五伯；傅说得之，以相武丁，奄有天下，乘东维、骑箕尾而比于列星。

有无情之情，故无为也；有无常之信，故无形也。

古今传而宅之，莫能受而有之。

咸得自容，而莫见其状。

明无不待有而无也。

无也，岂能生神哉？不神鬼帝而鬼帝自神，斯乃不神之神也；不生天地而天地自生，斯乃不生之生也。故夫神（三）之果不足以神，而不神则神矣，功

何足有，事何足恃哉！

言道之无所不在也，故在高为无高，在深为无深，在久为无久，在老为无老，无所不在，而所在皆无也。且上下无不格者，不得以高卑称也；外内无不至者，不得以表里名也；与化俱移者，不得言久也；终始常无者，不可谓老也。

道，无能也。此言得之于道，乃所以明其自得耳。自得耳，道不能使之得也；我之未得，又不能为得也。然则凡得之者，外不资于道，内不由于己，掘然自得而独化也。夫生之难也，犹独化而自得之矣，既得其生，又何患于生之不得而为之哉！故夫（四）为生果不足以全生，以其生之不由于己为也，而为之则伤其真生也。

南伯子葵问乎女偶曰：「子之年长矣，而色若孺子，何也？」曰：「吾闻道矣。」

闻道则任其自生，故气色全也。

南伯子葵曰：「道可得学邪？」曰：「恶！恶可！子非其人也。夫卜梁倚有圣人之才而无圣人之道，我有圣人之道而无圣人之才。吾欲以教之，庶几其果为圣人乎？不然，以圣人之道告圣人之才，亦易矣。吾犹守而告之，三日而后能外天下；已外天下矣，吾又守之，七日而后能外物；已外物矣，吾又守之，九日而后能外生；已外生矣，而后能朝彻；朝彻而后能见独；见独而后能无古今；无古今，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。杀生者不死，生生者不生。其为物无不将也，无不迎也，无不毁也，无不成也。其名为撝宁。撝宁也者，撝而后成者也。」

外，犹遗也。

物者，朝夕所须，切己难忘。

都遗也。

遗生则不恶死，不恶死故所遇即安，豁然无滞，见机而作，斯朝彻也。

与独俱往。

夫系生故有死，恶死故有生。是以无系无恶，然后能无死无生。

任其自将，故无不将。

任其自迎，故无不迎。

任其自毁，故无不毁。

任其自成，故无不成。

夫与物冥者，物蒙亦蒙，而未始不宁也。

南伯子葵曰：「子独恶乎闻之？」曰：「闻诸副墨之子，副墨之子闻诸洛诵之孙，洛诵之孙闻之瞻明，瞻明闻之聂许，聂许闻之需役，需役闻之于讴，于讴闻之玄冥，玄冥闻之参寥，参寥闻之疑始。」

物萦而独不萦，则败矣。故萦而任之，则莫不曲成也（二）。

玄冥者，所以名无而非无也。

夫阶名以至无者，必得无于名表。故虽玄冥犹未极，而又推寄于参寥，亦是玄之又玄也。

夫自然之理，有积习而成者。盖阶近以至远，研粗以至精，故乃七重而后及无之名，九重而后疑无是始也。

子祀、子舆、子犁、子来四人相与语曰：「孰能以无为首，以生为脊，以死为尻；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，吾与之友矣！」四人相视而笑，莫逆于心，遂相与为友。俄而子舆有病，子祀往问之。曰：「伟哉，夫造物者将以予为此拘拘也。」曲偻发背，上有五管，颐隐于齐，肩高于顶，句赘指天，阴阳之气有沴，其心闲而无事，跣足而鉴于井，曰：「嗟乎！夫造物者又将以予为此拘拘也。」

沴，陵乱也。

不以为患。

夫任自然之变者，无嗟也，与物嗟耳。

子祀曰：「女恶之乎？」曰：「亡，予何恶！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，予因以求时夜；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为弹，予因以求鸩炙；浸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，以神为马，予因以乘之，岂更驾哉！且夫得者，时也；失者，顺也。安时而处顺，哀乐不能入也，此古之所谓县解也，而不能自解者，物有结之。且夫物不胜天久矣，吾又何恶焉！」

浸，渐也。夫体化合变，则无往而不因，无因而不可也。

当所遇之时，世谓之得。

时不暂停，顺往而去，世谓之失。

一不能自解，则众物共结之矣。故能解则无所不解，不解则无所而解也。

天不能无昼夜，我安能无死生而恶之哉！

俄而子来有病，喘喘然将死。其妻子环而泣之。子犁往问之，曰：「叱！避！无怛化！」倚其户与之语曰：「伟哉造化！又将奚以汝为？将奚以汝适

？以汝为鼠肝乎？以汝为虫臂乎？」

夫死生犹寤寐耳，于理当寐，不愿人惊之，将化而死亦宜，无为怛之也。

子来曰：「父母于子，东西南北，唯命之从。阴阳于人，不翅于父母。彼近吾死而我不听，我则悍矣，彼何罪焉？夫大块以载我以形，劳我以生，佚我以老，息我以死。故善吾生者，乃所以善吾死也。今大冶铸金，金踊跃曰：『我且必为镆铘！』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。今一犯人之形，而曰：『人耳人耳』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。今一以天地为大炉，以造化为大冶，恶乎往而不可哉！」成然寐，遽然觉。

自古或有能违父母之命者矣，未有能违阴阳之变而距昼夜之节者也。

死生犹昼夜耳，未足为远也。时当死，亦非所禁，而横有不听之心，适足悍逆于理以速其死。其死之速，由于我悍，非死之罪也。彼，谓死耳；在生，故以死为彼。

理常俱也。

人耳人耳，唯愿为人也。亦犹金之踊跃，世皆知金之不祥，而不能任其自化。夫变化之道，靡所不遇，今一遇人形，岂故为哉？生非故为，时自生耳。务而有之，不亦妄乎！

人皆知金之有系为不祥，故明己之无异于金，则所系之情可解，可解则无不可也。

寤寐自若，不以死生累心。

子桑户、孟子反、子琴张三人相与语曰：「孰能相与于无相与，相为无相为，孰能登天游雾，挠挑无极，相忘以生，无所终穷？」

夫体天地，冥变化者（一），虽手足异任，五藏殊官（二），未尝相与而百节同和，斯相与于无相与也；未尝相为而表里俱济，斯相为于无相为也。若乃役其心志以恤手足，运其股肱以营五藏，则相营愈笃而外内愈困矣。故以天下为一体者，无爱为于其间也。

无所不任。

忘其生，则无不忘矣，故能随变任化，俱无所穷竟。

三人相视而笑，莫逆于心，遂相与为友。

若然者岂友哉？盖寄明至亲而无爱念之近情也。

莫然有间，而子桑户死，未葬。孔子闻之，使子贡往侍事焉。或编曲，或

鼓琴，相和而歌曰：「嗟来桑户乎！嗟来桑户乎！而已反其真，而我犹为人猗！」子贡趋而进曰：「敢问临尸而歌，礼乎？」

人哭亦哭，俗内之迹也。齐死生，忘哀乐，临尸能歌，方外之至也。

二人相视而笑曰：「是恶知礼意！」

夫知礼意者，必游外以经内，守母以存子，称情而直往也。若乃矜乎名声，牵乎形制，则孝不任诚，慈不任实，父子兄弟，怀情相欺，岂礼之大意哉！

子贡反，以告孔子曰：「彼何人者邪？修行无有，而外其形骸，临尸而歌，颜色不变，无以命之。彼何人者邪？」孔子曰：「彼游方之外者也，而丘，游方之内者也。外内不相及，而丘使女往吊之，丘则陋矣！彼方且与造物者为人，而游乎天地之一气。彼以生为附赘县疣，以死为决病溃痈。夫若然者，又恶知死生先后之所在！假于异物，托于同体；忘其肝胆，遗其耳目；反复终始，不知端倪；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，逍遥乎无为之业。彼又恶能愤愤然为世俗之礼，以观众人之耳目哉！」子贡曰：「然则夫子何方之依？」

夫理有至极，外内相冥，未有极游外之致而不冥于内者也，未有能冥于内而不游于外者也。故圣人常游外以（宏）〔冥〕（二）内，无心以顺有，故虽终日（挥）〔见〕（三）形而神气无变，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。夫见形而不及神者，天下之常累也。是故睹其与群物并行，则莫能谓之遗物而离人矣；睹其体化而应务，则莫能谓之坐忘而自得矣。岂直谓圣人不然哉？乃必谓至理之无此。是故庄子将明流统之所宗以释天下之可悟，若直就称仲尼之如此，或者将据所见以排之，故超圣人之内迹，而寄方外于数子。宜忘其所寄以寻述作之大意，则夫游外（宏）〔冥〕内之道坦然自明，而庄子之书，故是涉俗盖世之谈矣。

夫吊者，方内之近事也，施之于方外则陋矣。

皆冥之，故无二也。

若疣之自县，赘之自附，此气之时聚，非所乐也。

若肤之自决，靡之自溃，此气之自散，非所惜也。

死生代谢，未始有极，与之俱往，则无往不可，故不知胜负之所在也。

假，因也。今死生聚散，变化无方，皆异物也。无异而不假，故所假虽异而共成一体也。

任之于五藏犹忘，何物足识哉！未始有识，故能放任于变化之涂，玄同于反复之波，而不知终始之所极（五）也。

理而冥往也。

所谓无为之业，非拱默而已；所谓尘垢之外，非伏于山林也。

其所以观示于众人者，皆其尘垢耳，非方外之冥物也。

子贡不闻性与天道，故见其所依而不见其所以依也。夫所以依者，不依也，世岂觉之哉！

孔子曰：「丘，天之戮民也。虽然，吾与汝共之。」

以方内为桎梏，明所贵在方外也。夫游外者依内，离人者合俗，故有天下者无以天下为也。是以遗物而后能入群，坐忘而后能应务，愈遗之，愈得之。苟居斯极，则虽欲释之而理固自来，斯乃天人之所不赦者也。

子贡曰：「敢问其方？」

虽为世所桎梏，但为与汝共之耳。明己恒自在外也。

孔子曰：「鱼相造乎水，人相造乎道。相造乎水者，穿池而养给；相造乎道者，无事而生定。故曰：鱼相忘乎江湖，人相忘乎道术。」

问所以游外而共内之意。

孔子曰：「鱼相造乎水，人相造乎道【一】。相造乎水者，穿池而养给；相造乎道者，无事而生定【二】。故曰，鱼相忘乎江湖，人相忘乎道术【三】。」

子贡曰：「敢问畸人？」

所造虽异，其于由无事以得事，自方外以共内，然后养给而生定，则莫不皆然也。俱不自知耳，故成无为也。

曰：「畸人者，畸于人而侔于天。故曰：天之小人，人之君子；人之君子，天之小人也。」

各自足而相忘者，天下莫不然也。至人常足，故常忘也。

问向之所谓方外而不耦于俗者，又安在也。

夫与内冥者，游于外也。独能游外以冥内，任万物之自然，使天性各足而帝王道成，斯乃畸于人而侔于天也。

以自然言之，则人无小大（一）；以人理言之，则侔于天者可谓君子矣。

颜回问仲尼曰：「孟孙才，其母死，哭泣无涕，中心不戚，居丧不哀。无是三者，以善处丧盖鲁国，固有无其实而得其名者乎？回壹怪之。」

鲁国观其礼，而颜回察其心。

仲尼曰：「夫孟孙氏尽之矣，进于知矣，唯简之而不得，夫已有所简矣。孟孙氏不知所以生，不知所以死。不知就先，不知就后。若化为物，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。且方将化，恶知不化哉？方将不化，恶知已化哉？吾特与汝，其梦未始觉者邪！且彼有骇形而无损心，有旦宅而无耗精。孟孙氏特觉，人哭亦哭，是自其所以乃。且也相与吾之耳矣，庸讎知吾所谓吾之非吾乎？且汝梦为鸟而厉乎天，梦为鱼而没于渊。不识今之言者，其觉者乎？其梦者乎？造适不及笑，献笑不及排，安排而去化，乃入于寥天一。」

尽死生之理，应内外之宜者，动而以天行，非知之匹也。

简择死生而不得其异，若春夏秋冬四时行耳。

已简而不得，故无不安，无不安，故不以生死概意而付之自化也。

所遇而安。

不违化也。

死生宛转，与化为一，犹乃忘其所知于当今，岂待所未知而豫忧者哉！

已化而生，焉知未生之时哉！未化而死，焉知已死之后哉！故无所避就，而与化俱往（二）也。

夫死生犹觉梦耳，今梦自以为觉，则无以明觉之非梦也；苟无以明觉之非梦，则亦无以明生之非死矣。死生觉梦，未知所在，当其所遇，无不自得，何为在此而忧彼哉！

变化为形之骇动耳，故不以死生损累其心。

以形骸之变为旦宅之日新耳，其情不以为死。

夫常觉者，无往而有逆也，故人哭亦哭，正自是其所宜也（四）。

夫死生变化，吾皆吾之。既皆是吾，吾何失哉！未始失吾，吾何忧哉（五）！无逆，故人哭亦哭；无忧，故哭而不哀。

靡所不吾也，故玄同外内，弥贯古今，与化日新，岂知吾之所在也！

言无往而不自得也。

梦之时自以为觉，则焉知今者之非梦耶，亦焉知其非觉耶？觉梦之化，无往而不可，则死生之变，无时而足惜也。

所造皆适，则忘适矣，故不及笑也。排者，推移之谓也。夫礼哭必哀，献笑必乐，哀乐存怀，则不能与适推移矣。今孟孙常适，故哭而不哀，与化俱往也。

安于推移而与化俱去，故乃入于寂寥而与天为一也。自此以上，至于子祀，其致一也。所执之丧异，故歌哭不同。

意而子见许由，许由曰：「尧何以资汝？」
资者，给济之谓也。

意而子曰「尧谓我：汝必躬服仁义而明言是非。」许由曰：「而奚来为轶？夫尧既已黥汝以仁义，而剿汝以是非矣。汝将何以游夫遥荡恣睢转徙之涂乎？」

言其将以刑教自亏残，而不能复游夫自得之场，无系之涂也。

意而子曰：「虽然，吾愿游于其藩。」
不敢复求涉中道也，且愿游其藩傍而已。

许由曰：「不然。夫盲者无以与乎眉目颜色之好，瞽者无以与乎青黄黼黻之观。」意而子曰：「夫无庄之失其美，据梁之失其力，黄帝之亡其知，皆在炉捶之间耳。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补我剿，使我乘成以随先生邪？」

言天下之物，未必皆自成也，自然之理，亦有须冶锻而为器者耳。故此之三人，亦皆闻道而后忘其所务也。此皆寄言，以遣云为之累耳。

夫率性（二）直往者，自然也；往而伤性，性伤而能改者，亦自然也。庸詎知我（三）之自然当不息黥补剿，而乘可成之道以随夫子耶？而欲弃而勿告，恐非造物之至也（四）。

许由曰：「噫！未可知也。我为汝言其大略：吾师乎！吾师乎！万物而不为义，泽及万世而不为仁，长于上古而不为老，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。此所游已！」

皆自尔耳，亦无爱为于其间也，安所寄其仁义！

日新也。

自然，故非巧也。

游于不为而师于无师也。

颜回曰：「回益矣。」

以损之为益也。

仲尼曰：「何谓也？」曰：「回忘礼乐矣！」曰：「可矣，犹未也。」

仁者，兼爱之迹；义者，成物之功。爱之非仁，仁迹行焉；成之非义，义

功见焉。存夫仁义，不足以知爱利之由无心，故忘之可也。但忘功迹，故犹未玄达也。

他日复见，曰：「回益矣。」曰：「何谓也？」曰：「回忘仁义矣。」曰：「可矣，犹未也。」

礼者，形体之用，乐者，乐生之具。忘其具，未若忘其所以具也。

他日复见，曰：「回益矣！」曰：「何谓也？」曰：「回坐忘矣。」仲尼蹴然曰：「何谓坐忘？」颜回曰：「堕肢体，黜聪明，离形去知，同于大通，此谓坐忘。」

无物不同，则未尝不适，未尝不适，何好何恶哉！

仲尼曰：「同则无好也，化则无常也。而果其贤乎！丘也请从而后也。」同于化者，唯化所适，故无常也。

子舆与子桑友。而霖雨十日，子舆曰：「子桑殆病矣！」裹饭而往食之。至子桑之门，则若歌若哭，鼓琴曰：「父邪！母邪！天乎！人乎！」有不任其声而趋举其诗焉。子舆入，曰：「子之歌诗，何故若是？」

此二人相为于无相为者也。今裹饭而相食者，乃任之天理而自尔耳，非相为而后往者也。

嫌其有情，所以趋出远理也。

曰：「吾思夫使我至此极者而弗得也。父母岂欲吾贫哉？天无私覆，地无私载，天地岂私贫我哉？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！然而至此极者，命也夫！」言物皆自然，无为之者也。

《庄子·内篇·应帝王第七》

啮缺问于王倪，四问而四不知。啮缺因跃而大喜，行以告蒲衣子。蒲衣子曰：「而乃今知之乎？有虞氏不及泰氏。有虞氏，其犹藏仁以要人，亦得人矣，而未始出于非人。泰氏，其卧徐徐，其觉于于。一以己为马，一以己为牛。其知情信，其德甚真，而未始入于非人。」

夫无心而任乎自化者，应为帝王也。

夫有虞氏之与泰氏，皆世事之迹耳，非所以迹者也。所以迹者，无迹也

，世孰名之哉！未之尝名，何胜负之有耶！然无迹者，乘群变，履万世，世有夷险，故迹有不及也。

夫以所好为是人，所恶为非人者，唯以是非为域者也。夫能出于非人之域者，必入于无非人之境矣，故无得无失，无可无不可，岂直藏仁而要人也！

夫如是，又奚是人非人之有哉！斯可谓出于非人之域。

任其自知，故情信。

任其自得，故无伪。

不入乎是非之域，所以绝于有虞之世。

肩吾见狂接舆。狂接舆曰：「日中始何以语女？」肩吾曰：「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经式义度，人孰敢不听而化诸！」狂接舆曰：「是欺德也。其于治天下也，犹涉海凿河，而使蚊负山也。夫圣人之治也，治外夫？正而后行，确乎能其事者而已矣。且鸟高飞以避矰弋之害，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，以避熏凿之患，而曾二虫之无知？」

以己制物，则物失其真。

夫寄当于万物，则无事而自成；以一身制天下，则功莫就而任不胜也。

全其性分之内而已。

各正性命之分也。

不为其所不能。

禽兽犹各有以自存，故帝王任之而不为，则自成也。

言汝曾不知（三）此二虫之各存而不待教乎！

天根游于殷阳，至蓼水之上，适遭无名人而问焉，曰：「请问为天下。」无名人曰：「去！汝鄙人也，何问之犹豫也！予方将与造物者为人，厌，则又乘夫莽眇之鸟，以出六极之外，而游无何有之乡，以处圹垠之野。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为？」

问为天下，则非起于大初，止于玄冥也。

任人之自为。

莽眇，群碎之谓耳。乘群碎，驰万物，故能出处常通，而无狭滞之地。

言皆放之自得之场，则不治而自治也。

又复问无名人曰：「汝游心于淡，合气于漠，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，而天下治矣。」

其任性而无所饰焉则淡矣。

漠然静于性而止。

任性自生，公也；心欲益之，私也；容私果不足以生生，而顺公乃全也。

阳子居见老聃，曰：「有人于此，向疾强梁，物彻疏明，学道不倦，如是者，可比明王乎？」老聃曰：「是于圣人也，胥易技系，劳形怵心者也。且也虎豹之文来田，猿狙之便来藉。如是者，可比明王乎？」阳子居蹴然曰：「敢问明王之治。」

言此功夫，容身不得，不足以比圣王。

此皆以其文章技能系累其身，非涉虚以御乎无方也。

老聃曰：「明王之治：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，化贷万物而民弗恃。有莫举名，使物自喜。立乎不测，而游于无有者也。」

天下若无明王，则莫能自得。令（一）之自得，实明王之功也。然功在无为而还任天下。天下皆得自任，故似非明王之功。

夫明王皆就足物性，故人人皆云我自尔，而莫知恃赖于明王。

虽有盖天下之功，而不举为己名，故物皆自以为得而喜。

居变化之涂，日新而无方者也。

与万物为体，则所游者虚也。不能冥物，则连物不暇，何暇游虚哉！

郑有神巫曰季咸，知人之死生存亡、祸福寿夭，期以岁月旬日若神。郑人见之，皆弃而走。列子见之而心醉，归，以告壶子，曰：「始吾以夫子之道为至矣，则又有至焉者矣。」

不意自闻死日也。

谓季咸之至又过于夫子。

壶子曰：「吾与汝既其文，未既其实。而固得道与？众雌而无雄，而又奚卵焉！而以道与世亢，必信，夫故使人得而相汝。尝试与来，以予示之。」

言列子之未怀道也。

未怀道则有心，有心而亢其一方，以必信于世，故可得而相之。

明日，列子与之见壶子。出而谓列子曰：「嘻！子之先生死矣！弗活矣！不以旬数矣！吾见怪焉，见湿灰焉。」列子入，泣涕沾襟以告壶子。壶子曰：「乡吾示之以地文，萌乎不震不止，是殆见吾杜德机也。尝又与来。」

萌然不动，亦不自正，与枯木同其不华，湿灰均于寂魄，此乃至人无感之时也。夫至人，其动也天，其静也地，其行也水流，其止也渊默。渊默之与水

流，天行之与地止，其于不为而自尔，一也。今季咸见其尸居而坐忘，即谓之将死；睹其神动而天随，因谓之有生。诚〔能〕（三）应不以心而理自玄符，与变化升降而以世为量，然后足为物主而顺时无极，故非相者所测耳。此应帝王之大意也。

德机不发曰杜。

明日，又与之见壶子。出而谓列子曰：「幸矣！子之先生遇我也，有瘳矣！全然有生矣！吾见其杜权矣！」列子入，以告壶子。壶子曰：「乡吾示之以天壤，名实不入，而机发于踵。是殆见吾善者机也。尝又与来。」

权，机也。今乃自觉昨日之所见，见其杜权，故谓之将死也。

天壤之中，覆载之功见矣。比之地文，不犹（卵）〔外〕（一）乎！此应感之容也。

任自然而覆载，则天机玄应，而名利之饰皆为弃物也。

常在极上起。

机发而善于彼，彼乃见之。

明日，又与之见壶子。出而谓列子曰：「子之先生不齐，吾无得而相焉。试齐，且复相之。」列子入，以告壶子。壶子曰：「吾乡示之以太冲莫胜，是殆见吾衡气机也。觊桓之审为渊，止水之审为渊，流水之审为渊。渊有九名，此处三焉。尝又与来。」

居太冲之极，浩然泊心而玄同万方，故胜负莫得厝（一）其间也。

无往不平，混然一之。以管窥天者，莫见其涯，故似不齐。

渊者，静默之谓耳。夫水常无心，委顺外物，故虽流之与止，觊桓之与龙跃，常渊然自若，未始失其静默也。夫至人用之则行，舍之则止，行止虽异而玄默一焉，故略举三异以明之。虽波流九变，治乱纷如，居其极者，常淡然自得，泊乎忘为也。

明日，又与之见壶子。立未定，自失而走。壶子曰：「追之！」列子追之不及。反，以报壶子曰：「已灭矣，已失矣，吾弗及已。」壶子曰：「乡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。吾与之虚而委蛇，不知其谁何，因以为弟靡，因以为波流，故逃也。」

虽变化无常，而常深根冥极也。

无心而随物化。

（汎）〔泛〕然无所系也。

变化颓靡，世事波流，无往而不因也。夫至人一耳，然应世变而时动，故相者无所措其目，自失而走。此明应帝王者无方也。

然后列子自以为未始学而归。三年不出，为其妻爨，食豕如食人，于事无与亲。雕琢复朴，块然独以其形立。纷而封哉，一以是终。

忘贵贱也。

唯所遇耳。

去华取实。

外饰去也。

虽动而真不散也。

使物各自终。

无为名尸，无为谋府，无为事任，无为知主。体尽无穷，而游无朕。尽其所受乎天，而无见得，亦虚而已！至人之用心若镜，不将不迎，应而不藏，故能胜物而不伤。

因物则物各自当其名也。

使物各自谋也。

付物使各自任。

无心则物各自主其知也。

因天下之自为，故驰万物而无穷也。

任物，故无迹。

足则止也。

见得则不知止。

不虚则不能任群实。

鉴物而无情。

来即应，去即止。

物来乃（三）鉴，鉴不以心，故虽天下之广（四），而无劳神之累。

南海之帝为儵，北海之帝为忽，中央之帝为浑沌。儵与忽时相下遇于浑沌之地，浑沌待之甚善。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，曰：「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，尝试凿之。」日凿一窍，七日而浑沌死。

为者败之。

向秀、郭象着《庄子注》

《庄子·内篇·逍遥游第一》

夫小大虽殊，而放于自得之场，则物任其性，事称其能，各当其分，逍遥一也，岂容胜负于其间哉！

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。鲲之大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化而为鸟，其名为鹏。

鹏鲲之实，吾所未详也。夫庄子之大意，在乎逍遥游放，无为而自得，故极小大之致，以明性分之适。达观之士，宜要其会归而遗其所寄，不足事事曲与生说。自不害其弘旨，皆可略知耳。

鹏之背，不知其几千里也；怒而飞，其翼若垂天之云。是鸟也，海运则将徙于南冥。南冥者，天池也。

非冥海不足以运其身，非九万里不足以负其翼。此岂好奇哉？直以大物必自生于大处，大处亦必自生此大物，理固自然，不患其失，又何处心于其间哉。

齐谐者，志怪者也。谐之言曰：「鹏之徙于南冥也，水击三千里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，

夫翼大则难举，故搏扶摇而后能上，九万里乃足自胜耳。既有斯翼，岂得决然而起，数仞而下哉！此皆不得不然，非乐然也。

去以六月息者也。」

夫大鸟一去半岁，至天池而息；小鸟一飞半朝，抢榆枋而止。此比所能则有闲矣，其于适性一也。

野马也，尘埃也，生物之以息相吹也。

此皆鹏之所凭以飞者耳。野马者，游气也。

天之苍苍，其正色邪？其远而无所至极邪？其视下也，亦若是则已矣。

今观天之苍苍，竟未知便是天之正色邪，天知为远而无极邪。鹏之自上以视地，亦若人之自是天。则止而图南矣，言鹏不知道里之远近，趣足以自胜而逝。

且夫水之积也不厚，则负大舟也无力。覆杯水于坳堂之上，则芥为之舟；置杯焉则胶，水浅而舟大也。

此皆明鹏之所以高飞者，翼大故耳。夫质小者所资不待大，则质大者所用

不得小矣。故理有至分，物有定极，各足称事，其济一也。若乃失乎忘生之（主）【生】而营生于至当之外，事不任力，动不称情，则虽垂天之翼不能无穷，决起之飞不能无困矣。

风之积也不厚，则其负大翼也无力。故九万里，则风斯在下矣，而后乃今培风；背负责天而草之夭阏者，而后乃今将图南。

夫所以乃今将图南者，非其好高而慕远也，风不积则夭阏不通故耳。此大鹏之逍遥也。

蜩与学鸠笑之曰：『我决起而飞，枪榆枋而止，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，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？』

苟足于其性，则虽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，小鸟无羨于天池，而荣愿有余矣。故小大虽殊，逍遥一也。

适莽苍者，三飡而反，腹犹果然；适百里者，宿舂粮；适千里者，三月聚粮。

所适弥远，则聚粮弥多，故其翼弥大，则积气弥厚也。

之二虫又何知！

二虫，谓鹏虾也。对大于小，所以均异趣也。夫趣之所以异，岂知异而异哉？皆不知所以然而自然耳。自然耳，不为也。此逍遥之大意。

小知不及大知，小年不及大年。

物各有性，性各有极，皆如年知，岂跂尚之所及哉！自此已下至于列子，历举年知之大小，各信其方，未有足以相倾者也。然后统以无待之人，遗彼忘我，冥此群异，异方同得而我无功名，是故统小大者，无小无大者也；苟有乎大小，则虽有大鹏之与斥鴳，宰官之与御风，同为累物耳。其死生者，无死无生者也；苟有乎死生，则虽大椿之与蟪蛄，彭祖之与朝菌，均于短折耳。故游于无小无大者，无穷者也；冥乎不死不生者，无极者也。若夫逍遥而系于有方，则虽放之使游而有所穷矣，未能无待也。

奚以知其然也？朝菌不知晦朔，蛇蚺不知春秋，此小年也。楚之南有冥灵者，以五百岁为春，五百岁为秋；上古有大椿者，以八千岁为春，八千岁为秋。此大年也。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，众人匹之，不亦悲乎！

夫年知不相及若此之悬也，比于众人之所悲，亦可悲矣。而众人未尝悲此者，以其性各有极也。苟知其极，则毫分不可相跂，天下又何所悲乎哉！夫物未尝以大欲小，而必以小羨大，故举小大之殊各有定分，非羨欲所及，则羨欲之累可以绝矣。夫悲生于累，累绝于悲去，悲去而性命不安者，未之有也。

汤之问棘也是已。

汤之问棘，亦云物各有极，任之则条畅，故庄子以所问为是也。

穷发之北有冥海者，天池也。有鱼焉，其广数千里，未有知其修者，其名为鲲。有鸟焉，其名为鹏，背若泰山，翼若垂天之云，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，绝云气，负青天，然后图南，且适南冥也。斥鴳笑之曰：『彼且奚适也？我腾跃而上，不过数仞而下，翱翔蓬蒿之间，此亦飞之至也。而彼且奚适也？』此小大之辩也。

各以得性为至，自尽为极也。向言二虫殊异，故所至不同，或翱翔天池，或毕至榆枋，则各称体而足，不知所以然也。今言小大之辩，各有自然之素，记非跂慕之所及，亦各安其天性，不悲所以异，故再出之。

故夫知效一官，行比一乡，德合一君，而征一国者，其自视也亦若此矣。亦犹鸟之自得于一方也。

而宋荣子犹然笑之。

未能齐，故有笑。

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，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，
审自得也。

定乎内外之分，

内我而外物。

辩乎荣辱之竟，

荣己而辱人。

斯已矣。

亦不能复过此。

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。

足于身。故闲于世也。

虽然，犹有未树也。

为能自是耳，未能无所不可也。

夫列子御风而行，泠然善也。

泠然，轻妙之貌。

旬有五日而后反。

苟有待焉，则虽御风而行耳，不能以一时而周也。

彼于致福者，未数数然也。

自然御风行耳，非数数然求知也。

此虽免乎行，犹有所待者也。

非风则不得行，斯必有待也。唯无所不成者无待耳。

若夫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气之辩，以游无穷者，彼且恶乎待哉！

天地者，万物之总名也。天地以万物为体，而万物必以自然为正。自然者

，不为而自然者也。故大鹏之能高，斥鴳之能下，桩木之能长，朝菌之能短，凡此皆自然之所能，非为之所能也。不为而自能，所以为正也。故乘天地之正者，即是顺万物之性也；御六气之辩者，即是游变化之途也；如斯以往，则何往之有穷哉！所御斯乘，又将恶乎待哉！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逍遥也。苟有待焉，则虽列子之轻妙，犹不能以无风而行，故必得其所待，然后逍遥耳，而况大鹏乎！夫唯与物冥而循大变者，为能无待而常通，岂【独】自通而已哉！又顺有待者，使不失其所待，所待不失，则同于大通矣。故有待无待，无所不能齐也；至于各安其性，天机自张，受而不知，则无所不能殊也。夫无待犹不足以殊有待，况有待者之巨细乎！

故曰，至人无己，

无己，故顺物，顺物而至矣。

神人无功，

夫物未尝有谢生于自然者，而必欣赖于针石，故理至则迹灭矣。今顺而不助，与至理为一，故无功

圣人无名。

圣人者，物得性之名耳，为足以名其所以得也。

尧让天下于许由曰：「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，其于光也，不亦难乎！时雨降矣而犹浸灌，其于泽也，不亦劳乎！夫子立而天下治，而我犹尸之，吾自视缺然，请致天下。」许由曰：「子治天下，天下既已治也。

夫能令天下治，不治天下者也。故尧以不治治之，非治之而治者也。今许由方明既治则无所待之，而治实由尧，故有「子治」之言，宜忘言以寻其所况。而或者遂云治之而治者尧也，不治而尧得以治者许由也，斯失之远矣。夫治之由乎不治，为之出乎无为也，取于尧而足，岂借之许由哉！若谓拱默乎山林之中，而后得称无为者，此庄老之谈所以见弃于当涂，【当涂】者自必于有为之域而不反者，斯之由也。

而我犹代子，吾将为名乎？名者实之宾也。吾将为宾乎？

夫自任者对物，而顺物者与物无对，故尧无对于天下，而许由与稷契为匹矣。何以言其然邪？夫与物冥者，故群物之所不能离也。是以无心玄应唯感之从，泛乎若不系之舟，东西之非己也，故无行而不与百姓共者，亦无往不为天下之君矣。以此为君，若天下自高，实君之德也。若独亢然立乎高山之顶，非夫人之有情于自守，守一加之偏尚，何得专此！此故俗中之一物，而为尧之外臣耳。若以外臣代乎内主，斯有为君之名而无任君之实也。

鷦鷯巢于深林，不过一枝；偃鼠饮河，不过满腹。

性各有极，苟足其极，则余天下之财也。

归休乎君，予无所用天下为！

君之无用，而尧独有之。明夫怀豁者无方，故天下乐推而不厌。

庖人虽不治庖，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。」

庖人尸祝，各安其所司；鸟兽万物，各足于所受；帝尧许由，各静其所遇；此乃天下之至实也。各得其实，又何所为乎哉？自得而已矣。故尧许之行虽异，其于逍遥一也。

肩吾问于连叔曰：『吾闻言于接舆，大而无当，往而不反。吾惊怖其言，犹河汉而无极也；大有径庭，不近人情焉。』连叔曰：『其言谓何哉？』曰：『藐姑射之山，有神人居焉，兀肤若冰雪，淖约若处子。

此皆寄言耳。夫神人即今所谓圣人也。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，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，世岂识之哉！徒见其戴黄屋，佩玉玺，便谓足以纓紱其心矣；见其历山川，同民事，便谓足以憔悴其神矣。岂知至至者之不亏哉！今言王德之人，而寄之此山，将明世所无由识，故乃托之于绝垠之外，而推之于视听之表耳。处子者，不以外伤内。

不食五谷，吸风饮露。

俱食五谷而独为神人，明神人者非五谷所为，而特禀自然之妙气。

乘云气，御飞龙，而游乎四海之外。其神凝，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。吾以是狂而不信也。』

夫体神居灵而穷理极妙者，虽静默闲堂之里，而玄同四海之表，故乘两仪而御六弃，同人群而驱万物。苟无物而不顺，则浮云斯乘矣；无形而不载，则飞龙斯御矣。遗身而自得，虽淡然而不待，坐忘行忘，忘而为之，故行若曳枯木，止若聚死灰，事以云其神凝也。其神凝，则不凝者自得矣。世皆齐其所见而断之，岂尝信此哉！

连叔曰：『然。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，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。岂唯形骸有聋盲哉？夫知亦有之。

不之至言之极妙，而以为狂而不信，此知之聋盲也。

是其言也，犹时女也。

谓此接舆之所言者，自然为物所求，办知之聋盲者为无此理。

之人也，之德也，将磅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，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！

夫圣人之心，极两仪之至会，穷万物之妙数。故能体化合变。无往不可，磅礴万物，无物不然。世以乱故求我，我无心也。我苟无心，亦何为不应世哉！然体玄而极妙者，其所以会通万物之性，而陶铸天下之化，以成尧舜之名者，常以不为为之耳。孰弊弊焉劳神苦思，以事为事，然后能乎！

之人也，物莫之伤，

夫安于所伤，则伤不能伤；伤不能伤，而物亦不伤之也。

大浸稽天而不溺，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。

无往而不安，则所在皆适，死生无变于己，况溺热之间哉！故至人之不婴乎祸难，非避之也，推理直前而自然与吉会。

是其尘垢秕糠，将犹陶铸尧舜者也，孰肯以物为事！

尧舜者，世事之名耳；为名者，非名也。故夫尧舜者，岂直尧舜而已哉？必有神人之实焉。今所称尧舜者，徒名其尘垢秕糠耳。

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，越人断发文身，无所用之。尧治天下之民，平海内之政，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，汾水之阳，窅然丧其天下焉。』

夫尧之无用天下为，亦犹越人之无所用章甫耳。然遗天下者，固天下之所宗。天下虽宗尧，而尧未尝有天下也，故窅然丧之，而尝游心于绝冥之境，虽寄坐万物之上，而未始不逍遥也。四子者，盖寄言以明尧之不一于尧耳。夫尧实冥矣，其迹则尧也。自迹观冥，内外异域，未足怪也。世徒见尧之为尧，岂识其冥哉！

惠子谓庄子曰：『魏王贻我大瓠之种，我树之成而实五石，以盛水浆，其坚不能自举也。剖之以为瓢，则瓠落无所容。非不呶然大也，吾为其无用而掊之。』庄子曰：『夫子固拙于用大矣。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，世世以洴澼絖为事。

其药能令手不拘坼，故常漂絮于水中也。

客闻之，请买其方百金。聚族而谋曰：『我世世为洴澼絖，不过数金；今一朝而鬻技百金，请与之。』客得之以说吴王。越有难，吴王使之将，冬与越人水战，大败越人，裂地而封之。能不龟手，一也；或以封，或不免于洴澼絖，则所用之异也。今子有五石之瓠，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，而忧其瓠落无所容？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！』

蓬，非直达者也。此章言物各有宜，苟得其宜，安往而不逍遥也。

惠子谓庄子曰：『吾有大树，人谓之樗。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，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，立之涂，匠者不顾。今子之言，大而无用，众所同去也。』庄子曰：『子独不见狸狌乎？卑身而伏，以候敖者；东西跳梁，不辟高下；中于机辟死于罔罟。今夫斄牛，其大若垂天之云。此能为大矣，而不能执鼠。今子有大树，患其无用，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，广莫之野，彷徨乎无为其侧，逍遥乎寝卧其下。不夭斤斧，物无害者，无所可用，安所困若哉！』

夫大小之物，苟失其极，则利害之理均；用得其所，则物皆逍遥也。

南郭子綦隐机而坐，仰天而嘘，荅焉似丧其耦。颜成子游立侍乎前，曰：「何居乎？形固可使如槁木，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？今之隐机者，非昔之隐机者也？」

夫自是而非彼，美己而恶人，物莫不皆然。然，故是非虽异而彼我均也。

同天人，均彼我，故外无与为欢，而荅焉解（一）体，若失其配匹。

死灰槁木，取其寂莫（三）无情耳。夫任自然而忘是非者，其体中独任天真而已，又何所有哉！故止若立枯木，动若运槁枝，坐若死灰，行若游尘。动止之容，吾所不能一也；其于无心而自得（四），吾所不能二也（五）。

子游尝见隐机者，而未有（六）若子綦也。

吾丧我，我自忘矣；我自忘矣，天下有何物足识哉！故都忘外内，然后超然俱得。

子綦曰：「偃，不亦善乎而问之也！今者吾丧我，汝知之乎？汝闻人籁而未闻地籁，汝闻地籁而不闻天籁夫！」

籁，箫也。夫箫管参差，宫商异律，故有短长高下万殊之声。声虽万殊，而所禀之度一也，然则优劣无所错其闲矣。况之风物，异音同是，而咸自取焉，则天地之籁见矣。

子游曰：「敢问其方。」子綦曰：「夫大块噫气，其名为风。是唯无作，作则万窍怒呿。而独不闻之蓁蓁乎？」

大块者，无物也。夫噫气者，岂有物哉？气块然而自噫耳。物之生也，莫不块然而自生，则块然之体大矣，故遂以大块为名。

山林之畏佳，大木而围之窍穴，似鼻，似口，似耳，似笄，似圈，似臼，似洼者，似污者。激者、謫者、叱者、吸者、叫者、謦者、突者，咬者，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，泠风则小和，飘风则大和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。而独不见之调调，之刁刁乎？」

言风唯无作，作则万窍皆怒动而为声也。

长风之声。

大风之所扇动也。

此略举众窍之所似。

此略举（异）〔众〕（八）窍之声殊。

夫声之宫商虽千变万化，唱和大小，莫不称其所受而各当其分。

济，止也。烈风作则众窍实，及其止则众窍虚。虚实虽异，其于各得则同

调调（刁刁）〔刀刀〕，动摇貌也。言物声既异，而形之动摇亦又不同也。动虽不同，其得齐一耳，岂调调独是而（刁刁）〔刀刀〕独非乎！

子游曰：「地籁则众窍是已，人籁遇比竹是已，敢问天籁。」子綦曰：「夫天籁者，吹万不同，而使其自己也。咸其自取，怒者其谁邪？」

此天籁也。夫天籁者，岂复别有一物哉？即众窍比竹之属，接乎有生之类，会而共成一天耳。无既无矣，则不能生有；有之未生，又不能为生。然则生生者谁哉？块然而自生耳。自生耳，非我生也。我既不能生物，物亦不能生我，则我自然矣。自己而然，则谓之天然。天然耳，非为也，故以天言之。（以天言之）（一）所以明其自然也，岂苍苍之谓哉！而或者谓天籁役物使从己也。夫天且不能自有，况能有物哉！故天者，万物之总名也，莫适为天，谁主役物乎？故物各自生而无所出焉，此天道也。

物皆自得之耳，谁主怒之使然哉！此重明天籁也。

大知闲闲，小知闲闲。大言炎炎，小言詹詹。其寐也魂交，其觉也形开。与接为构，日以心斗。缦者、窖者、密者。小恐惴惴，大恐缦缦。其发若机括，其司是非之谓也；其留如诅盟，其守胜之谓也；其杀若秋冬，以言其日消也；其溺之所为之，不可使复之也；其厌也如缄，以言其老洩也；近死之心，莫使复阳也。喜怒哀乐，虑叹变愁，姚佚启态，乐出虚，蒸成菌。日夜相代乎前，而莫知其所萌。已乎，已乎！旦暮得此，其所由以生乎！

此盖知之不同。

此盖言语之异。

此盖寤寐之异。

此盖交接之异。

此盖恐悸之异。

此盖动止之异。

其衰杀日消有如此者。

其溺而遂往有如此者。

其厌没于欲，老而愈洩，有如此者。

其利害轻祸，阴结遂志，有如此者。

此盖性情之异者。

此盖事变之异也。自此以上，略举天籁之无方；自此以下，明无方之自然也。物各自然，不知所以然而然，则形虽弥异，其（五）然弥同也。

日夜相代，代故以新也。夫天地万物，变化日新，与时俱往，何物萌之哉？自然而然耳。

言其自生。

非彼无我，非我无所取。是亦近矣，而不知所为使。若有真宰，而特不得其朕。可行己信，而不见其形，有情而无形。

彼，自然也。自然生我，我自然生。故自然者，即我之自然，岂远之哉！

凡物云云，皆自尔耳，非相为使也，故任之而理自至矣。

万物万情，趣舍不同，若有（一）真宰使之然也。起索真宰之朕迹，而亦终不得，则明物皆自然，无使物然也。

今夫行者，信己可得行也。

不见所以得行之形。

情当其物，故形不别见也。

面骸、九窍、六藏、赅而存焉，吾谁与为亲？汝皆说之乎？其有私焉？如是皆有为臣妾乎？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？其递相为君臣乎，其有真君存焉！如求得其情与不得，无益损乎其真。

付之自然，而莫不皆存也。

直自（二）存耳。

皆说之，则是有所私也。有私则不能赅而存矣，故不说而自存，不为而自生也。

若皆私之，则志过其分，上下相冒，而莫为臣妾矣。臣妾之才，而不安臣妾之任，则失矣。故知君臣上下，手足外内，乃天理自然，岂真人之所为哉！

夫臣妾但各当其分耳，未为不足以相治也。相治者，若手足耳目，四肢百体，各有所司而更相御用也。

夫时之所贤者为君，才不应世者为臣。若天之自高，地之自卑，首自在上，足自居下，岂有递哉！虽无错于当而必自当也。

任之而自尔，则非伪也。

凡得真性，用其自为者，虽复皁隶，犹不顾毁誉而自安其业。故知与不知，皆自若也。若乃开希幸之路，以下冒上，物丧其真，人忘其本，则毁誉之间，俯仰失错也。

一受其成形，不亡以待尽。与物相刃相靡，其行进如驰，而莫之能止，不亦悲乎！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，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，可不哀邪！人谓之

不死，奚益！其形化，其心与之然，可不谓大哀乎？人之生也，固若是芒乎？其我独芒，而人亦有不芒者乎？

言性各有分，故知者守知以待终，而愚者抱愚以至死，岂有能中易其性者也！

群品云云，逆顺相交，各信其偏见而恣其所行，莫能自反。此（皆）（比）（三）众人之所悲者，亦可悲矣。而众人未尝以此为悲者，性然故也。物各性然，又何物足悲哉！

夫物情无极，知足者鲜。故得（止）（此）（四）不止，复逐于彼。皆疲役终身，未厌其志，死而后已。故其成功者无时可见也。

凡物各以所好役其形骸，至于疲困荼然。不知所以好此之归趣云何也！

言其实与死同。

言其心形并驰，困而不反，比于凡人所哀，则此真哀之大也。然凡人未尝以此为哀，则凡所哀者，不足哀也。

凡此上事，皆不知其所以然而然，故曰芒也。今未知者皆不知所以知而自知矣，生者（皆）（六）不知所以生而自生矣。万物虽异，至于生不由知，则未有不同者也，故天下莫不芒也。

夫随其成心而师之，谁独且无师乎？奚必知代而自取者有之？愚者与有焉！未成乎心而有是非，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。是以无有为有。无有为有，虽有神禹且不能知，吾独且奈何哉！

夫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，谓之成心。人自师其成心，则人各自有师矣。人各自有师，故付之而自当。

夫以成代不成，非知也，心自得耳。故愚者亦师其成心，未肯用其所谓短而舍其所谓长者也。

今日适越，昨日何由至哉？未成乎心，是非何由生哉？明夫是非者，群品之所不能无，故至人两顺之。

理无是非，而惑者以为有，此以无有为有也。惑心已成，虽圣人不能解，故付之自若而不强知也。

夫言非吹也，言者有言。其所言者特未定也。果有言邪？其未尝有言邪？其以为异于𦵿音，亦有辩乎？其无辩乎？

各有所说，故异于吹。

我以为是而彼以为非，彼之所是，我又非之，故未定也。未定也者，由彼我之情偏。

以为有言邪？然未足以有所定。

以为无言邪？则据己已有言。

夫言与默音，其致一也，有辩无辩，诚未可定也。天下之情不必同而所言不能异，故是非纷纭，莫知所定。

道恶乎隐而有真伪？言恶乎隐而有是非？道恶乎往而不存？言恶乎存而不可？道隐于小成，言隐于荣华。故有儒墨之是非，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。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，则莫若以明。

道焉不在！言何隐蔽而有真伪，是非之名纷然而起？

皆存。

皆可。

夫小成荣华，自隐于道，而道不可隐。则真伪是非者，行于荣华而止于实当，见于小成而灭于大全也。

儒墨更相是非，而天下皆儒墨也。故百家并起，各私所见，而未始出其方也。

夫有是有非者，儒墨之所是也；无是无非者，儒墨之所非也。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非儒墨之所是者，乃欲明无是无非也。欲明无是无非，则莫若还以儒墨反复相明。反复相明，则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矣。非非则无非，非是则无是。

物无非彼，物无非是。自彼则不见，自知则知之。故曰：彼出于是，是亦因彼。彼是方生之说也。虽然，方生方死，方死方生；方可方不可，方不可方可；因是因非，因非因是。是以圣人不由，而照之于天，亦因是也。

物皆自是，故无非是；物皆相彼，故无非彼。无非彼，则天下无是矣；无非是，则天下无彼矣。无彼无是，所以玄同也。

夫物之偏也，皆不见彼之所见，而独自知其所知。自知其所知，则自以为是。自以为是，则以彼为非矣。故曰彼出于是，是亦因彼，彼是相因而生者也。

夫死生之变，犹春夏秋冬四时行耳。故死生之状虽异，其于各安所遇，一也。今生者方自谓生为生，而死者方自谓生为死，则无生矣。生者方自谓死为死，而死者方自谓死为生，则无死矣。无生无死，无可无不可，故儒墨之辩，吾所不能同也；至于各冥其分，吾所不能异也。

夫怀豁者，因天下之是非而自无是非也。故不由是非之涂而是非无患不当者，直明其天然而无所夺故也。

是亦彼也，彼亦是也。彼亦一是非，此亦一是非，果且有彼是乎哉？果且无彼是乎哉？彼是莫得其偶，谓之道枢。枢始得其环中，以应无穷。是亦一无穷，非亦一无穷也。故曰莫若以明。

我亦为彼所彼。

彼亦自以为是。

此亦自是而非彼，彼亦自是而非此，此与彼各有一是一非于体中也。

今欲谓彼为彼，而彼复自是；欲谓是为是，而是复为彼所彼；故彼是有无，未果定也。

偶，对也。彼是相对，而圣人两顺之。故无心者与物冥，而未尝有对于天下也。（枢，要也）（一）。此居其枢要而会其玄极，以应夫无方也。

夫是非反复，相寻无穷，故谓之环。环中，空矣；今以是非为环而得其中者，无是无非也。无是无非，故能应夫是非。是非无穷，故应亦无穷。

天下莫不自是而莫不相非，故一是一非，两行无穷。唯涉空得中者，旷然无怀，乘之以游也。

以指喻指之非指，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；以马喻马之非马，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。天地一指也，万物一马也。

夫自是而非彼，彼我之常情也。故以我指喻彼指，则彼指于我指独为非指矣。此以指喻指之非指也。若复以彼指还喻我指，则我指于彼指复为非指矣。此（亦）〔以〕（二）非指喻指之非指也。将明无是无非，莫若反复相喻。反复相喻，则彼之与我，既同于自是，又均于相非。均于相非，则天下无是；同于自是，则天下无非。何以明其然邪？是若果是，则天下不得（彼）〔复〕

（三）有非之者也。非若果非，〔则天下〕（四）亦不得复有是之者也。今是非无主，纷然淆乱，明此区区者各信其偏见而同于一致耳。仰观俯察，莫不皆然。是以至人知天地一指也，万物一马也，故浩然大宁，而天地万物各当其分，同于自得，而无是无非也。

可可乎，不可乎不可。

可于己者，即谓之可。

不可于己者，即谓之不可。

道行之而成，物谓之而然。有自也而可，有自也而不可，有自也而然，有自也而不然。恶乎然？然于然。恶乎不然？不然于不然。恶乎可，可于可，恶乎不可，不可乎不可。物固有所然，物固有所可。无物不然，无物不可。故为

是举莛与楹，厉与西施，恢诡譎怪，复通为一。其分也，成也；其成也，毁也。凡物无成与毁，复通为一。

无不成也。

无不然也。

各然其所然，各可其所可。

夫莛横而楹纵，厉丑而西施好。所谓齐者，岂必齐形状，同规矩哉！故举纵横好醜，恢诡怪，各然其所然，各（一）可其所可，则理虽万殊而性同得，故曰道通为一也。

夫物或此以为散而彼以为成。

我之所谓成而彼或谓之毁。

夫成毁者，生于自见而不见彼也。故无成与毁，犹无是与非也。

唯达者知通为一，为是不用而寓诸庸。因是己，己而不知其然谓之道。

夫达者无滞于一方，故忽然自忘，而寄当于自用。自用者，莫不条畅而自得也。

几，尽也。至理尽于自得也。

达者因而而不作。

夫达者之因是，岂知因为善而因之哉？不知所以因而自因耳，故谓之道也。

。

劳神明为一，而不知其同也，谓之「朝三」。何谓「朝三」？狙公赋芋，曰：「朝三而暮四。」众狙皆怒。曰：「然则朝四而暮三。」众狙皆悦。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，亦因是也。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，是之谓两行。

。

夫达者之于一，岂劳神哉？若劳神明于为一，不足赖也，与彼不一者无以异矣。亦同众狙之惑，因所好而自是也。

莫之偏任，故付之自均而止也。

任天下之是非。

古之人，其知有所至矣。恶乎至？有以为未始有物者，至矣，尽矣，不可以加矣！其次，以为有物矣，而未始有封也。其次，以为有封焉，而未始有是非也。是非之彰也，道之所以亏也，道之所以亏，爱之所以成。果且有成与亏乎哉？果且无成与亏乎哉？有成与亏，故昭氏之鼓琴也；无成与亏，故昭氏之不鼓琴也。昭文之鼓琴也，师旷之枝策也，惠子之据梧也，三子之知，几乎皆

其盛者也，故载之末年。唯其好之也，以异于彼，其好之也，欲以明之。彼非所明而明之，故以坚白之昧终。而其子又以文之纶终，终身无成。若是而可谓成乎，虽我无成，亦可谓成矣。若是而不可谓成乎，物与我无成也。是故滑疑之耀，圣人之所图也。为是不用而寓诸庸，此之谓「以明」。

此忘天地，遗万物，外不察乎宇宙，内不觉其一身，故能旷然无累，与物俱往，而无所不应也。

虽未都忘，犹能忘其彼此。

虽未能忘彼此，犹能忘彼此之是非也。

无是道亏则情有所偏而爱有所成，未能忘爱释私，玄同彼我（二）也。

非乃全也。

有之与无，斯不能知，乃至。

夫声不可胜举也。故吹管操弦，虽有繁手，遗声多矣。而执钥鸣弦者，欲以彰声也，彰声而声遗，不彰声而声全。故欲成而亏之者，昭文之鼓琴也；不成而无亏者，昭文之不鼓琴也。

几，尽也。夫三子者，皆欲辩非己所明以明之，故知尽虑穷，形劳神倦，或枝策假寐，或据梧而瞑。

赖其盛，故能久，不尔早困也。

言此三子，唯独好其所明，自以殊于众人。

明示众人，欲使同乎我之所好。

是犹对牛鼓簧耳。彼竟不明，故己之道术终于昧然也。

昭文之子又乃终文之绪，亦卒不成。

此三子虽求明于彼，彼竟不明，所以终身无成。若三子而可谓成，则虽我之不成亦可谓成也。

物皆自明而不明彼，若彼不明，即谓不成，则万物皆相与无成矣。故圣人不显此以耀彼，不舍己而逐物，从而任之，各（宜）〔冥〕（四）其所能，故曲成而不遗也。今三子欲以己之所好明示于彼，不亦妄乎！

夫圣人无我者也。故滑疑之耀，则图而域之；恢懦怪，则通而一之；使群异各安其所安，众人不失其所是，则己不用于物，而万物之用用矣。物皆自用，则孰是孰非哉！故虽放荡之变，屈奇之异，曲而从之，寄之自用，则用虽万殊，历然自明。

今且有言于此，不知其与是类乎？其与是不类乎？类与不类，相与为类，则与彼无以异矣。虽然，请尝言之：有始也者，有未始有始也者，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；有有也者，有无也者，有未始有无也者，有未始有夫未始有

无也者。俄而有无矣，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。今我则已有谓矣，而未知吾所谓之其果有谓乎？其果无谓乎？

今以言无是非，则不知其与言有者类乎不类乎？欲谓之类，则我以无为是，而彼以无为非，斯不类矣。然此虽是非不同，亦固未免于有是非也，则与彼类矣。故曰类与不类又相与为类，则与彼无以异也。然则将大不类，莫若无心，既遣（一）是非，又遣其遣。遣之又遣之以至于无遣，然后无遣无不遣而是非自去矣。

至理无言，言则与类，故试寄（二）言之。

有始则有终。

谓无终始而一死生。

夫一之者，未若不一而自齐，斯又忘其一也。

有有则美恶是非具也。

有无而未知无无也，则是非好恶犹未离怀。

知无无矣，而犹未能无知。

此都忘其知也，尔乃俄然始了无耳。了无，则天地万物，彼我是非，豁然确斯也。

谓无是非，即复有谓。

又不知谓之有无，尔乃荡然无纤芥于胸中也。

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，而大山为小；莫寿于殇子，而彭祖为天。天地与我并生，而万物与我为一。既已为一矣，且得有言乎？既已谓之一矣，且得无言乎？一与言为二，二与一为三。自此以往，巧历不能得，而况其凡乎！故自无适有，以至于三，而况自有适有乎！无适焉，因是已！

夫以形相对，则大山大于秋豪也。若各据其性分，物冥其极，则形大未为有余，形小不为不足。（苟各足）（三）于其性，则秋豪不独小其小而大山不独大其大矣。若以性足为大，则天下之足未有过于秋豪也；（其）（若）性足者（为）（非）（四）大，则虽大山亦可称小矣。故曰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而大山为小。大山为小，则天下无大矣；秋豪为大，则天下无小也。无小无大，无寿无夭，是以螭蛄不羨大椿而欣然自得，斥鴳不贵天池而荣愿以足。苟足于天而安其性命（五），故虽天地未足为寿而与我并生，万物未足为异而与我同得。则天地之生又何不并，万物之得又何不一哉！

万物万形，同于自得，其得一也。已自一矣，理无所言。

夫名谓生于不明者也。物或不能自明其一而以此逐彼，故谓一以正之。既谓之一，即是有言矣。

夫以言言一，而一非言也，则一〔与〕（六）言为二矣。一既一矣，言又二之；有一有二，得不谓之三乎！夫以一言言一，犹乃成三，况寻其支流，凡物殊称，虽有善数，莫之能纪也。故一之者与彼未殊，而忘（七）一者无言而自一。

各止于其所能，乃最是也。

夫道未始有封，言未始有常，为是而有畛也。请言其畛：有左，有右，有伦，有义，有分，有辩，有竞，有争，此之谓八德。六合之外，圣人存而不论；六合之内，圣人论而不议；春秋经世先王之志，圣人议而不辩。故分也者，有不分也；辩也者，有不辩也。曰：「何也？」「圣人怀之，众人辩之以相示也。故曰：辩也者，有不见也。」

冥然无不在也。

彼此言之，故是非无定。

道无封，故万物得恣其分域。

各异便也。

物物有理，事事有宜。

群分而类别也。

并逐曰竞，对辩曰争。

略而判之，有此八德。

夫六合之外，谓万物性分之表耳。夫物之性表，虽有理存焉，而非性分之内，则未尝以感圣人也，故圣人未尝论之。〔若论之〕（二），则是引万物使学其所不能也。故不论其外，而八畛同于自得也。

陈其性而安之。

顺其成迹而凝乎至当之极，不执其所是以非众人也。

夫物物自分，事事自别。而欲由己以分别之者，不见彼之自别也。

以不辩为怀耳，圣人无怀。

不见彼之自辩，故辩己所知以示之。

夫大道不称，大辩不言，大仁不仁，大廉不嗛，大勇不忮。道昭而不道，言辩而不及，仁常而不周，廉清而不信，勇忮而不成。五者无成而几向方矣！

付之自称，无所称谓。

己自别也。

无爱而自存也。

夫至足者，物之去来非我也，故无所容其嗟盈。

无往而不顺，故能无险而不往。

以此明彼，彼此俱失矣。

不能及其自分。

物无常爱，而常爱必不周。

皦然廉清，贪名者耳，非真廉也。

忤逆之勇，天下共疾之，无敢举足之地也。

此五者，皆以有为伤当者也，不能止乎本性，而求外无己。夫外不可求而求之，譬犹以圆学方，以鱼慕鸟耳。虽希翼鸾凤，拟规日月，此愈近彼，愈远实，学弥得而性弥失。故齐物而偏尚之累去矣。

故知止其所不知，至矣。孰知不言之辩，不道之道？若有能知，此之谓天府。注焉而不满，酌焉而不竭，而不知其所由来，此之谓葆光。

所不知者，皆性分之外也。故止于所知之内而至也。

浩然都任之也。

至人之心若镜，应而不藏，故旷然无盈虚之变也。

至理之来，自然无迹。

任其自明，故其光不弊也。

故昔者尧问于舜曰：「我欲伐宗、脍、胥敖，南面而不释然。其故何也？」舜曰：「夫三子者，犹存乎蓬艾之间。若不释然，何哉！昔者十日并出，万物皆照，而况德之进乎日者乎！」

于安任之道未弘，故听朝而不怡也。将寄明齐一之理于大圣，故发自怪之问以起对也。

夫物之所安无陋也，则蓬艾乃三子之妙处也。

夫重明登天，六合俱照，无有蓬艾而不光被也。

夫日月虽无私于照，犹有所不及，德则无不得也。而今欲夺蓬艾之愿而伐使从己，于至道岂弘哉！故不释然神解耳。若乃物畅其性，各安其所安，无远迤幽深，付之自若，皆得其极，则彼无不当而我无不怡也。

啮缺问乎王倪曰：「子知物之所同是乎？」曰：「吾恶乎知之！」

所同未必是，所异不独非，故彼我莫能相正，故无所用其知。

「子知子之所不知邪？」曰：「吾恶乎知之！」

若自知其所不知，即为有知。有知则不能任群才之自当。

「然则物无知邪？」曰：「吾恶乎知之！虽然尝试言之：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？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？且吾尝试问乎汝：民湿寝则腰疾偏死，皯然乎哉？木处则惴栗恟惧，猿猴然乎哉？三者孰知正处？民食刍豢，麋鹿食荐，螂蛆甘带，鸱鸦嗜鼠，四者孰知正味？猿獼狙以为雌，麋与鹿交，鳅与鱼游。毛嫱，西施，人之所美也；鱼见之深入，鸟见之高飞，麋鹿见之决骤，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？自我观之，仁义之端，是非之涂，樊然殽乱，吾恶能知其辩！」

都不知，乃旷然无不任矣。

以其不知，故未敢正言，试言之耳。

鱼游于水，水物所同，咸谓之知。然自鸟观之，则向所谓知者，复为不知矣。夫蛄蜺之知在于转丸，而笑蛄蜺者乃以苏合为贵。故所同之知，未可正据。

所谓不知者，直是不同耳，亦自一家之知。

己不知其正，故（一）试问女。

此略举三者，以明万物之异便。

此略举四者，以明美恶之无主。（二）

此略举四者，以明天下所好之不同也。不同者而非之，则无以知所同之必是。

夫利于彼者或害于此，而天下之彼我无穷，则是非之竟无常。故唯莫之辩而任其自是，然后荡然俱得。

啮缺曰：「子不知利害，则至人固不知利害乎？」

未能妙其不知，故犹嫌至人当知之。斯悬之未解也。

王倪曰：「至人神矣！大泽焚而不能热，河汉沍而不能寒，疾雷破山而不能伤、飘风振海而不能惊。若然者，乘云气，骑日月，而游乎四海之外，死生无变于己，而况利害之端乎！」

无心而无不顺。

夫神全角具而体与物冥者，虽涉至变而未始非我，故荡然无（疐）〔蚤〕（二）介于胸中也。

寄物而行，非我动也。

有与变为体，故死生若一。

昼夜而无死生也。

况利害于死生，愈不足以介意。

瞿鹊子问乎长梧子曰：「吾闻诸夫子：圣人不从事于务，不就利，不违害

，不喜求，不缘道，无谓有谓，有谓无谓，而游乎尘垢之外。夫子以为孟浪之言，而我以为妙道之行也。吾几以为奚若？」长梧子曰：「是黄帝之所听荧也，而丘也何足以知之！且女亦大早计，见卵而求时夜，见弹而求鸇炙。予尝为女妄言之，女以妄听之奚。旁日月，挟宇宙，为其吻合，置其滑湣，以隶相尊？众人役役，圣人愚芑，参万岁而一成纯。万物尽然，而以是相蕴。

务自来而理自应耳，非从而事之也。

任而直前，无所避就。

求之不喜，直取不怒。

独至者也。

凡有称谓者，皆非吾所谓也，彼各自谓耳，故无彼有谓而有此无谓也。

凡非真性，皆尘垢也。

夫物有自然，理有至极。循而直往，则冥然自合，非所言也。故言之者孟浪，而闻之者听荧。虽复黄帝，犹不能使万物无怀，而听荧至竟。故圣人付当于尘垢之外，而玄合乎视听之表，照之以天而不逆计，放之自尔而不推明也。今瞿鹊子方闻孟浪之言而便以为妙道之行，斯亦无异见卵而责司晨之功，见弹而求鸇炙之实也。夫（二）不能安时处顺而探变求化，当生而虑死，执是以辩非，皆逆计之徒也。

言之则孟浪也，故试妄言之。

若正听妄言，复为太早计也。故亦妄听之，何？

以死生为昼夜，旁日月之喻也；以万物为一体，挟宇宙之譬也。

以有所贱，故尊卑生焉，而滑湣纷乱，莫之能正，各自是于一方矣。故为眇然自合之道，莫若置之勿言，委之自尔也。湣然，无波际之谓也。

驰骛于是非之境也。

纯者，不杂者也。夫举万岁而参其变，而众人谓之杂矣，故役役然劳形怵心而去彼就此。唯大圣无执，故芑然直往而与变化为一，一变化而常游于独者也。故虽参糅亿载，千殊万异，道行之而成，则古今一成也；物谓之而然，则万物一然也。无物不然，无时不成；斯可谓纯也。

无物不然。

蕴，积也。积是于万岁，则万岁一是也；积然于万物，则万物尽然也。故不知死生先后之所在，彼我胜负之所如也。

予恶乎知说生之非惑邪！

死生一也，而独说生，欲与变化相背，故未知其非惑也。

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！

少而失其故居，名为弱丧。夫弱丧者，遂安于所在而不知（一）归于故乡

也。焉知生之非夫弱丧，焉知死之非夫还归而恶之（二）哉！

丽之姬，艾封人之子也。晋国之始得之也，涕泣沾襟。及其至于王所，与王同筐床，食刍豢，而后悔其泣也。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？

一生之内，情变若此。当此之日，则不知彼，况夫死生之变，恶能相知哉！

蘄，求也。

梦饮酒者，旦而哭泣；梦哭泣者，旦而田猎。方其梦也，不知其梦也。梦之中又占其梦焉，觉而后知其梦也。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，而愚者自以为觉，窃窃然知之。「君乎！牧乎！」固哉！丘也与女，皆梦也，予谓女梦，亦梦也。是其言也，其名为吊诡。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，知其解者，是旦暮遇之也。

此寤寐之事变也。事苟变，情亦异，则死生之愿不得同矣。故生时乐生，则死时乐死矣，死生虽异，其于各得所愿一也，则何系哉！

由此观之，当死之时，亦不知其死而自适其志也。

夫梦者乃复梦中占其梦，则无以异于寤者也。

当所遇，无不足也，何为方生而忧死哉！

夫大觉者，圣人也。大觉者乃知夫患虑在怀者皆未寤也。

夫愚者大梦而自以为寤，故窃窃然以所好为君上而所恶为牧圉，欣然信一家之偏见，可谓固陋矣。

未能忘言而神解，故非大觉也。

夫非常之谈，故非常人之所知，故谓之吊当卓诡，而不识其悬解。

言能蜕然无系而玄同死生者至希也。

既使我与若辩矣，若胜我，我不若胜，若果是也？我果非也邪？我胜若，若不吾胜，我果是也？而果非也邪？其或是也？其或非也邪？其俱是也？其俱非也邪？我与若不能相知也。则人固受其黜闇，吾谁使正之？使同乎若者正之，既与若同矣，恶能正之？使同乎我者正之，既同乎我矣，恶能正之？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，既异乎我与若矣，恶能正之？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，既同乎我与若矣，恶能正之？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，而待彼也邪？」

若，而，皆汝也。

不知而后推，不见而后辩，辩之而不足以自信，以其与物对也。辩对终日黜闇，至竟莫能正之，故当付之自正耳。

同故是之，未足信也。

异故相非耳，亦不足据。

是若果是，则天下不得复有非之者也；非若信非，则亦无缘复有是之者也；今是其所同而非其所异，异同既具而是非无主。故夫是非者，生于好辩而休乎天均，付之两行而息乎自正也。

各自正耳。待彼不足以正此，则天下莫能相正也，故付之自正而至矣。

天倪者，自然之分也。

是非然否，彼我更对，故无辩。无辩，故和之以天倪，安其自然之分而已，不待彼以正之。

化声之相待，若其不相待。和之以天倪，因之以曼衍，所以穷年也。「何谓和之以天倪？」曰：「是不是，然不然。是若果是也，则是之异乎不是也亦无辩；然若果然也，则然之异乎不然也亦无辩。忘年忘义，振于无竟，故寓诸无竟。」

是非之辩为化声。夫化声之相待，俱不足以相正，故若不相待也。

和之以自然之分，任其无极之化，寻斯以往，则是非之境自泯，而性命之致自穷也。

夫忘年故玄同死生，忘义故弥贯是非。是非死生荡而为一，斯至理也。至理畅于无极，故寄之者不得有穷也。

罔两问景曰：「曩子行，今子止；曩子坐，今子起。何其无特操与？」景曰：「吾有待而然者邪？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？吾待蛇蚺蜺翼邪？恶识所以然？恶识所以不然？」

罔两，景外之微阴也。

言天机自尔，坐起无待。无待而独得者，孰知其故，而责其所以哉？

若责其所待而寻其所由，则寻责无极，（而）〔卒〕（一）至于无待，而独化之理明矣。

若待蛇蚺蜺翼，则无特操之所由，未为难识也。今所以不识，正由不待斯类而独化故耳。

世或谓罔两待景，景待形，形待造物者。请问：夫造物者，有耶无耶？无也？则胡能造物哉？有也？则不足以物众形。故明众形之自物而后始可与言造物耳。是以涉有物之域，虽复罔两，未有不独化于玄冥者也。故造物（二）者无主，而物各自造，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，此天地之正也。故彼我相因，形景俱生，虽复玄合，而非待也。明斯理也，将使万物各反所宗于体中而不待乎外，外无所谢而内无所矜，是以诱然皆生而不知所以生，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。今罔两之因景，犹云俱生而非待也，则万物虽聚而共成乎天，而皆历然莫不独见矣。故罔两非景之所制，而景非形之所使，形非无之所化也，则化与不

化，然与不然，从人之与由己，莫不自尔，吾安识其所以哉！故任而不助，则本末内外，畅然俱得，泯然无迹。若乃责此近因而忘其自尔，宗物于外，丧主于内，而爱尚生矣。虽欲推而齐之，然其所尚已存乎胸中，何夷之得有哉！

昔者庄周梦为胡蝶，栩栩然胡蝶也。自喻适志与！不知周也。俄然觉，则遽遽然周也。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？胡蝶之梦为周与？周与胡蝶，则必有分矣。此之谓物化。

自快得意，悦豫而行。

方其梦为胡蝶而不知周，则与殊死不异也。然所在无不适志，则当生而系生者，必当死而恋死矣。由此观之，知夫在生而哀死者误也。

自周而言，故称觉耳，未必非梦也。

今之不知胡蝶，无异于梦之不知周也；而各适一时之志，则无以明胡蝶之不梦为周矣。世有假寐而梦经百年者，则无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梦者也。

夫时不暂停，而今不遂存，故昨日之梦，于今化矣。死生之变，岂异于此，而劳心于其间哉！方为此则不知彼，梦为胡蝶是也。取之于人，则一生之中，今不知后，丽姬是也。而愚者窃窃然自以为知生之可乐，死之可苦，未闻物化之谓也。

《庄子·内篇·养生主第三》

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无涯。以有涯随无涯，殆已！已而为知者，殆而已矣！为善无近名，为恶无近刑，缘督以为经，可以保身，可以全生，可以养亲，可以尽年。

夫生以养存，则养生者理之极也。若乃养过其极，以养伤生，非养生之主也。

所禀之分各有极也。

夫举重携轻而（一）神气自若，此力之所限也。而尚名好胜者，虽复绝膂，犹未足以慊其愿，此知之无涯也。故知之为名，生于失当而灭于冥极。冥极者，任其至分而无毫铢之加。是故虽负万钧，苟当其所能，则忽然不知重之在身；虽应万机，泯然不觉事之在己。此养生之主也。

以有限之性寻无极之知，安得而不困哉！

已困于知而不知止，又为知以救之，斯养而伤之者，真大殆也。

忘善恶而居中，任万物之自为，闷然与至当为一，故刑名远已而全理在身也。

顺中以为常也。

养亲以适。

苟得中而冥度，则事事无不可也。夫养生非求过分，盖全理尽年而已矣。

庖丁为文惠君解牛，手之所触，肩之所倚，足之所履，膝之所踣，砉然响然，奏刀騞然，莫不中音，合于桑林之舞，乃中经首之会。文惠君曰：「嘻，善哉！技盖至此乎？」

言其因便施巧，无不闲解，尽理之甚，既适牛理，又合音节。

庖丁释刀对曰：「臣之所好者道也，进乎技矣。始臣之解牛之时，所见无非全牛者；三年之后，未尝见全牛也；方今之时，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，官知止而神欲行。依乎天理，批大却，导大窾，因其固然。技经肯綮之未尝微碍，而况大軱乎！良庖岁更刀，割也；族庖月更刀，折也；今臣之刀十九年矣，所解数千牛矣，而刀刃若新发于硎。彼节者有闲，而刀刃者无厚，以无厚入有闲，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。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。虽然，每至于族，吾见其难为，怵然为戒，视为止，行为迟，动刀甚微，謦然已解，牛不知其死也，如土委地。提刀而立，为之而四顾，为之踌躇满志，善刀而藏之。」

直寄道理于技耳，所好者非技也。

未能见其理闲（三）。

但见其理闲也。

司察之官废，纵心而（顺）理〔顺〕（四）。

不横截也。

有际之处，因而批之令离。

节解窾空，就导令殊。

刀不妄加。

技之妙也，常游刃于空，未尝经概于微碍也。

軱，戾大骨，衄刀刃也。

不中其理闲也。

中骨而折刀也。

硎，砥石也。

交错聚结为族。

不复属目于他物也。

徐其手也。

得其宜则用力少。

理解而无刀迹，若聚土也。

逸足容豫自得之谓。

拭刀而斲之也。

文惠君曰：「善哉！吾闻庖丁之言，得养生焉。」

以刀可养，故知生亦可养。

公文轩见右师而惊曰：「是何人也？恶乎介也？天与？其人与？」曰：「天也，非人也。天之生是使独也，人之貌有与也。以是知其天也，非人也。」介，偏刖之名。

知之所无柰何，天也。犯其所知，人也。

偏刖曰独。夫师一家之知而不能两存其足，则是知之（无）所〔无〕（一）柰何。若以右师之知而必求两全，则心神内困而形骸外弊矣，岂直偏刖而已哉！

两足共行曰有与。有与之貌，未有疑其非命也。

以有与者命也，故知独者亦非我也。是以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，达命之情者不务命之所无柰何也，全其自然而已。

泽雉十步一啄，百步一饮，不蕲畜乎樊中。神虽王，不善也。

蕲，求也。樊，所以笼雉也。夫俯仰乎天地之间，逍遥乎自得之场，固养生之妙处也。又何求于入笼而服养哉！

夫始乎适而未尝不适者，忘适也。雉心神长王，志气盈豫，而自放于清旷之地，忽然不觉善（为）之〔为〕（一）善也。

老聃死，秦失吊之，三号而出。弟子曰：「非夫子之友邪？」曰：「然。」「然则吊焉若此，可乎？」

人吊亦吊，人号亦号。

怪其不倚户观化，乃至三号也。

曰：「然。始也吾以为其人也，而今非也。向吾入而吊焉，有老者哭之，如哭其子；少者哭之，如哭其母。彼其所以会之，必有不蕲言而言，不蕲哭而哭者。是遁天倍情，忘其所受，古者谓之遁天之刑。适来，夫子时也；适去，夫子顺也。安时而处顺，哀乐不能入也，古者谓是帝之县解。」

至人无情，与众号耳，故若斯可也。

天性所受，各有本分，不可逃，亦不可加。

夫逃遁天理，倍加俗情，哀乐经怀，心灵困苦，有同捶楚，宁非刑戮！古之达人，有如此议。

时自生也。

理当死也。

夫哀乐生于失得者也。今玄通合变之士，无时而不安，无顺而不处，冥然与造化为一，则无往而非我矣，将何得何失，孰死孰生哉！故任其所受，而哀乐无所错其闲矣。

以有系者为县，则无系者县解也，县解而性命之情得矣。此养生之要也。

指穷于为薪，火传也，不知其尽也。

穷，尽也；为薪，犹前薪也。前薪以指，指尽前薪之理，故火传而不灭；心得纳养之中，故命续而不绝；明夫养生乃生之所以生也。

夫时不再来，今不一停，故人之生也，一息一得耳。向息非今息，故纳养而命续；前火非后火，故为薪而火传，火传（一）而命续，由夫养得其极也，世岂知其尽而更生哉！

《庄子·内篇·人间世第四》

颜回见仲尼，请行。曰：「奚之？」曰：「将之卫。」曰：「奚为焉？」曰：「回闻卫君，其年壮，其行独。轻用其国，而不见其过。轻用民死，死者以国量乎泽，若蕉，民其无如矣！回尝闻之夫子曰：『治国去之，乱国就之。医门多疾。』愿以所闻，思其所行，庶几其国有瘳乎！」

与人群者，不得离人。然人间之变故，世世异宜，唯无心而不自用者，为能随变所适而不苟其累也。

不与民同欲也。

夫君人者，动必乘人，一怒则伏尸流血，一喜则轩冕塞路。故君人者之用国，不可轻之也。

莫敢谏也。

轻用之于死地。

举国而输之死地，不可称数，视之若草芥也。

无所依归。

仲尼曰：「嘻，若殆往而刑耳！夫道不欲杂，杂则多，多则扰，扰则忧，忧而不救。古之至人，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。所存于己者未定，何暇至于暴人之所行！」

其道不足以救彼患。

宜正得其人。

若夫不得其人。则虽百医守病，适足致疑而不能一愈也。

不虚心以应物，而役思以犯难，故知其所存于己者未定也。夫唯外其知以养真，寄妙当于群才，功名归物而患虑远身，然后可以至于暴人之所行也。

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荡而知之所为出乎哉？德荡乎名，知出乎争。名也者，相轧也；知也者，争之器也。二者凶器，非所以尽行也。

德之所以流荡者，矜名故也；知之所以横出者，争善故也。虽复桀跖，其所矜惜，无非名善也。

夫名智者，世之所用也。而名起则相（札）〔轧〕，智用则争兴，故遗名知而后行可尽也。

且德厚信砮，未达人气；名闻不争，未达人心。而强以仁义绳墨之言衒暴人之前者，是以人恶有其美也，命之曰菑人。菑人者，人必反菑之。若殆为人菑夫。且苟为人悦贤而恶不肖，恶用而求有以异？若唯无诏，王公必将乘人而斗其捷。而目将荧之，而色将平之，口将营之，容将形之，心且成之。是以火救火，以水救水，名之曰益多。顺始无穷，若殆以不信厚言，必死于暴人之前矣！

夫投人夜光，鲜不按剑者，未达故也。今回之德信与其不争之名，彼所未达也，而强以仁义准绳于彼，彼将谓回欲毁人以自成也。是故至人不役志以经世，而虚心以应物，诚信着于天地，不争畅于万物，然后万物归怀，天地不逆，故德音发而天下响会，景行彰而六合俱应，而后始可以经寒暑，涉治乱，而不与逆鳞连也。

适不信受，则谓与己争名而反害之。

苟能悦贤恶愚，闻义而服，便为明君也。苟为明君，则不（若）〔苦〕

（二）无贤臣，汝往亦不足复奇；如其不尔，往必受害。故以有心而往，无往而可；无心而应，其应自来，则无往而不可也。

汝唯有寂然不言耳，言则王公必乘人以君人之势而角其捷辩，以距谏饰非也。

其言辩捷，使人眼眩也。

不能复自异于彼也。

自救解不暇。

乃且释己以从彼也。

适不能救，乃更足以成彼之威。

寻常守故，未肯变也。

未信而谏，虽厚言为害。

且昔者桀杀关龙逢，纣杀王子比干，是皆修其身以下伛拊人之民，以下拂其上者也，故其君因其修以挤之。是好名者也。昔者尧攻丛、枝、胥、敖，禹攻有扈。国为虚厉，身为刑戮。其用兵不止，其求实无已，是皆求名实者也，而独不闻之乎？名实者，圣人之所不能胜也，而况若乎！虽然，若必有以也，尝以语我来。」

龙逢比干，居下而任上之忧，非其事者也。

不欲令臣有胜君之名也。

夫暴君非徒求恣其欲，复乃求名，但所求者非其道耳。

惜名贪欲之君，虽复尧禹，不能胜化也，故与众攻之，而汝乃欲空手而往，化之以道哉？

颜回曰「端而虚，勉而一，则可乎？」

正其形而虚其心也。

言逊而不二也。

言未可也。

曰：「恶！恶可！夫以阳为充孔扬，采色不定，常人之所不违，因案人之所感，以求容与其心。名之曰日渐之德不成，而况大德乎！将执而不化，外合而内不訾，其庸诘可乎！」

言卫君亢阳之性充张于内而甚扬于外，强御之至也。

喜怒无常。

莫之敢逆。

夫顽强之甚，人以快（一）事感己，己陵藉而乃抑挫之，以求从容自放而遂其侈心也。

言乃少多，无回降之胜也。

故守其本意也。

外合而内不訾，即向之端虚而勉一耳，言此未足以化之。

「然则我内直而外曲，成而上比。内直者，与天为徒。与天为徒者，知天子之与己，皆天之所子，而独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，蘄乎而人不善之邪？若然者，人谓之童子，是之谓与天为徒。外曲者，与人之为徒也。擎跽曲拳，人臣之礼也。人皆为之，吾敢不为邪？为人之所为者，人亦无疵焉，是之谓与人为徒。成而上比者，与古为徒。其言虽教，适之实也，古之有也，非吾有也。若

然者，虽直而不病，是之谓与古为徒。若是则可乎？」

颜回更说此三条也。

物无贵贱，得生一也。故善与不善，付之公当耳，一无所求于人也。

依乎天理，推己（性）〔信〕（二）命，若婴儿之直往也。

外形委曲，随人事之所当为者也。

成于今而比于古也。

虽是常教，实有讽责之旨。

寄直于古，故无以病我也。

仲尼曰：「恶！恶可！大多政法而不谍。虽固亦无罪。虽然，止是耳矣，夫胡可以及化！犹师心者也。」

当理无二，而张三条以政之，与事不冥也。

虽未弘大，亦且不见咎责。

罪则无矣，化则未也。

挟三术以适彼，非无心而付之天下也。

颜回曰：「吾无以进矣，敢问其方。」仲尼曰：「斋，吾将语若。有心而为之，其易邪？易之者，皞天不宜。」颜回曰：「回之家贫，唯不饮酒不茹荤者数月矣。如此则可以为斋乎？」曰：「是祭祀之斋，非心斋也。」回曰：「敢问心斋。」仲尼曰：「若一志，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；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。耳止于听，心止于符。气也者，虚而待物者也。唯道集虚。虚者，心斋也」

夫有其心而为之（二）者，诚未易也。

以有为为易，未见其宜也。

去异端而任独（者）也（乎）（一）。

（遣）〔遗〕（二）耳目，去心意，而符气性之自得，此虚以待物者也。

虚其心则至道集于怀也。

颜回曰：「回之未始得使，实有回也；得使之也，未始有回也，可谓虚乎？」

未始使心斋，故有其身。

夫子曰：「尽矣！吾语若：若能入游其樊而无感其名，入则鸣，不入则止。无门无毒，一宅而寓于不得已，则几矣。」

既得心斋之使，则无其身。

放心自得之场，当于实而止。

譬之宫商，应而无心，故曰鸣也。夫无心而应者，任彼耳，不强应也。

使物自若，无门者也；付天下之自安，无毒者也。毒，治也。

不得已者，理之必然者也，体至一之宅而会乎必然之符者也。

理尽于斯。

「绝迹易，无行地难。为人使易以伪，为天使难以伪。闻以有翼飞者矣，未闻以无翼飞者也；闻以有知知者矣，未闻以无知知者也。瞻彼阒者，虚室生白，吉祥止止。夫且不止，是之谓坐驰。夫徇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，鬼神将来舍，而况人乎！是万物之化也，禹舜之纽也，伏戏、几蘧之所行终，而况散焉者乎！」

不行则易，欲行而不践地，不可能也；无为则易，欲为而不伤性，不可得也。

视听之所得者粗，故易欺也；至于自然之报细，故难伪也。则失真少者，不全亦少；失真多者，不全亦多；失得之报，未有不当其分者也。而欲违天为伪，不亦难乎！

言必有其具，乃能其事，今无至虚之宅，无由有化物之实也。

夫视有若无，虚室者也。虚室（一）而纯白独生矣。

夫吉祥之所集者，至虚至静也。

若夫不止于当，不会于极，此为以应坐之日而驰骛不息也。故外敌未至而内已困矣，岂能化物哉！

夫使耳目闭而自然得者，心知之用外矣。故将任性直通，无往不冥，尚无幽昧之责，而况人间之累乎！

言物无贵贱，未有不由心知耳目以自通者也。故世之所谓知者，岂欲知而知哉？所谓见者，岂为（二）见而见哉？若夫知见可以欲（而）为（而）（三）得者，则欲贤可以得贤，为圣可以得圣乎？固不可矣。而世不知知之自知，因欲为知以知之；不见见之自见，因欲为见以见之；不知生之自生，又将为生以生之。故见目而求离朱之明，见耳而责师旷之聪，故心神奔驰于内，耳目竭丧于外，处身不适而与物不冥矣。不冥矣，而能合乎人间之变，应乎世世之节者，未之有也。

叶公子高将使于齐，问于仲尼曰：「王使诸梁也甚重。齐之待使者，盖将甚敬而不急。匹夫犹未可动，而况诸侯乎！吾甚栗之。子常语诸梁也曰：『凡

事若小若大，寡不道以欢成。事若不成，则必有人道之患；事若成，则必有阴阳之患。若成若不成而后无患者，唯有德者能之。』吾食也执粗而不臧，爨无欲清之人。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，我其内热与！吾未至乎事之情，而既有阴阳之患矣！事若不成，必有人道之患，是两也。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，子其有以语我来！」

重其使，欲有所求也。

恐直空报其敬，而不肯急应其求也。

夫事无大小，少有不宣以成为欢者耳。此仲尼之所曾告诸梁者也。

夫以成为欢者，不成则怒矣。此楚王之所不能免也。

人患虽去，然喜懼戰於胸中，固已結冰於五藏矣。

成败若任之于彼而莫足以患心者，唯有德者乎！

对火而不思凉，明其所饫俭薄也。

所饫俭薄而内热饮冰者，诚忧事之难，非美食之为也。

事未成则唯恐不成耳。若果不成，则恐惧结于内而刑网罗于外也。

仲尼曰：「天下有大戒二：其一，命也，其一，义也。子之爱亲，命也，不可解于心；臣之事君，义也，无适而非君也，无所逃于天地之间。是谓大戒。是以夫事其亲者，不择地而安之，孝之至也；夫事其君者，不择事而安之，忠之盛也；自事其心者，哀乐不易施乎前，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，德之至也。为人臣几者，固有所不得已。行事之情而忘其身，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死！夫子其行可矣！」

自然结固，不可解也。

千人聚，不以一人为主，不乱则散。故多贤不可以多君，无贤不可以无君，此天人之道，必至之宜。

若君可逃而亲可解，则不足戒也。

知不可奈何者命也而安之，则无哀无乐，何易施之有哉！故冥然以所遇为命而不施心于其间，泯然与至当为一而无休戚于其中，虽事凡人，犹无往而不适，而况于君亲哉！

事有必至，理固常通，故任之则事济，事济而身不存者，未之有也，又何用心于其身哉！

理无不通，故当任所遇而直前耳。若乃信道不笃而悦恶存怀，不能与至当俱往而谋生虑死，吾未见能成其事者也。

丘请复以所闻：凡交近则必相靡以信，交远则必忠之以言。言必或传之。

夫传两喜两怒之言，天下之难者也。夫两喜必多溢美之言，两怒必多溢恶之言。凡溢之类妄，妄则其信之也莫，莫则传言者殃。故法言曰：『传其常情，无传其溢言，则几乎全。』

近者得接，故以其信验亲相靡服也。

遥以言传意也。

夫喜怒之言，若过其实，传之者宜使两不失中，故未易也。

溢，过也。喜怒之言常过其当也。

嫌非彼言，似传者妄作。

莫然疑之也。

就传过言，似于诞妄（一）。受者有疑，则传言者横以轻重为罪也。

虽闻临时之过言而勿传也，必称其常情而要其诚致，则近于全也。

「且以巧斗力者，始乎阳，常卒乎阴，泰至则多奇巧；以礼饮酒者，始乎治，常卒乎乱，泰至则多奇乐。凡事亦然，始乎谅，常卒乎鄙；其作始也简，其将毕也必巨。言者，风波也；行者，实丧也。夫风波易以动，实丧易以危。故忿设无由，巧言偏辞。兽死不择音，气息茆然，于是并生厉心。克核太至，则必有不肖之心应之，而不知其然也。苟为不知其然也，孰知其所终！故法言曰：『无迁令，无劝成。过度益也。』迁令劝成殆事。美成在久，恶成不及改，可不慎与！」

本共好戏。

欲胜情至，潜兴害彼者也（二）。

不复循理。

尊卑有别，旅酬有次。

湛湎淫液也。

淫荒（四）纵横，无所不至。

夫烦生于简，事起于微，此必至之势也。

夫言者，风波也，故行之则实丧矣。

故遗风波而弗行，则实不丧矣。夫事得其实，则危可安而荡可定（也）（三）。

夫忿怒之作，无他由也，常由巧言过实，偏辞失当耳。

譬之野兽，蹴之穷地，音急情尽，则和声不至而气息不理，茆然暴怒，俱生疵疵以相对之。

夫宽以容物，物必归焉。克核太精，则鄙吝心生而不知不觉也。故大人荡然放物于自得之场，不苦人之能，不竭人之欢，故四海之交可全矣。

苟不自觉，安能知祸福之所齐诣也！

传彼实也。

任其自成。

益则非任实者。

此事之危殆者。

美成者任其时化，譬之种植，不可一朝成。

彼之所恶而劝强成之，则悔败寻至。

「且夫乘物以游心，托不得已以养中，至矣。何作为报也！莫若为致命，此其难者」

寄物以为意也。

任理之必然者，中庸之符全矣，斯接物之至者也。

当任齐所报之实，何为为齐作意于其闲哉！

直为致命最易，而以喜怒施心，故难也。

颜阖将傅卫灵公太子，而问于蘧伯玉曰：「有人于此，其德天杀。与之为无方，则危吾国，与之为有方，则危吾身。其知适足以知人之过，而不知其所以过。若然者，吾奈之何？」

夫小人之性，引之轨制则憎己，纵其无度则乱邦。

不知民过之由己，故罪责于民而不自改。

蘧伯玉曰：「善哉问乎！戒之，慎之，正汝身也哉！形莫若就，心莫若和。虽然，之二者有患。就不欲入，和不欲出。形就而入，且为颠为灭，为崩为蹶；心和而出，且为声为名，为妖为孽。彼且为婴儿，亦与之为婴儿；彼且为无町畦，亦与之为无町畦；彼且为无崖，亦与之为无崖；达之入于无疵。

反复与会，俱所以为正身。

形不乖迕，和而不同。

就者形顺，入者遂与同。

和者（以）义济，出者自显伐（也）（二）。

若遂与同，则是颠危而不扶持，与彼俱亡矣。故当（摸）〔模〕（三）格天地，但不立小异耳。

自显和之，且有含垢之声；济彼之名，彼将恶其胜己，妄生妖孽。故当闷然若晦，玄同光尘，然后不可得而亲，不可得而疏，不可得而利，不可得而害

。

不小立圭角以逆其鳞也。

「汝不知夫螳螂乎？怒其臂以当车辙，不知其不胜任也，是其才之美者也。戒之，慎之，积伐而美者以犯之，几矣！」

夫螳螂之怒臂，非不美也；以当车辙，顾非敌耳。今知之所无柰何而欲强当其任，即螳螂之怒臂也。

积汝之才，伐汝之美，以犯此人，危殆之道。

「汝不知夫养虎者乎？不敢以生物与之，为其杀之之怒也；不敢以全物与之，为其决之之怒也。时其饥饱，达其怒心。虎之与人异类，而媚养己者，顺也；故其杀者，逆也。

恐其因有杀心而遂怒也。

方使虎自啗分之，则因用力而怒矣。

知其所以怒而顺之。

顺理则异类生爱，逆节则至亲交兵。

「夫爱马者，以筐盛矢，以蜃盛溺。适有蚊虻仆缘，而拊之不时，则缺衔首碎胸。意有所至而爱有所亡。可不慎邪！」

矢溺至贱，而以宝器盛之，爱马之至者也。

仆仆然群着马。

虽救其患，而掩马之不意。

掩其不备，故惊而至此。

意至除患，率然拊之，以至毁碎，失其所以爱矣。故当世接物，逆顺之际，不可不慎也。

匠石之齐，至于曲辕，见栌社树。其大蔽数千牛，絜之百围，其高临山，十仞而后有枝，其可以为舟者旁十数。观者如市，匠伯不顾，遂行不辍。弟子厌观之，走及匠石，曰：『自吾执斧斤以随夫子，夫尝见材如此其美也。先生不肯视，行不辍，何邪？』曰：「已矣，勿言之矣！散木也。以为舟则沉，以为棺槨则速腐，以为器则速毁，以为门户则液樗，以为柱则蠹，是不材之木也。无所用，故能若是之寿。」

不在可用之数，故曰散木。

匠石归，栌社见梦曰：「女将恶乎比予哉？若将比予于文木邪？夫柎梨橘

柚，果蓏之属，实熟则剥，剥则辱。大枝折，小枝泄。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。故不终其天年而中道夭，自掊击于世俗者也。物莫不若是。且予求无所可用久矣！几死，乃今得之，为予大用。使予也而有用，且得有此大也邪？且也若与予也皆物也，奈何哉其相物也？而几死之散人，又恶知散木！」

凡可用之木为文木。

物皆以自用伤。

数有睨己者，唯今匠石明之耳。

积无用乃为济生之大用。

若有用，（必）〔久〕（一）见伐。

以戏匠石。

匠石觉而诊其梦。弟子曰：「趣取无用，则为社何邪？」曰：「密！若无言！彼亦直寄焉！以为不知己者诟厉也。不为社者，且几有翦乎！且也彼其所保与众异，而以义喻之，不亦远乎！」

犹嫌其以为社自荣，不趣取于无用而已。

社自来寄耳，非此木求之为社也。

言此木乃以社为不知己而见辱病者也，岂荣之哉！

（木）〔本〕（二）自以无用为用，则虽不为社，亦终不近于翦伐之害。

彼以无保为保，而众以有保为保。

利人长物，禁民为非，社之义也。夫无用者，泊然不为而群才自用，（自）用者各得其叙而不与焉，此（以）（三）无用之所以全生也。汝以社誉之，无缘近也乎！

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，见大木焉，有异：结驷千乘，将隐芘其所赖。子綦曰：「此何木也哉！此必有异材夫！」仰而视其细枝，则拳曲而不可以为栋梁；俯而视其大根，则轴解而不可以为棺槨；啮其叶，则口烂而为伤；嗅之，则使人狂醒，三日而不已。

其枝所阴，可以隐芘千乘（者也）（三）。

子綦曰「此果不材之木也，以至于此其大也。嗟乎神人，以此不材。」

夫王不材于百官，故百官御其事，而明者为之视，聪者为之听，知者为之谋，勇者为之扞。夫何为哉？玄默而已。而群材不失其当，则不材乃材之所至赖也。故天下乐推而不厌，乘（一）万物而无害也。

「宋有荆氏者，宜楸柏桑。其拱把而上者，求狙猴之杙者斩之；三围四围，求高名之丽者斩之；七围八围，贵人富商之家求榷傍者斩之。故未终其天年，而中道之夭于斧斤，此材之患也。故解之以牛之白颡者，与豚之亢鼻者，与人有痔病者，不可以适河。此皆巫祝以知之矣，所以为不祥也。此乃神人之所以为大祥也。

有材者未能无惜也。

巫祝解除，弃此三者，必妙选骅骝，然后敢用。

巫祝于此亦知不材者全也。

夫全生者，天下之所谓祥也，巫祝以不材为不祥而弗用也，彼乃以不祥全生，乃大祥也。神人者，无心而顺物者也。故天下所谓大祥，神人不逆。

支离疏者，颐隐于脐，肩高于顶，会撮指天，五管在上，两髀为胁。挫针治繲，足以餬口；鼓荚播精，足以食十人。上征武士，则支离攘臂而游于其间；上有大役，则支离以有常疾不受功；上与病者粟，则受之三钟与十束薪。夫支离者其形者，犹足以养其身，终其天年，又况支离其德者乎！

（持）〔恃〕（四）其无用，故不自窜匿。

不任徭役故也。

役则不与，赐则受之。

神人无用于物，而物各得自用，归功名于群才，与物冥而无迹，故免人闲之害，处常美之实，此支离其德者也。

孔子适楚，楚狂接舆游其门曰：

凤兮凤兮 何如德之衰也

当顺时直前，尽乎会通之宜耳。世之盛衰，蔑然不足觉，故曰何如。

来世不可待 往世不可追也

趣当尽临时之宜耳。

天下有道 圣人成焉天下无道 圣人生焉

付之自尔，而理自生成。生成非我也，岂为治乱易节哉！治者自求成，故遗成而不败；乱者（二）自求生，故忘生而不死。

方今之时 仅免刑焉

不瞻前顾后，而尽当今之会，冥然与时世为一，而后妙当可全，刑名可免

福轻乎羽 莫之知载

足能行而放之，手能执而任之，听耳之所闻，视目之所见，知止其所不知，能止其所不能，用其自用，为其自为，恣其性内而无纤芥于分外，此无为之至易也。无为而性命不全者，未之有也；性命全而非福者，理未闻也。故夫福者，即向之所谓全耳，非假物也，岂有寄鸿毛之重哉！率性而动，动不过分，天下之至易者也；举其自举，载其自载，天下之至轻者也。然知以无涯伤性，心以欲恶荡真，故乃释此无为之至易而行彼有为之至难，弃夫自举之至轻而取夫载彼之至重，此世之常患也。

祸重乎地 莫之知避

举其性内，则虽负万钧而不觉其重也；外物寄之，虽重不盈锱铢，有不胜任者矣。为内，福也，故福至轻；为外，祸也，故祸至重。祸至重而莫之知避，此世之大迷也。

己乎己乎 临人以德殆乎殆乎 画地而趋

夫画地而使人循之，其迹不可掩矣；有其己而临物，与物不冥矣。故大人不明我以耀彼而任彼之自明，不德我以临人而付人之自（得）〔德〕（三），故能弥贯万物而玄同彼我，泯然与天下为一而内外同福也。

迷阳迷阳 无伤吾行

迷阳，犹亡阳也。亡阳任独，不荡于外，则吾行全矣。天下皆全其吾，则凡称吾者莫不皆全也。

郢曲郢曲 无伤吾足

曲成其行，自足矣。

山木，自寇也；膏火，自煎也。桂可食，故伐之；漆可用，故割之。人皆知有用之用，而莫知无用之用也。

有用则与彼为功，无用则自全其生。夫割肌肤以为天下者，天下之所知也。使百姓不失其自全而彼我俱适者，恍然不觉妙之在身也。

《庄子·内篇·德充符第五》

鲁有兀者王骀，从之游者，与仲尼相若。

德充于内，（应）物〔应〕（一）于外，外内玄合，信若符命而遗其形骸也。

弟子多少敌：孔子。

常季问于仲尼曰：「王骀，兀者也，从之游者，与夫子中分鲁。立不教，坐不议。虚而往，实而归。固有不言之教，无形而心成者邪？是何人也？」各自得而足也。

怪其残形而心乃充足也。夫心之全也，遗身形，忘五藏，忽然独往，而天下莫能离。

仲尼曰：「夫子，圣人也，丘也直后而未往耳！丘将以为师，而况不若丘者乎！奚假鲁国，丘将引天下而与从之。」

夫神全心具，则体与物冥。与物冥者，天下之所不能远，奚但一国而已哉！

常季曰：「彼兀者也，而王先生，其与庸亦远矣。若然者，其用心也独若之何？」仲尼曰：「死生亦大矣，而不得与之变；虽天地覆坠，亦将不与之遗；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，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。」

人虽日变，然死生之变，变之大者也。

彼与变俱，故死生不变于彼。

斯顺之也。

明性命之固当。

以化为命，而无乖迕。

不离至当之极。

常季曰：「何谓也？」仲尼曰：「自其异者视之，肝胆楚越也；自其同者视之，万物皆一也。夫若然者，且不知耳目之所宜，而游心乎德之和。物视其所一而未见其所丧，视丧其足犹遗土也。」

恬苦之性殊，则美恶之情背。

虽所美不同，而同有所美。各美其所美，则万物一美也；各是其所是，则天下一是也。夫因其所异而异之，则天下莫不异。而浩然大观者，官天地，府万物，知异之不足异，故因其所同而同之，则天下莫不皆同；又知同之不足有

，故因其所无而无之，则是非美恶，莫不皆无矣。夫是我而非彼，美己而恶人，自中知以下，至于昆虫，莫不皆然。然此明乎我而不明乎彼者尔。若夫玄通混合之士，因天下以明天下。天下无曰我非也，即明天下之无非；无曰彼是也，即明天下之无是。无是非，混而为一，故能乘变任化，迁物而不悞。

都忘宜，故无不任也。都任之而不得者，未之有也；无不得而不和者，亦未闻也。故放心于道德之闲，荡然无不当，而旷（三）然无不适也。

体夫极数之妙心，故能无物而不同，无物而不同，则死生变化，无往而非我矣。故生为我时，死为我顺；时为我聚，顺为我散。聚散虽异，而我皆我之，则生故我耳，未始有得；死亦我也，未始有丧。夫死生之变，犹以为一，既睹其一，则蜕（四）然无系，玄同彼我，以死生为寤寐，以形骸为逆旅，去生如脱屣，断足如遗土，吾未见足以纓菴其心也。

常季曰：「彼为己，以其知得其心，以其心得其常心。物何为最之哉？」
嫌王骀未能忘知而自存。

嫌未能遗心而自得。

夫得其常心，平往者也。嫌其不得平往而与物遇，故常使物就之。

仲尼曰：「人莫鉴于流水，而鉴于止水。唯止能止众止。受命于地，唯松柏独也正，在冬夏青青；受命于天，唯尧舜独也正，在万物之首。幸能正生，以正众生。夫保始之征，不惧之实，勇士一人，雄入于九军。将求名而能自要者，而犹若是，而况官天地、府万物、直寓六骸、象耳目、一知之所知，而心未尝死者乎！彼且择日而登假，人则从是也。彼且何肯以物为事乎！」

夫止水之致鉴者，非为止以求鉴也。故王骀之聚众，众自归之，岂引物使从己耶（四）！

动而为之，则不能居众物之止。

夫松柏特禀自然之钟（五）气，故能为众木之杰耳，非能为而得之也。

言特受自然之正气者至希也，下首则唯有松柏，上首则唯有圣人，故凡不正者皆来求正耳。若物皆有青全，则无贵于松柏；人各自正，则无羨于大圣而趣之。

幸自能正耳，非为正以正之。

非能遗名而无不任。

冥然无不体也。

所谓逆旅。

人用耳目，亦用耳目，非须耳目。

知与变化俱，则无往而不冥，此知之一者也。心与死生顺，则无时而非生，此心之未尝死也。

以不失会为择耳，斯人无择也，任其天行而时动者也。故假借之人，由此而最之耳。

其恬漠故全也。

申徒嘉，兀者也，而与郑子产同师于伯昏无人。子产谓申徒嘉曰：「我先出则子止，子先出则我止。」其明日，又与合堂同席而坐。子产谓申徒嘉曰：「我先出则子止，子先出则我止。今我将出，子可以止乎？其未邪？且子见执政而不违，子齐执政乎？」

羞与刖者并行。

质而问之，欲使必不并己。

常以执政自多，故直云子齐执政，便谓足以明其不逊（一）。

申徒嘉曰：「先生之门固有执政焉如此哉？子而悦子之执政而后人者也。闻之：『鉴明则尘垢不止，止则不明也。久与贤人处则无过。』今子之所取大者，先生也，而犹出言若是，不亦过乎！」

此论德之处，非计位也。

笑其矜说在位，欲处物先。

事明师而鄙吝之心犹未去，乃真过也。

子产曰：「子既若是矣，犹与尧争善。计子之德，不足以自反邪？」

若是形残。

言不自顾省，而欲轻蔑在位，与有德者并。计子之德，故不足以补形残之过。

申徒嘉曰：「自状其过，以不当亡者众；不状其过，以不当存者寡。知不可奈何，而安之若命，唯有德者能之。游于羿之彀中。中央者，中地也；然而不中者，命也。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多矣，我怫然而怒，而适先生之所，则废然而反。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？吾之自寐邪？吾与夫子游十九年矣，而未尝知吾兀者也。今子与我游于形骸之内，而子索我于形骸之外，不亦过乎！」

多自陈其过状，以己为不当亡者众也。

羿，古之善射者。弓矢所及为彀中。夫利害相攻，则天下皆羿也。自不遗

身忘知与物同波者，皆游于羿之彀中耳。虽张毅之出，单豹之处，犹未免于中地，则中与不中，唯在命耳。而区区者各有所遇，而不知（四）命之自尔。故免乎弓矢之害者，自以为巧，欣然多己，及至不免，则自恨其谬而志伤神辱，斯未能达命之情者也。夫我之生也，非我之所生也，则一生之内，百年之中，其坐起行止，动静趣舍，情性知能，凡所有者，凡所无者，凡所为者，凡所遇者，皆非我也，理自尔耳。而横生休戚乎其中，斯又逆自然而失者也（五）。

皆不知命而有斯笑矣（六）。

见至人之知命遗形，故废向者之怒而复常。

不知先生洗我以善道故耶？我为能自反耶？斯自忘形而遗累矣（七）。

忘形故也。

形骸外矣，其德内也。今子与我德游耳，非与我形交也，而索我外好，岂不过哉！

子产蹴然改容更貌曰：「子无乃称！」

已悟则厌其多言也。

踵，频也。

鲁有兀者叔山无趾，踵见仲尼。仲尼曰：「子不谨，前既犯患若是矣。虽今来，何及矣！」

人之生也，理自生矣，直莫之为而任其自生，斯重其身而知务者也。若乃忘其自生，谨而矜之，斯轻用其身而不知务也，故五藏相攻于内而手足残伤于外也。

无趾曰：「吾唯不知务而轻用吾身，吾是以亡足。今吾来也，犹有尊足者存，吾是以务全之也。夫天无不覆，地无不载，吾以夫子为天地，安知夫子之犹若是也！」

去其矜谨，任其自生，斯务全也。

责其不谨，不及天地也。

孔子曰：「丘则陋矣！夫子胡不入乎？请讲以所闻。」

闻所闻而出，全其无为也。

无趾出。孔子曰：「弟子勉之！夫无趾，兀者也，犹务学以复补前行之恶

，而况全德之人乎！」

全德者生便忘生。

无趾语老聃曰：「孔丘之于至人，其未邪？彼何宾馆以学子为？彼且以蕲以諛诡幻怪之名闻，不知至人之以是为己桎梏邪？」

怪其方复学于老聃。

夫无心者，人学亦学。然古之学者为己，今之学者为人，其弊也遂至乎为人之所为矣。夫师人以自得者，率其常然者也；舍己效人而逐物于外者，求乎非常之名者也。夫非常之名，乃常之所生（二）。故学者非为幻怪也，幻怪之生必由于学；礼者非为华藻也，而华藻之兴必由于礼。斯必然之理，至人之所无可奈何，故以为己之桎梏也（三）。

老聃曰：「胡不直使彼以死生为一条，以可不可为一贯者，解其桎梏，其可乎？」

欲以直理冥之，冀其无迹。

无趾曰：「天刑之，安可解！」

今仲尼非不冥也。顾自然之理，行则影从，言则向随。夫顺物则名迹斯立，而顺物者非为名也。非为名则至矣，而终不免乎名，则孰能解之哉！故名者影向也，影向者形声之桎梏也。明斯理也，则名迹可遗；名迹可遗，则尚彼可绝；尚彼可绝，则性命可全矣。

鲁哀公问于仲尼曰：「卫有恶人焉，曰哀骀它。丈夫与之处者，思而不能去也；妇人见之，请于父母曰：『与为人妻，宁为夫子妾』者，十数而未止也。未尝有闻其唱者也，常和人而已矣。无君人之位以济乎人之死，无聚禄以望人之腹，又以恶骇天下，和而不唱，知不出乎四域，且而雌雄合乎前，是必有异乎人者也。寡人召而观之，果以恶骇天下。与寡人处，不至以月数，而寡人有意乎其为人也；不至乎期年，而寡人信之。国无宰，寡人传国焉。闷然而后应，泛然而若辞。寡人丑乎，卒授之国。无几何也，去寡人而行。寡人恤焉若有亡也，若无与乐是国也。是何人者也！」

恶，丑也。

明物不由权势而往。

明非求食而往。

明不以形美故往。

非招而致之。

不役思于分外。

夫才全者与物无害，故入兽不乱群，入鸟不乱行，而为万物之林藪。

未经月已觉其有远处。

委之以国政。

宠辱不足以惊其神。

人辞亦辞。

仲尼曰：「丘也尝使于楚矣，适见纯子食于其死母者。少焉眴若，皆弃之而走。不见己焉尔，不得类焉尔。所爱其母者，非爱其形也，爱使其形者也。战而死者，其人之葬也不以鬻资；刖者之屨，无为爱之。皆无其本矣。为天子之诸御：不翦爪，不穿耳；取妻者止于外，不得复使。形全犹足以为尔，而况全德之人乎！今哀骀它未言而信，无功而亲，使人授己国，唯恐其不受也，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。」

食乳也。

夫生者以才德为类，死而才德去矣，故生者以失类而走也。故含德之厚，（者）（二）比于赤子，无往而不为之赤子也，则天下莫之害，斯得类而明己故也。情苟类焉，则虽形不与同而物无害心；情类苟亡，（虽）则（虽）（三）形同母子而不足以固其志矣。

使形者，才德也。

鬻者，武所资也。战而死者无武也，鬻将安施！

所爱屨者，为足故耳。

鬻屨者以足武为本。

全其形也。

恐伤其形。

采择嫔御及燕尔新昏，本以形好为意者也。故形之全也，犹（六）以降至尊之情，回贞女之操也。

德全而物爱之，宜矣。

哀公曰：「何谓才全？」仲尼曰：「死生存亡、穷达贫富、贤与不肖、毁誉、饥渴寒暑，是事之变、命之行也。日夜相代乎前，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。故不足以滑和，不可入于灵府。使之和豫通，而不失于兑。使日夜无郅，而与物为春，是接而生时于心者也。是之谓才全。」

其理固当，不可逃也。故人之生也，非误生也；生之所有，非妄有也。天

地虽大，万物虽多，然吾之所遇适在于是，则虽天地神明，国家圣贤，绝力至知而弗能违也。故凡所不遇，弗能遇也，其所遇，弗能不遇也；〔凡〕（二）所不为，弗能为也，其所为，弗能不为也；故付之而自当矣。

夫命行事变，不舍昼夜，推之不去，留之不停。故才全者，随所遇而任之。

夫始非知之所规，而故非情之所留。是以知命之必行，事之必变者，岂于终规始，在新恋故哉？虽有至知而弗能规也。逝者之往，吾柰之何哉！

苟知性命之固当，则虽死生穷达，千变万化，淡然自若而和理在身矣。

灵府者，精神之宅也。夫至足者，不以忧患经神，若皮外而过去。

苟使和性不滑，灵府闲豫，则虽涉乎至变，不失其兑然也。

泯然常任之。

群生之所赖也。

顺四时而俱化。

「何谓德不形？」曰：「平者，水停之盛也。其可以为法也，内保之而外不荡也。德者，成和之修也。德不形者，物不能离也。」

天下之平，莫盛于停水也。

无情至平，故天下取正焉。

事得以成，物得以和，谓之德也。

无事不成，无物不和，此德之不形也。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。

哀公异日以告闵子曰：「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，执民之纪而忧其死，吾自以为至通矣。今吾闻至人之言，恐吾无其实，轻用吾身而亡其国。吾与孔丘非君臣也，德友而已矣！」

闻德充之风者，虽复哀公，犹欲遗形骸，忘贵贱也。

闾跂支离无脤说卫灵公，灵公说之，而视全人：其脰肩肩。瓮瓮大癭说齐桓公，桓公说之，而视全人：其脰肩肩。故德有所长，而形有所忘。人不忘其所忘，而忘其所不忘，此所谓诚忘。

偏情一往（一），则丑者更好而好者更丑也。

其德长于顺物，则物忘其丑；长于逆物，则物忘其好。

生则爱之，死则弃之。故德者，世之所不忘也；形者，理之所不存也。故夫忘形者，非忘也；不忘形而忘德者，乃诚忘也。

故圣人有所游，而知为孽，约为胶，德为接，工为商。圣人不谋，恶用知？不斫，恶用胶？无丧，恶用德？不货，恶用商？四者，天鬻也。天鬻者，天食也。既受食于天，又恶用人！有人之形，无人之情。有人之形，故群于人；无人之情，故是非不得于身。眇乎小哉，所以属于人也；警乎大哉，独成其天。

游于自得之场，放之而无不至者，才德全也。

此四者自然相生，其理已具。

自然已具，故圣人无所用其已也。

言自然而稟之。

既稟之自然，其理已足。则虽沉思以免难，或明戒以避祸，物无妄然，皆天地之会，至理所趣。必自思之，非我思也；必自不思，非我不思也。或思而免之，或思而不免，或不思而免之，或不思而不免。凡此皆非我也，又奚为哉？任之而自至也。

视其形貌若人。

类聚群分，自然之道。

无情，故付之于物也。

形貌若人。

无情，故浩然无不任。无不任者，有情之所未能也，故无情而独（三）成天也。

故德有所长，而形有所忘。人不忘其所忘，而忘其所不忘，此所谓诚忘。惠子谓庄子曰：「人故无情乎？」庄子曰：「然。」惠子曰：「人而无情，何以谓之人？」庄子曰：「道与之貌，天与之形，恶得不谓之人？」

人之生也，非情之所生也；生之所知，岂情之所知哉？故有情于为离旷而弗能也，然离旷以无情而聪明矣；有情于为贤圣而弗能也，然贤圣以无情而贤圣矣。岂直贤圣绝远而离旷难慕哉？虽下愚聋瞽及鸡鸣狗吠，岂有情于为之，亦终不能也。不问远之与近，虽去己一分，颜孔之际，终莫之得也。是以关之万物，反取诸身，耳目不能以易任成功，手足不能以代司致业。故婴儿之始生也，不以目求乳，不以耳向明，不以足操物，不以手求行。岂百骸无定司，形貌无素主，而专由情以制之哉！

惠子曰：「既谓之人，恶得无情？」

未解形貌之非情也。

庄子曰：「是非吾所谓情也。吾所谓无情者，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，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。」

以是非为情，则无是无非无好无恶者，虽有形貌，直是人耳，情将安寄！任当而直前者，非情也。
止于当也。

惠子曰：「不益生，何以有其身？」
未明生之自生，理之自足。

庄子曰：「道与之貌，天与之形，无以好恶内伤其身。今子外乎子之神，劳乎子之精，倚树而吟，据槁梧而瞑。天选之形，子以坚白鸣。」

生理已自足于形貌之中，但任之则身存。

夫好恶之情，非所以益生，祇足以伤身，以其生之有分也

夫神不休于性分之内，则外矣；精不止于自生之极，则劳矣。故行则倚树而吟，坐则据梧而睡，言有情者之自困也。

言凡子所为，外神劳精，倚树据梧，且吟且睡，此世之所谓情也。而云天选，明夫情（一）者非情之所生，而况他哉！故虽万物万形，云为趣舍，皆在无情中来，又何用情于其闲哉！

《庄子·内篇·大宗师第六》

知天之所为，知人之所为者，至矣！知天之所为者，天而生也；知人之所为者，以其知之所知，以养其知之所不知，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，是知之盛也。

虽天地之大，万物之富，其所宗而师者无心也。

知天人之所为者，皆自然也；则内放其身而外冥于物，与众玄同，任之而无不至者也。

天者，自然之谓也。夫为为者不能为，而为自为耳；为知者不能知，而知自知耳。自知耳，不知也，不知也则知出于不知矣；自为耳，不为也，不为也则为出于不为矣。为出于不为，故以不为为主；知出于不知，故以不知为宗。是故真人遗知而知，不为而为，自然而生，坐忘而得，故知称绝而为名去也。

人之生也，形虽七尺而五常必具，故虽区区之身，乃举天地以奉之。故天地万物，凡所有者，不可一日而相无也。一物不具，则生者无由得生；一理不至，则天年无缘得终。然身之所有者，知或不知也；理之所存者，为或不为也

。故知之所知者寡而身之所有者众，为之所为者少而理之所存者博，在上者莫能器之而求其备焉。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为不敢异，异则伪成矣，伪成而真不丧者，未之有也。或好知而不倦以困其百体，所好不过一枝而举根俱弊，斯以其所知而害所不知也。若夫知之盛也，知人之所为者有分，故任而不（强）（强）也，知人之所知者有极，故用而不荡也。故所知不以无涯自困，则一体之中，知与不知，闇相与会而俱全矣，斯以其所知养所不知者也。

虽然，有患：夫知有所待而后当，其所待者特未定也。庸詎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？所谓人之非天乎？

虽知盛，未若遗知任天之无患也。

夫知者未能无可无不可，故必有待也。若乃任天而生者，则遇物而当也。有待则无定也。

我生有涯，天也；心欲益之，人也。然此人之所谓耳，物无非〔天也〕（一）。天也者，自然者也；人皆自然，则治乱成败，遇与不遇，非人为也，皆自然耳。

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。何谓真人？古之真人，不逆寡，不雄成，不谟士。若然者，过而弗悔，当而不自得也。若然者，登高不栗，入水不濡，入火不热，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。

有真人，而后天下之知皆得其真而不可乱也。

凡寡皆不逆，则所愿者众矣。

不恃其成而处物先。

纵心直前而群士自合，非谋谟以致之者也。

直自全当而无过耳，非以得失经心者也。

言夫知之登至于道者，若此之远也。理固自全，非畏死也。故真人陆行而非避濡也，远火而非逃热也，无过而非措当也。故虽不以热为热而未尝赴火，不以濡为濡而未尝蹈水，不以死为死而未尝丧生。故夫生者，岂生之而生哉，成者，岂成之而成哉！故任之而无不至者，真人也，岂有概意于所遇哉！

古之真人，其寝不梦，其觉无忧，其食不甘，其息深深。真人之息以踵，众人之息以喉。屈服者，其嗑言若哇。其耆欲深者，其天机浅。

无意想也。

当所遇而安也。

理当食耳。

乃在根本中来者也。

气不平畅。

深根宁极，然后反一无欲也。

古之真人，不知说生，不知恶死。其出不欣，其入不距。翛然而往，翛然而来而矣。不忘其所始，不求其所终。受而喜之，忘而复之。是之谓不以心损道，不以人助天，是之谓真人。

与化为体者也。

泰然而任之也。

寄之至理，故往来而不难也。

终始变化，皆忘之矣，岂直逆忘其生，而犹复探求死意也！

不问所受者何物，遇之而无不适也。

复之不由于识，乃至也。

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；感物而动，性之欲也。物之感人无穷，人之逐欲无节，则天理灭矣。真人知用心则背道，助天则伤生，故不为也。

若然者，其心忘，其容寂，其颀颀。凄然似秋，暖然似春，喜怒通四时，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。

所居而安为志。

虽行而无伤于静。

颀，大朴之貌。

杀物非为威也。

夫体道合变者，与寒暑同其温严，而未尝有心也。然有温严之貌，生杀之节，故寄名于喜怒也。

无心于物，故不夺物宜；无物不宜，故莫知其极。

故圣人之用兵也，亡国而不失人心。利泽施乎万世，不为爱人。故乐通物，非圣人也；有亲，非仁也；天时，非贤也；利害不通，非君子也；行名失己，非士也；亡身不真，非役人也。若狐不偕、务光、伯夷、叔齐、箕子、胥余、纪他、申徒狄，是役人之役，适人之适，而不自适其适者也。

因人心之所欲亡而亡之，故不失人心也。夫白日登天，六合俱照，非爱人而照之也。故圣人之在天下，暖焉若春阳之自和，故蒙（一）泽者不谢；凄乎若秋霜之自降，故凋落者不怨也。

夫圣人无乐也，直莫之塞而物自通。

至仁无亲，任理而自存。

时天者，未若忘时而自合之贤也。

不能一是非之涂而就利违害，则伤德而累当矣。

善为士者，遗名而自得，故名当其实而福应其身。

自失其性而矫以从物，受役多矣，安能役人乎！

斯皆舍己效（二）人，徇彼伤我者也。

古之真人，其状义而不朋，若不足而不承；与乎其觚而不坚也，张乎其虚而不华也；邴乎其似喜也，崔乎其不得已也，濔乎其进我色也，与乎止我德也，广乎其似世也，警乎其未可制也，连乎其似好闭也，恹乎其忘其言也。以刑为体，以礼为翼，以知为时，以德为循。以刑为体者，绰乎其杀也；以礼为翼者，所以行于世也；以知为时者，不得已于事也；以德为循者，言其与有足者至于丘也，而人真以为勤行者也。故其好之也一，其弗好之也一。其一也一，其不一也一。其一与天为徒，其不一与人为徒，天与人不相胜也，是之谓真人。

与物同宜而非朋党。

冲虚无余，如不足也；下之而无不上，若不足而不承也。

常游于独而非固守。

旷然无怀，乃至于实。

至人无喜，畅然和适，故似喜也。

动静行止，常居必然之极。

不以物伤己也。

无所趋也。

至人无厉，与世同行，故若厉也。

高放而自得。

绵邈深远，莫见其门。

不识不知而天机自发，故恹然也。

礼者，世之所以自行耳，非我制。

知者，时之动，非我唱。

德者，自彼所循，非我作。

任治之自杀，故虽杀而宽。

顺世之所行，故无不行。

夫高下相受，不可逆之流也；小大相群（四）。不得已之势也；旷然无情，群知之府也。承百流之会，居师人之极者，奚为哉？任时世之知，委必然之事，付之天下而已。

丘者，所以本也；以性言之，则性之本也。夫物各有足，足于本也。付群

德之自循，斯与有足者至于本也，本至而理尽矣。

凡此皆自彼而成，成之不在己，则虽处万机之极，而常闲暇自适，忽然不觉事之经身，恍然不识言之在口。而人之大迷，真谓至人之为勤行者也。

常无心而顺彼，故好与不好，所善所恶，与彼无二也。

其一也，天徒也；其不一也，人徒也。夫真人同天人，均彼我，不以其一异乎不一。

无有而不一者，天也。

夫真人同天人，齐万致。万致不相非，天人不相胜，故旷然无不一，冥然无不在（五），而玄同彼我也。

死生，命也；其有夜旦之常，天也。人之有所不得与，皆物之情也。彼特以天为父，而身犹爱之，而况其卓乎！人特以有君为愈乎己，而身犹死之，而况其真乎！

其有昼夜之常，天之道也。故知死生者命之极，非妄然也，若夜旦耳，奚所系哉！

夫真人在昼得昼，在夜得夜。以死生为昼夜，岂有所不得！人之有所不得而忧娱在怀，皆物情耳，非理也。

卓者，独化之谓也。夫相因之功，莫若独化之至也。故人之所因者，天也；天之所生者，独化也。人皆以天为父，故昼夜之变，寒暑之节，犹不敢恶，随天安之。况乎卓尔独化，至于玄冥之境，又安得而不任之哉！既任之，则死生变化，惟命之从也。

夫真者，不假于物而自然也。夫自然之不可避，岂直君命而已哉！

泉涸，鱼相与处于陆，相响以湿，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于江湖。与其誉尧而非桀也，不如两忘而化其道。

与其不足而相爱，岂若有余而相忘！

夫非誉皆生于不足。故至足者，忘善恶，遗死生，与变化为一，旷然

夫藏舟于壑，藏山于泽，谓之固矣！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，昧者不知也。藏小大有宜，犹有所遁。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遁，是恒物之大情也。特犯人之形而犹喜之。若人之形者，万化而未始有极也，其为乐可胜计邪？故圣人将游于物之所不得遁而皆存。善夭善老，善始善终，人犹效之，而况万物之所系，而一化之所待乎！

夫形生老死，皆我也。故形为我载，生为我劳，老为我佚，死为我息，四

者虽变，未始非我，我奚惜哉！

死与生，皆命也。无善则死，有善则生，不独善也。故若以吾生为善乎？则吾死亦善也。

方言死生变化之不可逃，故先举无逃之极，然后明之以必变之符，将任化而无系也。

夫无力之力，莫大于变化者也；故乃揭天地以趋新，负山岳以舍故。故不暂停，忽已涉新，则天地万物无时而不移也。世皆新矣，而自以为故；舟日易矣，而视之若旧；山日更矣，而视之若前。今交一臂而失之，皆在冥中去矣。故向者之我，非复今我也。我与今俱往，岂常守故哉（二）！而世莫之觉，横谓今之所遇可系而在，岂不昧哉！

无所藏而都任之，则与物无不冥，与化无不一。故无外无内，无死无生，体天地而合变化，索所遇而不得矣。此乃常存之大情，非一曲之小意。

人形乃（三）是万化之一遇耳，未足独喜也。无极之中，所遇者皆若人耳，岂特人形可喜而余物无乐耶！◎庆藩案文选贾长沙（鹏）〔鹏〕（四）鸟赋注引司马云：当复化而为无。释文阙。

本非人而化为人，化为人，失于故矣。失故而喜，喜所遇也。变化无穷，何所不遇！所遇而乐，乐岂有极乎！

夫圣人游于变化之涂，放于日新之流，万物万化，亦与之万化，化者无极，亦与之无极，谁得遇之哉！夫于生为亡而于死为存，则何时而非存哉！

此自均于百年之内，不善少而否老，未能体变化，齐死生也。然其平粹，犹足以师人也。

此玄同万物而与化为体，故其为天下之所宗也，不亦宜乎！

夫道，有情有信，无为无形；可传而不可受，可得而不可见；自本自根，未有天地，自古以固存；神鬼神帝，生天生地；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，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，先天地生而不为久，长于上古而不为老。羲韦氏得之，以挈天地；伏戏氏得之，以袭气母；维斗得之，终古不忒；日月得之，终古不息；堪坏得之，以袭昆仑；冯夷得之，以游大川；肩吾得之，以处大山；黄帝得之，以登云天；颞顼得之，以处玄宫；禺强得之，立乎北极；西王母得之，坐乎少广，莫知其始，莫知其终；彭祖得之，上及有虞，下及五伯；传说得之，以相武丁，奄有天下，乘东维、骑箕尾而比于列星。

有无情之情，故无为也；有无常之信，故无形也。

古今传而宅之，莫能受而有之。

咸得自容，而莫见其状。

明无不待有而无也。

无也，岂能生神哉？不神鬼帝而鬼帝自神，斯乃不神之神也；不生天地而天地自生，斯乃不生之生也。故夫神（三）之果不足以神，而不神则神矣，功何足有，事何足恃哉！

言道之无所不在也，故在高为无高，在深为无深，在久为无久，在老为无老，无所不在，而所在皆无也。且上下无不格者，不得以高卑称也；外内无不至者，不得以表里名也；与化俱移者，不得言久也；终始常无者，不可谓老也。

道，无能也。此言得之于道，乃所以明其自得耳。自得耳，道不能使之得也；我之未得，又不能为得也。然则凡得之者，外不资于道，内不由于己，掘然自得而独化也。夫生之难也，犹独化而自得之矣，既得其生，又何患于生之不得而为之哉！故夫（四）为生果不足以全生，以其生之不由于己为也，而为之则伤其真生也。

南伯子葵问乎女偶曰：「子之年长矣，而色若孺子，何也？」曰：「吾闻道矣。」

闻道则任其自生，故气色全也。

南伯子葵曰：「道可得学邪？」曰：「恶！恶可！子非其人也。夫卜梁倚有圣人之才而无圣人之道，我有圣人之道而无圣人之才。吾欲以教之，庶几其果为圣人乎？不然，以圣人之道告圣人之才，亦易矣。吾犹守而告之，三日而后能外天下；已外天下矣，吾又守之，七日而后能外物；已外物矣，吾又守之，九日而后能外生；已外生矣，而后能朝彻；朝彻而后能见独；见独而后能无古今；无古今，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。杀生者不死，生生者不生。其为物无不将也，无不迎也，无不毁也，无不成也。其名为撝宁。撝宁也者，撝而后成者也。」

外，犹遗也。

物者，朝夕所须，切己难忘。

都遗也。

遗生则不恶死，不恶死故所遇即安，豁然无滞，见机而作，斯朝彻也。

与独俱往。

夫系生故有死，恶死故有生。是以无系无恶，然后能无死无生。

任其自将，故无不将。

任其自迎，故无不迎。

任其自毁，故无不毁。

任其自成，故无不成。

夫与物冥者，物蒙亦蒙，而未始不宁也。

南伯子葵曰：「子独恶乎闻之？」曰：「闻诸副墨之子，副墨之子闻诸洛诵之孙，洛诵之孙闻之瞻明，瞻明闻之聂许，聂许闻之需役，需役闻之于讴，于讴闻之玄冥，玄冥闻之参寥，参寥闻之疑始。」

物蒙而独不蒙，则败矣。故蒙而任之，则莫不曲成也（二）。

玄冥者，所以名无而非无也。

夫阶名以至无者，必得无于名表。故虽玄冥犹未极，而又推寄于参寥，亦是玄之又玄也。

夫自然之理，有积习而成者。盖阶近以至远，研粗以至精，故乃七重而后及无之名，九重而后疑无是始也。

子祀、子舆、子犁、子来四人相与语曰：「孰能以无为首，以生为脊，以死为尻；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，吾与之友矣！」四人相视而笑，莫逆于心，遂相与为友。俄而子舆有病，子祀往问之。曰：「伟哉，夫造物者将以予为此拘拘也。」曲偻发背，上有五管，颐隐于齐，肩高于顶，句赘指天，阴阳之气有沴，其心闲而无事，跣足而鉴于井，曰：「嗟乎！夫造物者又将以予为此拘拘也。」

沴，陵乱也。

不以为患。

夫任自然之变者，无嗟也，与物嗟耳。

子祀曰：「女恶之乎？」曰：「亡，予何恶！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，予因以求时夜；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为弹，予因以求鸩炙；浸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，以神为马，予因以乘之，岂更驾哉！且夫得者，时也；失者，顺也。安时而处顺，哀乐不能入也，此古之所谓县解也，而不能自解者，物有结之。且夫物不胜天久矣，吾又何恶焉！」

浸，渐也。夫体化合变，则无往而不因，无因而不可也。

当所遇之时，世谓之得。

时不暂停，顺往而去，世谓之失。

一不能自解，则众物共结之矣。故能解则无所不解，不解则无所而解也。

天不能无昼夜，我安能无死生而恶之哉！

俄而子来有病，喘喘然将死。其妻子环而泣之。子犁往问之，曰：「叱！避！无怛化！」倚其户与之语曰：「伟哉造化！又将奚以汝为？将奚以汝适？以汝为鼠肝乎？以汝为虫臂乎？」

夫死生犹寤寐耳，于理当寐，不愿人惊之，将化而死亦宜，无为怛之也。

子来曰：「父母于子，东西南北，唯命之从。阴阳于人，不翅于父母。彼近吾死而我不听，我则悍矣，彼何罪焉？夫大块以载我以形，劳我以生，佚我以老，息我以死。故善吾生者，乃所以善吾死也。今大冶铸金，金踊跃曰：『我且必为镆铘！』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。今一犯人之形，而曰：『人耳人耳』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。今一以天地为大炉，以造化为大冶，恶乎往而不可哉！」成然寐，遽然觉。

自古或有能违父母之命者矣，未有能违阴阳之变而距昼夜之节者也。

死生犹昼夜耳，未足为远也。时当死，亦非所禁，而横有不听之心，适足悍逆于理以速其死。其死之速，由于我悍，非死之罪也。彼，谓死耳；在生，故以死为彼。

理常俱也。

人耳人耳，唯愿为人也。亦犹金之踊跃，世皆知金之不祥，而不能任其自化。夫变化之道，靡所不遇，今一遇人形，岂故为哉？生非故为，时自生耳。务而有之，不亦妄乎！

人皆知金之有系为不祥，故明己之无异于金，则所系之情可解，可解则无不可也。

寤寐自若，不以死生累心。

子桑户、孟子反、子琴张三人相与语曰：「孰能相与于无相与，相为无相为，孰能登天游雾，挠挑无极，相忘以生，无所终穷？」

夫体天地，冥变化者（一），虽手足异任，五藏殊官（二），未尝相与而百节同和，斯相与于无相与也；未尝相为而表里俱济，斯相为于无相为也。若乃役其心志以恤手足，运其股肱以营五藏，则相营愈笃而外内愈困矣。故以天下为一体者，无爱为于其间也。

无所不任。

忘其生，则无不忘矣，故能随变任化，俱无所穷竟。

三人相视而笑，莫逆于心，遂相与为友。

若然者岂友哉？盖寄明至亲而无爱念之近情也。

莫然有间，而子桑户死，未葬。孔子闻之，使子贡往侍事焉。或编曲，或鼓琴，相和而歌曰：「嗟来桑户乎！嗟来桑户乎！而已反其真，而我犹为人猗！」子贡趋而进曰：「敢问临尸而歌，礼乎？」

人哭亦哭，俗内之迹也。齐死生，忘哀乐，临尸能歌，方外之至也。

二人相视而笑曰：「是恶知礼意！」

夫知礼意者，必游外以经内，守母以存子，称情而直往也。若乃矜乎名声，牵乎形制，则孝不任诚，慈不任实，父子兄弟，怀情相欺，岂礼之大意哉！

子贡反，以告孔子曰：「彼何人者邪？修行无有，而外其形骸，临尸而歌，颜色不变，无以命之。彼何人者邪？」孔子曰：「彼游方之外者也，而丘，游方之内者也。外内不相及，而丘使女往吊之，丘则陋矣！彼方且与造物者为人，而游乎天地之一气。彼以生为附赘县疣，以死为决病溃痈。夫若然者，又恶知死生先后之所在！假于异物，托于同体；忘其肝胆，遗其耳目；反复终始，不知端倪；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，逍遥乎无为之业。彼又恶能愤愤然为世俗之礼，以观众人之耳目哉！」子贡曰：「然则夫子何方之依？」

夫理有至极，外内相冥，未有极游外之致而不冥于内者也，未有能冥于内而不游于外者也。故圣人常游外以（宏）〔冥〕（二）内，无心以顺有，故虽终日（挥）〔见〕（三）形而神气无变，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。夫见形而不及神者，天下之常累也。是故睹其与群物并行，则莫能谓之遗物而离人矣；睹其体化而应务，则莫能谓之坐忘而自得矣。岂直谓圣人不然哉？乃必谓至理之无此。是故庄子将明流统之所宗以释天下之可悟，若直就称仲尼之如此，或者将据所见以排之，故超圣人之内迹，而寄方外于数子。宜忘其所寄以寻述作之大意，则夫游外（宏）〔冥〕内之道坦然自明，而庄子之书，故是涉俗盖世之谈矣。

夫吊者，方内之近事也，施之于方外则陋矣。

皆冥之，故无二也。

若疣之自县，赘之自附，此气之时聚，非所乐也。

若肬之自决，靡之自溃，此气之自散，非所惜也。

死生代谢，未始有极，与之俱往，则无往不可，故不知胜负之所在也。

假，因也。今死生聚散，变化无方，皆异物也。无异而不假，故所假虽异而共成一体也。

任之于五藏犹忘，何物足识哉！未始有识，故能放任于变化之涂，玄同于反复之波，而不知终始之所极（五）也。

理而冥往也。

所谓无为之业，非拱默而已；所谓尘垢之外，非伏于山林也。

其所以观示于众人者，皆其尘垢耳，非方外之冥物也。

子贡不闻性与天道，故见其所依而不见其所以依也。夫所以依者，不依也，世岂觉之哉！

孔子曰：「丘，天之戮民也。虽然，吾与汝共之。」

以方内为桎梏，明所贵在方外也。夫游外者依内，离人者合俗，故有天下者无以天下为也。是以遗物而后能入群，坐忘而后能应务，愈遗之，愈得之。苟居斯极，则虽欲释之而理固自来，斯乃天人之所不赦者也。

子贡曰：「敢问其方？」

虽为世所桎梏，但为与汝共之耳。明己恒自在外也。

孔子曰：「鱼相造乎水，人相造乎道。相造乎水者，穿池而养给；相造乎道者，无事而生定。故曰：鱼相忘乎江湖，人相忘乎道术。」

问所以游外而共内之意。

孔子曰：「鱼相造乎水，人相造乎道【一】。相造乎水者，穿池而养给；相造乎道者，无事而生定【二】。故曰，鱼相忘乎江湖，人相忘乎道术【三】。」

子贡曰：「敢问畸人？」

所造虽异，其于由无事以得事，自方外以共内，然后养给而生定，则莫不皆然也。俱不自知耳，故成无为也。

曰：「畸人者，畸于人而侔于天。故曰：天之小人，人之君子；人之君子，天之小人也。」

各自足而相忘者，天下莫不然也。至人常足，故常忘也。

问向之所谓方外而不耦于俗者，又安在也。

夫与内冥者，游于外也。独能游外以冥内，任万物之自然，使天性各足而帝王道成，斯乃畸于人而侔于天也。

以自然言之，则人无小大（一）；以人理言之，则侔于天者可谓君子矣。

颜回问仲尼曰：「孟孙才，其母死，哭泣无涕，中心不戚，居丧不哀。无是三者，以善处丧盖鲁国，固有无其实而得其名者乎？回壹怪之。」

鲁国观其礼，而颜回察其心。

仲尼曰：「夫孟孙氏尽之矣，进于知矣，唯简之而不得，夫已有所简矣。孟孙氏不知所以生，不知所以死。不知就先，不知就后。若化为物，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。且方将化，恶知不化哉？方将不化，恶知己化哉？吾特与汝，其梦未始觉者邪！且彼有骇形而无损心，有旦宅而无耗精。孟孙氏特觉，人哭亦哭，是自其所以乃。且也相与吾之耳矣，庸讎知吾所谓吾之非吾乎？且汝梦为鸟而厉乎天，梦为鱼而没于渊。不识今之言者，其觉者乎？其梦者乎？造适不及笑，献笑不及排，安排而去化，乃入于寥天一。」

尽死生之理，应内外之宜者，动而以天行，非知之匹也。

简择死生而不得其异，若春夏秋冬四时行耳。

已简而不得，故无不安，无不安，故不以生死概意而付之自化也。

所遇而安。

不违化也。

死生宛转，与化为一，犹乃忘其所知于当今，岂待所未知而豫忧者哉！

已化而生，焉知未生之时哉！未化而死，焉知己死之后哉！故无所避就，而与化俱往（二）也。

夫死生犹觉梦耳，今梦自以为觉，则无以明觉之非梦也；苟无以明觉之非梦，则亦无以明生之非死矣。死生觉梦，未知所在，当其所遇，无不自得，何为在此而忧彼哉！

变化为形之骇动耳，故不以死生损累其心。

以形骸之变为旦宅之日新耳，其情不以为死。

夫常觉者，无往而有逆也，故人哭亦哭，正自是其所宜也（四）。

夫死生变化，吾皆吾之。既皆是吾，吾何失哉！未始失吾，吾何忧哉（五）！无逆，故人哭亦哭；无忧，故哭而不哀。

靡所不吾也，故玄同外内，弥贯古今，与化日新，岂知吾之所在也！

言无往而不自得也。

梦之时自以为觉，则焉知今者之非梦耶，亦焉知其非觉耶？觉梦之化，无往而不可，则死生之变，无时而足惜也。

所造皆适，则忘适矣，故不及笑也。排者，推移之谓也。夫礼哭必哀，献笑必乐，哀乐存怀，则不能与适推移矣。今孟孙常适，故哭而不哀，与化俱往

也。

安于推移而与化俱去，故乃入于寂寥而与天为一也。自此以上，至于子祀，其致一也。所执之丧异，故歌哭不同。

意而子见许由，许由曰：「尧何以资汝？」

资者，给济之谓也。

意而子曰「尧谓我：汝必躬服仁义而明言是非。」许由曰：「而奚来为轶？夫尧既已黥汝以仁义，而劓汝以是非矣。汝将何以游夫遥荡恣睢转徙之涂乎？」

言其将以刑教自亏残，而不能复游夫自得之场，无系之涂也。

意而子曰：「虽然，吾愿游于其藩。」

不敢复求涉中道也，且愿游其藩傍而已。

许由曰：「不然。夫盲者无以与乎眉目颜色之好，瞽者无以与乎青黄黼黻之观。」意而子曰：「夫无庄之失其美，据梁之失其力，黄帝之亡其知，皆在炉捶之间耳。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补我劓，使我乘成以随先生邪？」

言天下之物，未必皆自成也，自然之理，亦有须冶锻而为器者耳。故此之三人，亦皆闻道而后忘其所务也。此皆寄言，以遣云为之累耳。

夫率性（二）直往者，自然也；往而伤性，性伤而能改者，亦自然也。庸詎知我（三）之自然当不息黥补劓，而乘可成之道以随夫子耶？而欲弃而勿告，恐非造物之至也（四）。

许由曰：「噫！未可知也。我为汝言其大略：吾师乎！吾师乎！万物而不为义，泽及万世而不为仁，长于上古而不为老，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。此所游已！」

皆自尔耳，亦无爱为于其间也，安所寄其仁义！

日新也。

自然，故非巧也。

游于不为而师于无师也。

颜回曰：「回益矣。」

以损之为益也。

仲尼曰：「何谓也？」曰：「回忘礼乐矣！」曰：「可矣，犹未也。」

仁者，兼爱之迹；义者，成物之功。爱之非仁，仁迹行焉；成之非义，义功见焉。存夫仁义，不足以知爱利之由无心，故忘之可也。但忘功迹，故犹未玄达也。

他日复见，曰：「回益矣。」曰：「何谓也？」曰：「回忘仁义矣。曰：「可矣，犹未也。」

礼者，形体之用，乐者，乐生之具。忘其具，未若忘其所以具也。

他日复见，曰：「回益矣！」曰：「何谓也？」曰：「回坐忘矣。」仲尼蹴然曰：「何谓坐忘？」颜回曰：「堕肢体，黜聪明，离形去知，同于大通，此谓坐忘。」

无物不同，则未尝不适，未尝不适，何好何恶哉！

仲尼曰：「同则无好也，化则无常也。而果其贤乎！丘也请从而后也。」同于化者，唯化所适，故无常也。

子舆与子桑友。而霖雨十日，子舆曰：「子桑殆病矣！」裹饭而往食之。至子桑之门，则若歌若哭，鼓琴曰：「父邪！母邪！天乎！人乎！」有不任其声而趋举其诗焉。子舆入，曰：「子之歌诗，何故若是？」

此二人相为于无相为者也。今裹饭而相食者，乃任之天理而自尔耳，非相为而后往者也。

嫌其有情，所以趋出远理也。

曰：「吾思夫使我至此极者而弗得也。父母岂欲吾贫哉？天无私覆，地无私载，天地岂私贫我哉？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！然而至此极者，命也夫！」

言物皆自然，无为之者也。

《庄子·内篇·应帝王第七》

啮缺问于王倪，四问而四不知。啮缺因跃而大喜，行以告蒲衣子。蒲衣子曰：「而乃今知之乎？有虞氏不及泰氏。有虞氏，其犹藏仁以要人，亦得人矣，而未始出于非人。泰氏，其卧徐徐，其觉于于。一以己为马，一以己为牛。

其知情信，其德甚真，而未始入于非人。」

夫无心而任乎自化者，应为帝王也。

夫有虞氏之与泰氏，皆世事之迹耳，非所以迹者也。所以迹者，无迹也，世孰名之哉！未之尝名，何胜负之有耶！然无迹者，乘群变，履万世，世有夷险，故迹有不及也。

夫以所好为是人，所恶为非人者，唯以是非为域者也。夫能出于非人之域者，必入于无非人之境矣，故无得无失，无可无不可，岂直藏仁而要人也！

夫如是，又奚是人非人之有哉！斯可谓出于非人之域。

任其自知，故情信。

任其自得，故无伪。

不入乎是非之域，所以绝于有虞之世。

肩吾见狂接舆。狂接舆曰：「日中始何以语女？」肩吾曰：「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经式义度，人孰敢不听而化诸！」狂接舆曰：「是欺德也。其于治天下也，犹涉海凿河，而使蚊负山也。夫圣人之治也，治外乎？正而后行，确乎能其事者而已矣。且鸟高飞以避矰弋之害，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，以避熏凿之患，而曾二虫之无知？」

以己制物，则物失其真。

夫寄当于万物，则无事而自成；以一身制天下，则功莫就而任不胜也。

全其性分之内而已。

各正性命之分也。

不为其所不能。

禽兽犹各有以自存，故帝王任之而不为，则自成也。

言汝曾不知（三）此二虫之各存而不待教乎！

天根游于殷阳，至蓼水之上，适遭无名人而问焉，曰：「请问为天下。」无名人曰：「去！汝鄙人也，何问之不豫也！予方将与造物者为人，厌，则又乘夫莽眇之鸟，以出六极之外，而游无何有之乡，以处圹垠之野。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为？」

问为天下，则非起于大初，止于玄冥也。

任人之自为。

莽眇，群碎之谓耳。乘群碎，驰万物，故能出处常通，而无狭滞之地。

言皆放之自得之场，则不治而自治也。

又复问无名人曰：「汝游心于淡，合气于漠，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，而天

下治矣。」

其任性而无所饰焉则淡矣。

漠然静于性而止。

任性自生，公也；心欲益之，私也；容私果不足以生生，而顺公乃全也。

阳子居见老聃，曰：「有人于此，向疾强梁，物彻疏明，学道不倦，如是者，可比明王乎？」老聃曰：「是于圣人也，胥易技系，劳形怵心者也。且也虎豹之文来田，猿狙之便来藉。如是者，可比明王乎？」阳子居蹴然曰：「敢问明王之治。」

言此功夫，容身不得，不足以比圣王。

此皆以其文章技能系累其身，非涉虚以御乎无方也。

老聃曰：「明王之治：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，化贷万物而民弗恃。有莫举名，使物自喜。立乎不测，而游于无有者也。」

天下若无明王，则莫能自得。令（一）之自得，实明王之功也。然功在无为而还任天下。天下皆得自任，故似非明王之功。

夫明王皆就足物性，故人人皆云我自尔，而莫知恃赖于明王。

虽有盖天下之功，而不举以为己名，故物皆自以为得而喜。

居变化之涂，日新而无方者也。

与万物为体，则所游者虚也。不能冥物，则连物不暇，何暇游虚哉！

郑有神巫曰季咸，知人之死生存亡、祸福寿夭，期以岁月旬日若神。郑人见之，皆弃而走。列子见之而心醉，归，以告壶子，曰：「始吾以夫子之道为至矣，则又有至焉者矣。」

不意自闻死日也。

谓季咸之至又过于夫子。

壶子曰：「吾与汝既其文，未既其实。而固得道与？众雌而无雄，而又奚卵焉！而以道与世亢，必信，夫故使人得而相汝。尝试与来，以予示之。」

言列子之未怀道也。

未怀道则有心，有心而亢其一方，以必信于世，故可得而相之。

明日，列子与之见壶子。出而谓列子曰：「嘻！子之先生死矣！弗活矣！不以旬数矣！吾见怪焉，见湿灰焉。」列子入，泣涕沾襟以告壶子。壶子曰

：「乡吾示之以地文，萌乎不震不止，是殆见吾杜德机也。尝又与来。」

萌然不动，亦不自正，与枯木同其不华，湿灰均于寂魄，此乃至人无感之时也。夫至人，其动也天，其静也地，其行也水流，其止也渊默。渊默之与水流，天行之与地止，其于不为而自尔，一也。今季咸见其尸居而坐忘，即谓之将死；睹其神动而天随，因谓之有生。诚〔能〕（三）应不以心而理自玄符，与变化升降而以世为量，然后足为物主而顺时无极，故非相者所测耳。此应帝王之大意也。

德机不发曰杜。

明日，又与之见壶子。出而谓列子曰：「幸矣！子之先生遇我也，有瘳矣！全然有生矣！吾见其杜权矣！」列子入，以告壶子。壶子曰：「乡吾示之以天壤，名实不入，而机发于踵。是殆见吾善者机也。尝又与来。」

权，机也。今乃自觉昨日之所见，见其杜权，故谓之将死也。

天壤之中，覆载之功见矣。比之地文，不犹（卵）〔外〕（一）乎！此应感之容也。

任自然而覆载，则天机玄应，而名利之饰皆为弃物也。

常在极上起。

机发而善于彼，彼乃见之。

明日，又与之见壶子。出而谓列子曰：「子之先生不齐，吾无得而相焉。试齐，且复相之。」列子入，以告壶子。壶子曰：「吾乡示之以太冲莫胜，是殆见吾衡气机也。觭桓之审为渊，止水之审为渊，流水之审为渊。渊有九名，此处三焉。尝又与来。」

居太冲之极，浩然泊心而玄同万方，故胜负莫得厝（一）其间也。

无往不平，混然一之。以管窥天者，莫见其涯，故似不齐。

渊者，静默之谓耳。夫水常无心，委顺外物，故虽流之与止，觭桓之与龙跃，常渊然自若，未始失其静默也。夫至人用之则行，舍之则止，行止虽异而玄默一焉，故略举三异以明之。虽波流九变，治乱纷如，居其极者，常淡然自得，泊乎忘为也。

明日，又与之见壶子。立未定，自失而走。壶子曰：「追之！」列子追之不及。反，以报壶子曰：「已灭矣，已失矣，吾弗及已。」壶子曰：「乡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。吾与之虚而委蛇，不知其谁何，因以为弟靡，因以为波流，故逃也。」

虽变化无常，而常深根冥极也。

无心而随物化。

（汎）（泛）然无所系也。

变化颓靡，世事波流，无往而不因也。夫至人一耳，然应世变而时动，故相者无所措其目，自失而走。此明应帝王者无方也。

然后列子自以为未始学而归。三年不出，为其妻爨，食豕如食人，于事无与亲。雕琢复朴，块然独以其形立。纷而封哉，一以是终。

忘贵贱也。

唯所遇耳。

去华取实。

外饰去也。

虽动而真不散也。

使物各自终。

无为名尸，无为谋府，无为事任，无为知主。体尽无穷，而游无朕。尽其所受乎天，而无见得，亦虚而已！至人之用心若镜，不将不迎，应而不藏，故能胜物而不伤。

因物则物各自当其名也。

使物各自谋也。

付物使各自任。

无心则物各自主其知也。

因天下之自为，故驰万物而无穷也。

任物，故无迹。

足则止也。

见得则不知止。

不虚则不能任群实。

鉴物而无情。

来即应，去即止。

物来乃（三）鉴，鉴不以心，故虽天下之广（四），而无劳神之累。

南海之帝为儵，北海之帝为忽，中央之帝为浑沌。儵与忽时相下遇于浑沌之地，浑沌待之甚善。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，曰：「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，尝试凿之。」日凿一窍，七日而浑沌死。

为者败之。